



OPPOSITION PARTY

策劃：毛慶祥

火種不滅，精神長存

海內外民主實踐與觀察

網址：www.ZYD1998.com

*The greatness of a n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its moral character can best be judged by how it
treats its people*

六四風雷震九州，黔中一典自當頭。
數番鐵獄磨身骨，万卷文章系國憂。
馴魯長馭權為界，正聲常凭義作舟。
在野重刊存史迹，自由火种付春秋。

開篇 Prologue	01	目錄 Preface
02	03	05
在野黨簡介 Contents		
思想火種 The seed of ideas		
05-06	人物專訪 Voices of Change	
07-15	民主火種 The Spark of Democracy	
真相中國 Truth China	16	
16-26	社會評論 Social Commentary	
27-34	時事評論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ry	
35-36	中共罪行 The CCP's Crimes	
檔案館 Archives	37	
37-41	迫害實錄 Persecution Records	
42-46	中國記憶 Chinese Memory	
47-48	民主黨史 Democratic Party History	
民運之路 The Road to Democracy Activism	49	
49-50	民運同道 Fellow Democracy Activists	
51-57	民運行動 Democratic action	
58-78	民運之聲 Voice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79-81	民運風采 Portrait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連載 Serial	82	
82-86	作品連載 Serialized Works	
雜誌社介紹 About the Magazine	87	
投稿與募捐 Submissions & Donations	89	

《在野党》简介

《在野党》杂志是中国民主党组党时期唯一的党刊，以传播中国的民主、人权等理念为宗旨，成立于1998年9月。《在野党》由毛庆祥先生倡议，并在中国浙江省创办，浙江筹委会成员轮值各期的编撰。出刊至第9期后，绝大多数成员被抓，刊物由聂敏之、陈树庆、王荣清继续出刊至第11期，因聂敏之等人被抓而停刊。

但民主火种一直未灭，在历经27年之久，在毛庆祥、谢长发、朱虞夫和郑存柱等海内外中国民主党人的共同努力下，期刊于2025年6月25日在美国洛杉矶成功复刊。它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延续前辈的精神火炬。

复刊《在野党》杂志分为《思想火种》、《真相中国》、《民运之路》、《视频专栏》《作品连载》、《档案馆》等内容模块，设有官方网站<https://www.zyd1998.com>，并于每月25日刊出电子期刊，纸质期刊会同步发布，敬请订阅。

主要成员介绍：

毛庆祥（1950年5月24日），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新《在野党》杂志的发起者。浙江杭州人，自由撰稿人、人权活动家。1976年“四·五运动”参与者，被关押三个月；1978年起投身杭州民主墙运动，担任《四五》、《华东》等民刊编辑，1981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三年。1998年积极筹建中国民主党，主编党刊《在野党》。1999年6月被捕，11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直至2007年9月14日刑满获释。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朱虞夫（1954年2月1日），现任《在野党》杂志总编辑。浙江杭州人，诗人、异议作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1978年底投入杭州民主墙运动，是发起人之一，主编《四五》月刊，并多次被传唤、抄家。1989年“六四”因“参与动乱”被收容审查，撤职；1998年积极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并于当年11月当选为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秘书长、全国筹委会筹委。1999年6月19日被捕，9月15日正式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06年9月15日出狱。出狱后仍持续民主运动，2007年再次被捕判刑二年、剥权二年；2011年因“茉莉花运动”被捕。判刑七年、剥权三年，累计服刑达16年。出狱后仍被严密监控，直至胃癌晚期出境治疗。目前居住在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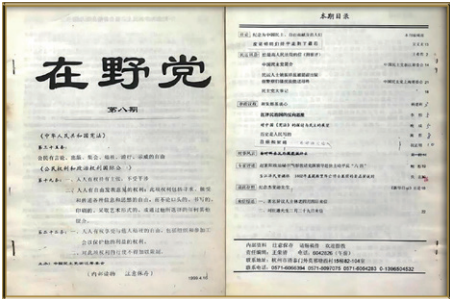
谢长发（1951年10月7日），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主席，是复刊《在野党》杂志的倡议人。湖南望城县坪塘镇人，民主异议人士。1989年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任“工自联”领袖，六四后坚持公开谴责当局暴行，被判劳动教养两年。1998年与潘明栋等筹建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屡次遭拘留；自2002年起坚持定期聚会，联系各地民运人士并资助经济困难者。2005年撰写《中国民主党宣言》、《昭告海外同胞书》等文，并筹划召开全国代表大会。2008年因批评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再度被捕，2009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郑存柱（1967年），现任《在野党》杂志社社长。安徽合肥人，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企业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党员、海外党部高层人士。1989年六四期间发起合肥学生运动，组织发起安徽省高校自治联合会并率学生赴京声援，是安徽省与政府谈判的学生代表之一。2000年在上海秘密参加中国民主党，2006年在美国洛杉矶建立海外联合总部，历任全国联合总部副秘书长及副主席、主席等职务。

组织框架介绍：

总编辑：朱虞夫
社长：郑存柱
荣誉主编（目前均居住在中国大陆）：**毛庆祥、谢长发、胡石根、陈西、吕耿松、查建国、陈树庆、许万平、刘贤斌、胡明君、黄燕明**

《在野党》设有副总编辑暨副社长、编辑部、责任编辑部、美编部、信息技术部、宣传与发行部、翻译部、收稿部、档案部、校稿部等职能部门和行政部、财政部、新闻发布中心、营销部、外联部、法务部、国际联络与合作部等综合部门，成员大多数为中国民主党的海外新生力量。



图为《在野党》第八期



图为《在野党》复刊第十二期杂志社部分成员 - 洛杉矶

Introduction to The Opposition Party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founded in September 1998 as the only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during its formative years. Initiated in Zhejiang by Mao Qingxiang, with members of the Zhejia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editing in rotation, the journal was dedicated to advancing the values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 By its ninth issue, most of its editors had been arrested; even so, Nie Minzhi, Chen Shuqing, and Wang Rongqing continued until the eleventh issue, when further arrests forced it into silence. For years, the publication remained a symbol of democratic aspiration and the sacrifices borne by its founders.

After twenty-seven years, the flame was reignited. On June 25, 2025,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veteran leaders Mao Qingxiang, Xie Changfa, Zhu Yufu, and Zheng Cunzhu, together with a new generation of overseas activists,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successfully revived in Los Angeles. Its reappearance not only honors those who endured prison and repression but also reaffirms the commitment to record truth, preserve memory, and carry forward the ideals of freedom and human dignity.

The renewed The Opposition Party is published monthly, in both digital and print editions, with sections such as Seeds of Thought, China Unveiled, Paths of the Movement, Video Columns, Serialized Works, and Archives. It maintains an official website at www.zyd1998.com

. As a platform for dissent, it seeks to amplify voices silenced inside China, to link the efforts of activis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o ensure that the struggles of past and present are neither erased nor forgotten. Above all, it stands as both a witness to history and a torch for the future, sustaining the spirit of opposition through changing time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与野兽对峙：反对派的使命》

——专访陈西

采访 / 编辑：赵杰 时间：2025 年 08 月 16 日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陈西先生介绍

基督徒，资深异议人士。1980 年代以来，先后参与组织「沙龙联谊会」、「爱国民主联合会」、「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及「公民国际人权研讨会」，是贵州民主人权运动核心人物之一。发表有一百七十多篇政论文章，著有五十万字的《绿色文化工具书》。曾三次被捕入狱，一共在狱中服刑二十三年。

赵杰：陈西前辈您好，您当初是在体制内工作的人，后来却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您还记得那时候是因为什么让您有了转变？

陈西先生：是因为一九八九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我认为是民主社会选择了我，当时我在当地的一个大学……当时拍板定我有罪的公安局长他找我谈话，他说我很有典型性，这个典型不是随便一个人能够代替的，他们选中我作为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贵州地区这个典型是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大学老师，也曾经当过兵，也做过工人，他这样子跟我说的话我也认了，因为毕竟我在社会上也做了关于讨论民主的工作。我跟朱虞夫先生也说过我在部队的时候是一个文艺兵，也就是吹、拉、弹、唱我都没问题的，在八九年以前呢，我在贵阳和朋友们曾经搞了一个【沙龙联谊会】，当时我很单纯的认为社会年轻人 8 小时以外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而我本人有这个能力，当兵的人都有组织能力，所以和朋友一起在贵阳举办了「浪潮讀書會」、「英語角」等民間沙龍活動，1989 年，民主運動期間，我举办【沙龙联谊会】也在当地声援了那场学运。当时公安机关没有立刻处罚我，而是等着我发展成为典型，这也是后来当地公安机关跟我说的：全国这么大的运动，贵州总得有典型吧，我当时想既然国家、民族是这样认定我做贵州的这个典型，那么我当时就认了这个典型，过去我只是被动的参与建设民主社会，之后呢我就认为我应当主动的投入民主社会生活当中去，这是我作为民主人士的一个起点。关于这部分我在我以前在网络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过，我也欢迎大家前去上网看一下。总之，是六四事件改变我，也是六四事件改变我们很多人，这是我的回答。

赵杰：确实，八九年的六四事件确实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今天我和朱虞夫先生还参加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举办的陈小平先生关于反思六四事件的专题讲座，在那里也看到更多像您一样被六四改变了人生轨迹的人，他们和您一样都有这一颗追求自由，向往民主的心，虽然您是被中共强迫的拉上这样一条路，但是您毅然决然的走上了这条路，是非常值得人敬佩的。

赵杰：我们知道您是三次被捕入狱，那您在监狱中是否遭受到很多折磨？虽然我自己没有被正式判刑入狱过，但我自己也曾经因为组织村民一起反抗政府非法暴力拆迁中说了一些关于这个政权就是个土匪、流氓之类的话，就被派出所拘留过，我深知当一个人去面对这种国家的机器的时候肯定内心都有一些恐惧和不安吧，那您是怎样坚持的？而且就是哪怕自己后来出狱依然继续坚持这条路，又因坚持这条路又反复入狱，直到现在来看，您依然继续在坚持这条路？

陈西先生：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想的，我跟我的太太也说过，



尽管你们对法律方面的知识各方面都不太清楚，但是人要凭着良心凭着良知去做事情，如此的话就可以义无反顾，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前前后后入狱时，我就在想：我又没做错什么，我认为我没有做错什么，我认为呢，我是把我的精力、把我的时间和生命以及整个国家、民族它的前途都在我的潜意识中把它考虑进去了，所以我组织参加社会上的一些追求民主的义工活动，这是在八九学潮前我就已经开始做的事情了，以前我做这种事情是短暂的，现在我被捕入狱了就当是上了个大学，我现在想全身心投入社会、国家、民主、未来的这个事业当中去，那么我就思考整个国家它缺少什么，不缺什么，就像一个人他吃饱饭后物质得到满足，但在追求精神世界的自由是缺乏的，当时我就认为我们当下的国家，在民主方面的发展几千年来它都是缺乏的，这方面我就不太细讲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观看我写的文章，但是我们最终的理想就是要丰满整个社会文化、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多元化的理念要深入到更多人的观念中去，打造平衡的社会关系。

赵杰：我在来美国后在读过王炳章先生写的一部叫《民运手册》，书中的第一章就是说这个人类刚开始没有政权，没有政府这个概念的。人类就是为了在以前那个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存活下去，才相互抱团取暖，慢慢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才有了政权和政府这个概念，但后来这个本应该为大家遮挡苦难的地方最后却成了最大的苦难的来源，这样的政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推翻它呢？

陈西先生：是的，就是这个政权它存在的意义本身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这个当权者处在这个位置上，他们有他们的焦虑，在一些问题处理上出现了很极端的情况，但是我个人认为呢，我们尽量要去理性的处理和解决这些事情，我们普通百姓总是有英雄情结，总希望有个英雄能带领我们推翻当时的政权，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大多数的英雄带给普通民众的又是一场灾难，这也是为什么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一场保皇位与打皇位之间的争斗，我个人觉得应该给政府划出一个边界，一个界限，举个例子我总是把自己当成一个驯兽师，这个政权就是一头野兽，我们要去驯化它，在驯化它的过程中肯定会受伤，甚至于付出生命的代价，但驯化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总比屠杀掉这只野兽又出现了另一只强野兽。这个如何打造一个文明的社会的的问题，其实英国已经给了我们答案，著名的英国的《大宪章》就是由英国的骑士们以及各个阶层的人们一起起草，他们反抗国王并不是要把国王杀掉，并且经过各种斗争打败国王，最后让国王在大宪章上面签字，这本身就是一种驯服权利这头野兽的过程。

赵杰：谢谢陈西先生的回答，您这个回答也阐述您对如何解决屠龙者终成恶龙的问题，这个也对于我们未来如何打破中国陷入历史的轮回给出了建议。陈西老师我在添加您的微信时候看到您的微信名字叫：陈西·反者·公民。这个您起的微信名字对于您个人来说是想表达什么样的想法呢？

陈西先生：首先陈西是我的名字，反者想表达的意思是我要做一个反者，一个文明的社会不应该只有正的一方，它应该有一个或者一群反者，中国目前的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允许反对派的存在，对于敢于做出头鸟的人就是狠狠的打压，但我个人来讲有一句话叫：世上若无出头鸟，世人皆是待宰鸡，我愿意为世人做这一只出头鸟，最后的公民就是表达：我想做一个公民，而不是一个居民，行使一个公民的权益，监督甚至批评政府的一些行为，虽然付出是巨大的，但也赢得很多的尊敬，包括你们海外的人士的支持，十分感激。

赵杰：是的，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对派，前后二十多年的牢狱生活，对您和您的家庭来说付出的代价不可为不巨大，您这些年都是被定义为政治犯关进监狱的，政治犯在监狱服刑期间有没有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当局的恶意伤害呢？

陈西先生：是的，通常政治犯是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服刑，而中国的司法系统以及监狱系统又是在中共的绝对掌权下控制的，他们对待我是有多次身体和精神上伤害的，记得有一次好几个人把我围起来打，企图让我屈服，我不屈服只是一味的大声喊叫，至今还有一个很深的伤疤留在我的左眼眉毛下面，后来出狱后我太太帮我剃头，发现我的头上都是一些凹点，这些都是在监狱被打后留下来的，而且监狱里的房间通常会把本身只能容纳八个人的房间安排住进十几个人住进去，默许监狱中欺压其他犯人的狱霸的存在，把监狱中的日用品用远高于市场价出售，甚至在生病期间把本应该服用药物的剂量减去三分之二，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人的生命，这种事情在我多个服刑的监狱都遇到过，我也相信在国内大部分的监狱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赵杰：那你曾经在监狱中还有其他场合受到当局残酷打压以及酷刑的时候是否有机会或者有这样的规章制度允许您向外界，向其他部门控诉您的遭遇呢？

陈西先生：有这样的想法，也这样去行动过，我们在举办贵州人权研讨会期间，以及一些敏感时期时候，（敏感时期：例如当局召开两会，或者当地举办国际性会议和赛事时期）我们被国安和警察强制要求驱散甚至于限制人身自由，我们只要稍微不服从，就遭到国安、警察们的毒打，我们也使用法律也捍卫自己权益，因此我们向贵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投诉贵州省公安局以及其局长、法人代表。那么我们把这个投诉交到中级人民法院，中级法院通知一个星期给我们结果，等待一个星期后，他们又那个投诉又退还给我，并告诉我投诉不了，中国在司法不独立是不可能投诉的，所有的机关、部门都是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法律应该是人人遵守

的规则，不应该成为一种工具，我在我的有些文章里提过这些问题，这也是未来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赵杰：陈前辈，您现在是《在野党》杂志的荣誉主编，您的照片和姓名将一直挂在网上，您的实名文章《“文明对话国际日”公告》系列也是发表在《在野党》杂志上，您现在是什么心情？您不怕再次因此而坐牢吗？

陈西先生：小赵，《在野党》成立之初，当局就找到过我，但我没有畏惧，我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我们有免于恐惧的权利，无惧则无畏，这也是我为什么能坚持下去的信念。

赵杰：《在野党》这本刊物1998年在中国已经编写过十一期了，现在我们在海外复刊，网站已经更新了十二期和十三期，纸质版的也印刷出来了，这一次对您的采访也是我们第十四期《在野党》人物专访栏目内容，您是荣誉主编，您对它有什么期待？

陈西先生：《在野党》这个党刊非常好，非常好，我们中华民族太需要这种杂志，我之前说过反者，在野党的存在就是一种反对派，目前的中国需要有其他声音的存在，你们做的非常好，你们做了当做的事情，宝贵的事情，希望你们年轻的党员继续坚持下去，让后世子孙记住这段应该被记录的历史。

赵杰：谢谢陈西前辈，谢谢您对我们的鼓励，复刊《在野党》是朱老最大的心愿，这么多年海外民运和国内民运之间的联系太少了，对于国内民运前辈的遭遇和现状也了解的太少了，《在野党》的复刊就是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让更多的海内外华人都了解这段建立中国反对派的历史经历，也了解你们这些前辈为此付出的代价和坚定的信仰，为此我们也成立专门的对外联络部，希望以后能随时联系您，让您感受到您是有后盾支持的，感谢，感谢您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一切。

Profile Interview: Chen Xi - Confronting the Beast: The Mission of Dissent

Chen Xi, a Christian, writer, and veteran dissident, reflects on a life reshaped by the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Once a Party member, soldier, worker, and university lecturer, he was singled out as Guizhou's "typical case" and embraced dissent as his destiny. In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he organized civic salons and rights forums, wrote over 170 essays and a 500,000-word reference work, and spent a total of twenty-three years in prison. He recalls constant surveillance, crowded cells, beatings that left scars, and the futility of appeals under a judiciary subordinated to the Party.

Yet Chen insists that conscience must prevail over fear: one must live "upright, unafraid of the shadow." Rejecting the destructive cycle of violent revolution, he likens authoritarian power to a wild beast that must be restrained and gradually tamed through civic resistance, rather than replaced by another beast. He draws inspiration from the Magna Carta as proof that authority can be bound by law and collective struggle.

Now serving as honorary editor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Chen affirms that a healthy society requires the presence of dissent, and that opposition itself is a civic duty. He praises the magazine's revival as an essential record of resistance, urg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o remember the sacrifices of those before them and to carry forward the mission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human digni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呼吁書——摘要：歷史無情，民心如鐵。暴政必覆亡，清算必至，助紂者無一能逃。茲呼吁，警也，亦慈也。願汝三思而行，勿俟清單既至，悔之晚矣。

歷史如鏡，映古照今。凡朝代更迭，其清算之勢，多若疾風驟雨，酷烈無情。今汝或因權勢，或因利誘，或因愚忠，甘為鷹犬，助紂虐民。然須知，歷史不恕弃義之徒。俗諺云：「莫看汝今鬧得歡，當心他日拉清單。」言雖質樸，警若晨鐘，振聾發聵。

或謂趨附可得富貴，苟安可保身家。殊不知，權舟飄搖無定，今日之庇，明日或成催命之符。自古為虎作倀者，未有不在世途轉角付血債者。及其政衰國變，爾名必刻耻碑，爾行必遭萬世唾。

今汝或于網間鼓噪暴政，或于市井手刃同袍，或于暗處兜售良心，以市一時之利。然紙不蔽火，民心難欺。汝所為，皆有錄，皆有人證。今之世，信息長存，雖能一時掩罪，他日清算，證據如山崩，避無所避。

故勸汝等，懸崖勒馬，回頭是岸。毋復作倀，毋助暴焰。時猶可為：弃暗投明，立于義側，為己、為親、為子孫留生路。良知，人性之光；弃之，則永墮幽冥；循之，則或可贖罪，更生于世。

歷史無情，民心如鐵。暴政必覆亡，清算必至，助紂者無一能逃。茲呼吁，警也，亦慈也。願汝三思而行，勿俟清單既至，悔之晚矣。

作者：華語

編輯：王夢夢 責任編輯：羅志飛 翻譯：呂峰

滿江紅——為紀念鄒巍與咎愛宗被捕一周年而作。

雲海蒼茫，憑欄處，烏雲翻卷。抬望眼，孤帆向海，濤聲如劍。千嶂峰巒磨鐵骨，一襟肝膽酬黎獻。并吳越，斜日共騎行，祀忠奠。

鄒子志，擔天憲；咎君筆，驚天陣。為蒼生申義，甘教身陷。鎖鏈徒勞摧傲骨，囚窗且可淬心煉。笑昏君，不識大潮生，還佯佞。

谁才是真正的汉奸

作者：中国民主党人 张兴贵

编辑：胡丽利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在历史的长河中，“汉奸”这个词总是带着深深的耻辱与痛楚，它指向那些背叛民族、投靠外敌的人。然而，这一定义是否足够全面？是否反映了真正对民族造成最大伤害的人群？当我们回顾历史，尤其是那些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的年代，会发现许多被指为“汉奸”的人，其实只是为了生存、为了家人、为了避免更大灾难而不得不作出妥协。而与此同时，那些位高权重的统治者，却往往在和平时期、掌握资源的条件下，漠视民生、剥夺百姓、出卖国家利益。

所以，我想提出一个新的判断标准：真正的汉奸，不是那些在乱世中为求生存而与外来政权合作的人，而是那些背叛人民、罔顾民生的统治者。

传统意义上，“汉奸”通常指那些在国家危难之际投靠外敌、为虎作伥的汉族人。他们因将个人利益置于民族大义之上，被历史钉上耻辱柱，成为众矢之的。然而，现实往往比标签复杂得多。许多被冠以“汉奸”之名的人，实际上是在极端环境中为求生存、保全家人、延续一方秩序而做出的艰难选择。他们可能是被剥夺权利的底层百姓，也可能是为了避免更大伤害而与外来势力妥协的地方士绅，甚至是为推动社会变革、敢于引入先进制度的先行者。他们的选择未必高尚，却也未必可耻；他们的初衷，往往不是背叛民族，而是寻找一线活路。

相比之下，那些居庙堂之高、掌握国家资源和决策权的统治者，若在和平时却依旧漠视民生、践踏正义，才更值得警惕。他们本应守护人民的福祉，却在关键时刻背弃信任，甚至出卖国家利益。他们披着爱国的外衣，却干着祸国殃民的勾当；表面高举民族大义，实际却用腐败、压迫与无能将国家拖入泥沼。这些人或许没有明面上与敌为伍，但他们对民族根基的侵蚀、对人民利益的背叛，比那些在乱世中妥协求存的人更可耻。他们，才是真正让国家蒙羞、让百姓受难的“汉奸”。

晚清时期，某些高官面对外敌入侵，忙于割地赔款，换取一时的苟安，只为保住自己的权位与财富。这样的行为，与直接投敌何异？近现代，某些统治者口口声声喊着富国强民，却在背后压榨民脂民膏，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对老百姓的住房、医疗、养老、食品安全等基本民生问题不闻不问，甚至将其垄断成权贵牟利的工具。那些滥用权力、贪污腐败的官员，那些漠视民生、只顾私利的决策者，他们或许没有投靠外敌，但他们的行为却在侵蚀国家的根基，伤害人民的利益，他们让社会的不公加剧，让人民的信任流失，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背叛？

真正的汉奸，不一定需要举着白旗向敌人投降，他们可能正隐藏在高墙深院之中，用权力和自私蚕食着这个民族的希望。他们控制了财政资源、占用公共福利、加重平民负担，让社会撕裂加剧，这实际上比外敌入侵更具破坏性。他们对内苛政暴敛、对外慷慨输送，以图外交虚名，而受苦的始终是沉默的纳税人。这种损人利己的模式，实质就是对国家责任的背叛，他们不拿外国护照，却早已背叛了人民！这样的统治者，难道不是更可恨的“汉奸”吗？

真正的汉奸，不在于他是否与外敌合作，而在于他是否背叛了人民，是否违背了民族的根本利益。那些在夹缝中求生的普通人，那些因现实压力而不得不妥协的人，并非罪人。一个为生存而让

步的人，或许有他的苦衷；一个为发展而引入外力的人，或许有他的远见。而那些身居高位、本应为民谋利却背弃责任、罔顾民生的统治者，则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为自己的背叛开脱。他们才是真正令人唾弃的“汉奸”。

我们要警惕这样的“汉奸”，更要用我们的眼睛去辨别、用我们的声音去谴责、用我们的行动去改变。作为普通人，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力量，但我们有良知，有责任。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站出来，哪怕只是转发一则真相，支持一次舆论监督，参与一次问责，我们就已经在瓦解这些“汉奸”赖以维持的沉默之墙，我们才能让那些背叛人民的“汉奸”无处遁形。



Rethinking the Meaning of 'Traitor'

In Chinese history, the term hanjian—traitor—has carried deep stigma, often applied to those who collaborated with foreign powers in times of crisis. Yet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 definition is too narrow. Many so-labeled figures acted under duress, seeking survival for themselves or their families. The far graver betrayal, the author contends, comes from rulers who, in times of peace and power, ignore the people's welfare, exploit resources, and even sell out national interests.

From late Qing officials who signed away land and sovereignty, to modern leaders who enrich themselves while neglecting housing, healthcare, and food safety, such behavior corrodes the foundations of society. These elites cloak themselves in patriotism yet deepen injustice and squander public trust. The essay calls them the true hanjian: not ordinary people who compromise in hardship, but those in authority who betray the people from within.

True treachery, it concludes, is measured not by one's dealings with foreign enemies, but by loyalty to the people. To confront such betrayal, citizens must refuse silence—by speaking truth, sharing information, and demanding accountability. Only then can the hidden "traitors" of power be exposed, and the hope of justice and dignity restored.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告中共省部级以上官员书

作者：王治水 2025 年 6 月 4 日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中共省部级以上官员，你们听着：

共产党组织就是一部绞肉机。三十年代，内部互相惨烈残杀的 " 富田事件 " 仅仅是开始。接着苏区 " 肃反 " 绞杀著名的段德昌和许多红军将领；五十年代中期，绞杀高岗、饶漱石；末期，绞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 文革 " 初，绞杀邓拓、吴晗、廖沫沙；中后期，绞杀刘少奇、陶铸、林彪等；邓小平时代绞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逼死江青。江胡时代，绞杀徐才厚、郭伯雄、周永康等。习近平时代，绞杀薄熙来、孙力军、傅政华，密控刘亚洲，重压魏凤和、苗华、李玉超，甚至连前总理李克强也难逃厄运，猝死之谜疑云重重。

你们每天都生活在无孔不入的恐惧中，永无宁日。你们为何不堂堂正正做人，堂堂正正地通过竞选担任各级公职呢？因为你们曾举手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也就注定要走进这部绞肉机。你们无一不是被暗中控制的，只要思想有一点波动，随时都有被绞杀的可能。想一想：这是多么难做的官啊！

如果你们中不能出现壮士断腕气概的人，像蒋经国那样，开放党禁、报禁、言禁，那你们的下场就只有灭亡。中国人民早已对你们那一套失去信任——你们欺骗得太多，伤害得太深。待到民众彻底觉醒之日，便是你们权力崩塌、血债清算之时！

中共省部级以上官员：你们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多。唯有主动而坚决地推动建立民主制度，方能自救，方能摆脱恐惧与猜忌，在执岗位上坦然履职，真正拥有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An Open Letter to CCP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Officials

This appeal warns senior official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at the organization they serve is a political 'meat grinder.' From the purges of the 1930s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rough successive leadership eras, countless high-ranking figures have been destroyed—victims of cycles of suspicion and betrayal that continue under Xi Jinping. No rank or loyalty has offered protection, as even former premiers and top generals have fallen under sudden investigation, house arrest, or mysterious death.

The letter urges officials to recognize their precarious existence: bound by oaths, constantly monitored, and living in perpetual fear of being discarded. Unless one among them dares to break the cycle—as Chiang Ching-kuo did in Taiwan by lifting bans on opposition and the press—their fate will be extinction. The Chinese people, long deceived and harmed, will ultimately awaken, and the reckoning will be unavoidable.

The message is clear: time is running out. Only by decisively advancing democratic reform can officials escape fear, preserve dignity, and avert the collapse and retribution that otherwise await.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践行者

我的民主之路（一）

作者：朱虞夫 编辑：罗志飞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简短说明

为了促使中国社会早日完成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化，为了使中国不再游离于国际主流社会之外而遭人侧目；为了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政府能遵守联合国各项人权公约以相符其名，遵循国际准则以利于人民福祉，我和我的朋友们——王有才、王东海、祝正明、吴义龙、毛庆祥、徐光等人——在一九九八年六月筹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希望通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按照国际惯例以及中国宪法条文所赋予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原则，议论政治，探讨国是，以行使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们的本意是为了冲破党禁、报禁——此乃现代民主社会两大基本指标——改革党天下的不正常现象，建设公民社会，以期澄清吏治、肃靖贪贿，提高国人的安全指数，改善国人的生态环境，使社会从根本上和谐稳定；改革随着经济发展而日见其拙的上层建筑，这符合中华民族的长久利益。

我们的行为理应受到现代民主社会任何一个政府的保护。然而，由于冷战思维的惯性，我们被以“颠覆罪”判处重刑，本人以“秘书长”身份获刑七年。在关押七年零八十八天后获释，且不论“依法判决”的法理基础如何，更为荒唐的是，我有幸遇到了一连串怪事，与当局缤纷迷眼的所谓“进步”、“法制”、“和谐”的宣传是如此的格格不入。由此亦见当今体制弊端之严重，亦显政治改革之必要和迫切。劫后余生，我在此将自己被捕后所遭遇的种种政治迫害及“改造”花絮告诉大家，使大家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政治犯的生存状况有一个清晰认识。

一、别家抛稚

被捕

1、六月十九日

1999年6月19日是个平静的周末。但是，这一天也如我许多个双休日一样的忙碌。自从祝正明、吴义龙数月前相继被抓失踪，风声兀地紧张，我曾从网上看到过一则消息：当局将在“六四”纪念日后镇压中国民主党。为使自己入狱后的家人有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我在离家数百米的地方买了房子，抓紧装修，这天与

妻子约好下午出去买窗帘和沙发。昨天是端午节，单位里要我写有关综合治理的报告，中午隔壁办公室的几位同事来我办公室邀我一起喝端午酒，我的思路一直在构思着报告内容。一早起来，将12岁的女儿送去美术培训班，圈内的朋友王某约我在这天将《在野党》第九期审定完稿，我决定先将单位的公事给办了，再编撰《在野党》。但是，没想到这天朋友络绎不绝，下午，我刚送走一位绍兴来的新朋友，就有一个过往甚疏的朋友造访，（也许是巧合，1998年7月10日，该人也曾为王前驱），正谈话间，一群政保警察突然闯进我家。

虽然自从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就有“将镇压民主党人及民运人士”的传说，虽然当局在“六四”前夕大动干戈，将我们大多数民运人士严密控制起来（我由单位——杭州上城区房管局——领导带上车，去浙南驶了一圈），期间已经风声鹤唳，刀光剑影。虽然我自王有才被判刑后已经受到政保警察的警告（王被判后，上城区公安分局政保科长张建华和郑刚特地来到我单位对我说，我已经内定刑期十年，再不歇手随时可抓），虽然我已经很坦然地准备面临迫害，政保警察的到来仍使我感到突兀。警察到来时，所有民主党的资料都摊放在桌子上，以至抄家时损失惨重。奇怪的是，政保科郑刚一定要我将对面的房门打开，那是我妻子大哥的住宅，我因为装修房子曾经借用过几天，而且只有圈内的个别人知道，我立即就想到了那个大家一直都十分怀疑的人。最终因为我坚称自己没有钥匙，郑刚也无可奈何地放弃了，但是那个人在背后的可耻行为却由此而坐实了，正所谓“认清毒物，如获良药”。我事后曾想，郑刚的做法太轻率了，就这样将耳目暴露给我们，再一想，那些东西他们本来就是当狗用的，只不过他们自己“反把羞耻当光荣”而已。

一群便衣警察前后拥着我向楼下走去，一个便衣手持DV在拍摄，看来是要向上面交帐的，异乎寻常地慎重。到了楼下，不相识的邻居们围了上来，大家一脸的疑惑，怕是以为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吧！于是我大声地向他们喊：“我没有偷，没有抢，我是中国民主党，为了自由人权，为了社会进步——”，旁边一个年轻的便衣（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个人名字叫做蒋晓敏，2009年他还恬不知耻地宣称他抓了十五个中国民主党。）猛地推我一把，厉声喝道：“你有趣，你是中国民主党！”，一大批警车远远地停在离我家百米开外的地方，四周围满了街坊，便衣匆匆将我塞进一辆小车绝尘而去。

郑刚将作客的妻舅和那位来得“巧”的朋友也带去望江派出所，在严厉审查我妻舅的身份证件后，只是装模作样的问了那人几句话就将他放了，那人既没有身份证件而且报了一个我从未听到过的名字。（在我被捕后，那人却数次慰问我家人，出狱后，妻子要我向那人致谢，说不管怎样，不能对他人的善意没有回报。不幸，他已于半年前病故。世途凶险，唯愿上帝佑他在天之灵）。张建华和郑刚作了简单讯问后，拖到晚上9点多，便拿出一份《监视居住决定书》要我签字，然后由郑刚开车，直接送去萧山遣送站。

2、我心坦然

警车在黑黢黢的路上飞驰，驶过钱江三桥，驶过萧山市区，向诸暨方向行进。在车上我的记忆里顽强地浮现出一幕前几天的

场景：6月3日晚近8时，闸口派出所控制我整个下午，得到指示放我走后，我回家途中路过望江派出所，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去看看其他被羁押的本党同仁，我看到在楼上的会议室里数名公安围着厉坝根在做笔录，下楼时碰到张建华和其他几个公安。

张叫住我：“朱虞夫，你来干啥？”

我说：“我路过进来看看。”

“你都看到了噢！我想你身体嘎差，搞啥个革命，你向我表个态，退出中国民主党，我保证你一天牢都不用坐。”——数小时前，我在闸口派出所曾因低血糖晕厥，看来张已知道了，张更在1998年7月“监视居住”释放我时因为我的高血脂症而送过我一盒苦丁茶。可是，楼上刚才看到的一幕强烈地刺激着我，当我可敬的弟兄们正在受着迫害的时刻，我却可耻地退却保身，这将使我的灵魂终生不得安宁。于是在短暂的沉默后，我断然地表示了拒绝。“我为什么要退出，结社自由是我们的权利，你们要抓就抓好了！你们吃得消抓，我就吃得消坐（牢）！”“六四”总有一天要平反，民主政治总有一天要来临！”，旁边有一个年轻高大的警察见我在张面前厉言怒色，出于巴结领导的心态要上前来打我，被张拦住了。

车内一片死寂，开车的郑刚和押送我的警察一声不吭，空气显得有些紧张，“终于来了！”，我的面容凛然，我的思绪翻腾，我想到耄耋之年的母亲，一生含辛茹苦，在风烛残年时竟还要承受骨肉分离之苦；想到相濡以沫近二十年的妻子，面对两个未成年孩子的教育和生活，日后的生活将是何等的艰辛；想到在共产党的政治高压下我的子女和弟妹们将会遭遇的株连；我能质疑和否定自己的选择吗？！，二十年前，当局镇压“民主墙”运动时，杭州公安局政保科陈勇到植物园来要求我退出民运，想到早年守寡的母亲单独抚养六个孩子，作为长子的我是唯一参加工作的，面对着未成年的弟妹，我非常困难地作了退却的选择。作为当时杭州主要民刊——“四/五”月刊的负责人，我的怯懦使我陷于长期的痛悔，战友毛庆祥慷慨赴狱，当时他蜜月甫度；沈建民的判刑，永远改变了他的一生。此时此刻，雪洗以往耻辱的时刻到了。记得陈独秀有句名言：社会进步要通过两个地方，一是监狱，二是研究室。于是我的心更加坦然了。

二、萧山遣送站

1、“爱心之家”

车在临近戴山时向右拐进一个依山的院子，走进一幢横亘的四层楼，过来一个肥肥胖白的年轻人（后来知道这人叫邢罡），他说他已等候多时了，在与郑刚办完交接手续后，将我带往后面一排铁栏围封的房子前。在昏暗的灯下，邢罡开锁带我走过四间牢房，又再次开锁打开一扇走廊门，里面是二间牢房，在“哐啷”一声抽开铁栓后，邢罡将我一把推进铁门里去，铁门又“哐啷”一声锁上。

扑鼻一股霉臭味，黑乎乎的笼板上躺着两个人：一个年轻的是河南人，入赘在萧山做女婿，开车撞死了萧山市长的亲戚，扣在这里等待家里付款赔偿；一个年长的是湖南人，儿子开车撞死人逃跑了，被抓来做人质。他俩都是由萧山公安交警抓来羁押的。年轻人说这里原来就是萧山看守所，新看守所造好以后，这里就成了遣送站。几天后年轻人让家里付了赔款就放了。随后的日子里我和年长的聊起天来，他姓周，湖南邵阳人，当兵参加过成昆铁路建设，是老中共党员，已经在这里关了很久，虚弱不堪。中国的遣送站在孙志刚事件后因为其臭名昭著，引起公愤而被整顿，孙志刚以其生命为代价废除了一部恶法，但是，在当时除了少数被不幸欺凌的弱势群体，外界很少知道黑幕后面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

——记得当初我在房管局任房政监察员，穿着制服戴着大盖帽，所在的闸口派出所民警因为被扣分，与我们单位头头商量，要我们晚上帮他去建筑工地查暂住证以作补偿，（我们的那身行头对民工很有威慑力，半夜三更呼啦啦出现那么多的大盖帽，还不把

那些民工吓得半死。）。半夜那些拿不出暂住证的民工和家属被一批又一批地送往遣送站，我一直不知道遣送站和补分之间的关系。更以为遣送站是报纸上所称的“充满爱心的温暖之家”。

——记得故乡东阳有亲戚来我家，因为吃晚饭时间还早，就出去逛街，没承想一去不回，半个月后从家里打电话来，说是那天被从街上糊里糊涂地抓去了遣送站。

我对遣送站的印象依然不很真切，直到亲自在那里度过许多日日夜夜，才看清了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怎样暴虐的制度之下，善良可怜的社会底层民众是如何绝望地任人宰割。半夜，经常被哐啷的金属撞击声惊醒，警笛呜呜，警灯闪烁，全副武装的警察押着惊慌的人群来了，把他们塞进满满当当的囚室又走了。

我隔壁是女囚室，女人叫，孩子哭，一片混乱。更惨绝人寰的是，有一天，公安抓进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来，大家刚静下来入睡，突然从大门外传来急切的喊声，然后那孕妇也悲切地喊起来，原来她丈夫闻讯赶来救妻子，想进的进不来，想出的出不去。里面外面凄厉的哭喊声此起彼伏，在荒寂的夜空回荡，令人惘然，令人揪心。

2、掳人勒索

7月中旬某天清早，公安又拉来一大群人，男男女女塞满囚室，就没人管了，只有一个姓朱的老头到吃饭时间挨室将饭送进去，人太多，碗不够，就把前面人吃过的碗拿来直接盛后面人的饭。我只听到最外面囚室里有人在喊：“我有肝炎的，我有乙肝的！”老头听到了就骂：“获痕莫整个些，叫吼个叫，呐道是住宾馆哈，呐坐坐甘牢呀！”（萧山土话：骂人，叫什么叫，你以为是住宾馆吗？你是坐牢呀！）”。

下午四点多，又一个囚室骚动起来，我听到有人在喊：“放我出去，我要上夜班！”，趁着他喊话的空隙，我问了那人喊话原因。那是个叫陈春峰（音）的义乌人，在义乌一个化工厂工作，因为弟弟考中专没录取而出走，其父亲要他出来找人。早上他乘车来到萧山，到最热闹的国际广场转转，不巧，一群警察将人群围起来查证件，他没带身份证而被关进了遣送站。他是利用工休时间出来的，要回厂上夜班，本以为进来说清楚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一关进来就没人管了。眼看要误了工作，才急起来。

时值炎夏，遣送站的人躲进空调房间不愿出来，我叫他用力踢铁门，里面的人听到响动会出来的。果然，不一会儿，楼上的人恶狠狠地下来了。听了陈春峰的陈述，那人狠巴巴地说：“呐凑拉早啻否喔？”（萧山土话，你为什么早点不讲），开门放了他。

没几天我就明白了，那人为何如此狠巴巴了，他放走的是一笔钞票。

共产党历来严格控制人口流动，虽然改革开放了，可是他们却有许许多多的恶法继续欺压老百姓，外地人到个城市需要有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计划生育证等等等等，其中不乏为了榨取老百姓金钱而私设的土政策。公安局把人抓来，因为都是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人，就由遣散站关押，对于遣送站是一个极好的创收机会，利用公权力谋取部门利益，是一大帮官员发财之道。遣送站关押条件极其恶劣。被关押者痛苦不堪，就会千方百计寻亲访友，遣送站每天上午让被关押者打电话，通知被关押者亲友拿钱来赎人（这是一种多巧妙的寻租方法），“管理”手续费每人一百元，每天的伙食费十元，吃的伙食极差，我在那里关了五十一天，每天早餐酱菜稀饭，其他就只是干菜冬瓜和干菜豆芽。姓朱的老头偶尔从管理员的饭桌上捡点扔掉的肥肉放进我的碗里，我只能将这被污染的食物送给别人吃。

自我被判刑后，1999年11月18日，遣送站开出了一千六百五十元的“收款收据”，注明日期是自1999年6月19日至8月14日，共55天。且不论我是6月19日午夜送去那里，8月13日离开那里，更荒唐的是萧山遣送站竟开出每天20元的“代管费”，扣我钱的单据不经我签字认可，由公安拿去我单位报销，单位头头屁股不干净，害怕公安的淫威，不惜牺牲我的利益。年

底我妻子去单位取我最后三个月的工资，单位将这张“收款收据”折抵了我的工资交给我妻子。这是一件难得的证据，见证中国政府职能部门之卑污龌龊，公安与他们狼狈为奸。

3、财源滚滚

遣送站财源滚滚，大楼和囚室之间的院子晚上出租做停车场，每天早上十几辆“东风”柴油载重车发动预热，浓烟灌满监室，无处可避，令我窒息。监室后围墙内的空间出租做钣金车间，铁件敲打声阵阵入耳，头涨欲裂。更为可怕的是三伏苦夏，竟将监室里的水龙头拆了（也许是为了节约成本吧），外面常常“忘了”供应开水，这对于患有严重高血脂血症的我不啻于死亡威胁。于是我口渴难忍时敲门要求供水，那个叫邢罡的来了，提着电警棍，到门口一下将电警棍捅进来，我一闪避开了，于是他就开骂：“获痕莫憋个些，我拜痕切就拜痕切，否拜痕切就否拜痕切，痕吵吼个吵！（萧山土话，骂人，我给你吃就给你吃，不给你吃就不给你吃，你吵什么吵）”。

管理员个个像“大款”，遣送站里配着警车、警棍，还有一个穿警服的满脸横肉的矮胖子，不时开锁带几个人出去打扫卫生，冲洗警车。更甚者，有一天晚上，一个十五六岁的小胖子人模狗样地混在公安警察中驱赶着惊惶的人群，骂骂咧咧地大声呵斥着，那付狐假虎威的神气煞有介事。我想不出这人到底是什么角色，事后听说是遣送站长许新兴的儿子，这小子闲得无聊也来享受一下行使“公权力”的愉悦。

民政部门的遣送站，竟行使着公安的权力。这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的子民任人践踏，何来“共和”呢？！，给我留下更强烈印象的是，某一天晚上我隔壁监舍抓进来一批“流莺”，第二天，监舍走廊前面的窗口有几个男人拥挤着向女监探头探脑张望。监舍里有女人在喊：“大哥，大哥，我（名）叫XXX，你把我带出去吧，我出去跟你走！”，果然，那人去付了钱，一会儿邢罡拿来钥匙开锁放了她，她挽起那人的手臂走了。若说平时遣送站干的是绑架勒索勾当，那么，此时充当的是鴿母皮条客角色。

堂堂政府职能部门利欲熏心竟赚着这么肮脏的钱，还厚颜无耻地说是“人民”政府，真不知是如何“三个代表”的。官匪一家，遣送站和嫖客各得其所，牺牲的只是弱女子。榨得出油水的，遣送站让她们打电话约人来赎出去，约不来人赎身，遣送站就睁眼闭眼以这么一种方式处理了。那些冠冕堂皇的所谓“治安”理由在这里荡然无存，专制独裁是社会腐败的根源所在！

1999年6月27日是星期天，清晨天还未亮透，我就听到隔壁传出低低的声音：“呐做吼个桑意？（萧山土话，你们做什么生意）”，原来那个姓朱的老色鬼见关那里的三个年轻女子有几分姿色，清早开锁进去“搞卫生”了。女子惊惶地说：“隔壁的人醒了，（会）听见的。”，老头说：“伊恁恁咚，听否恁构。（萧山土话，他睡着那里，听不见的）”，我对老头这种卑劣的行为十分反感，故意大声说：“啊！又是一个好天。”，老头眼见被我坏了好事，嘴里骂骂咧咧地走了。几天后，她们被赎出去了。七月初，郑刚来提审我，回监舍后，同舍的人告诉我，刚才那几个女子来看过我并送我一袋食品，以表示对我当初救难的谢意，但是被老头拿去了。

4、王希哲

我反复地咀嚼着郑刚的那几句话，他在提审时对我说：“朱虞夫，你以前说我们是工具，你自己才是牺牲品，你是中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通过他的话，我明白了，当局决心趁着北约误炸南斯拉夫中国使馆之机，打丫头，骂小姐，清理门户了。严峻的现实已经不容人乐观了，我不再存有幻想。

值得一提的是郑刚在提审时突然说：“你们好象对王希哲都很服帖。（服帖，杭州话，意为佩服、敬重）”，从他的话里我听出了这是我与毛庆祥、李锡安、王荣清等人的共同看法。

说实话，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就向往着民主政治，对封建专制

怀有切齿痛恨。小学时，在邻居庄某家曾借阅许多民国时期印刷的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书籍，1971年6月1日参加工作，在隶属杭州园林管理局的杭州植物园做学徒，那正是最向往知识，求知若渴的年龄，我的好朋友胡雪良君偶尔说起，杭州解放路丰乐桥边的杭州图书馆阅览室里有不少好书，我便寻去。那是基督教思澄堂改制的阅览室，借书卡一证难求，小说类图书难觅踪影，我在失望之余，上楼去索引抽屉查阅《哲学、社会科学》类书籍，不料竟如山阴道上，目不暇接：我看到了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等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大量著作。1975年朋友姜锦坤君拿来一册油印的《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俗称《李一哲大字报》）封面标着“供批判用”字样，我一展读竟不能释手，字里行间那些反封建、反专制的呐喊深深地震撼着我。姜君说有很多朋友都想看这篇文章，不如我们将其再重刻一版，印几十份，大家分分吧，于是我们刻印装订一直忙到天亮，这是我最初对王希哲先生产生仰慕之情的来由，后来，王希哲先生来过杭州，可是我当时已经淡出民运，非常遗憾地失之交臂。当时毛庆祥给我看过王希哲先生的《春寒》，我得以一睹丰采。不久他在公安的迫害下流亡出国，听说他与许多民运“贵族”不同，在海外仍过着苦行僧般的日子，孤独地、疲惫地、顽强地跋涉着。1998年6月25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立，王希哲先生与连胜德、徐文立先生立即声援支持。特别是在王有才被捕后，王希哲先生更是倾力相助，我记得各地民主党同仁在来电时都不约而同地向我表示对王希哲先生的服膺之情。我认为当时王希哲先生已经成为国内各地民主党事实上的指导者和领导人，我曾经对王希哲先生谈起请他担纲的事，王希哲先生婉拒了。当时我们几个七九民运朋友曾讨论过正式做出决定的问题，所以对某些人的“收编”（收编不成又收买遣散）未表示赞成。最后我们都遭到镇压，此事便不再提起。德漠克里特说过：“人是一个小世界。”，我相信，王希哲先生性格率直任性，完全有可能做出一些无伤大雅的糗事来，但是瑕不掩玉。我和我的朋友们过去、现在、将来都会对他在当时那么艰难的危急时刻所作的大量努力怀着深深的敬意。

5、脱逃机会

监舍里阴暗潮湿，几床破旧不堪的棉被千人裹过，万人盖过，就是不曾洗过，腐臭肮脏。其他监舍的人羁押三五天、七八天就走了，而我是长期关押，更何况郑刚说，现在他们要去忙法轮功的事，暂时不会来管我（他说，监视居住有六个月期限，慢慢来不要紧）。天一暗，蚊子铺天盖地，我将被子里的棉絮拿出来，用被套将浑身裹住，只露出鼻子，就象当年鲁迅在仙台时一样。

某一天，我上蹲坑时发现坑边墙脚的石灰有些异样，用手一摸，发现那是用搓细的棉絮嵌进去的，拉开棉絮条，一块块的砖头都可以卸下来，露出一个正可以钻出一个人的洞来。望出去，钣金车间靠墙处堆满杂物，爬上墙，跳出去就是外面了。一时间，我突然有一种逃出去的冲动。

但是，我很快冷静了下来——记得中国民主党组党之初，王东海曾问我对组党的看法，我说，综观世界潮流，开放党禁是迟早的事，这是摆在面前的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子。邓小平一直都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当时许多老一代保守人物都在，他也许处处受掣，邓对于复杂的事总是绕着走的，就象中日钓鱼岛，要让后代去解决，说是后代人更有智慧。目前，上面受掣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惯性，能拖一天算一天，主要是老百姓没有提出要求，所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台湾开放党禁、走向民主的路也不平凡，你要冲击党禁肯定要被抓坐牢，但是，如果老百姓不怕坐牢了，大家都认识到结社自由是自己固有的权利，当局再抓人就会天怒人怨，再搞威权主义就没有市场了，那时社会就进了一大步，民主社会就来到了。同时，虽然我们去坐牢，我们的付出和牺牲，也让老百姓明白中国民主党是个能够担负起政治责任的现代政党，能够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被抓被判本身就是共产党在为我们做广告。

我深深地知道，我何德何能，以我卑微之躯何以改变现实，古往今来，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来自于旧营垒的内部。我作为一名政治受难者，以自己的苦难去唤醒人类的良心，唤醒旧营垒内那些能人的良知，那么，我的受刑就是一种行为艺术，他促使人们去思索，去解答，去矫正现实的悖论。我求仁得仁，为何要逃避。当后代人评判这段历史，指着我们的脊骨责问“你们怎么能容忍那样的现实？”时，我问心无愧，因为我曾努力过，我曾付出过，我曾牺牲过。在一个民主社会，我们的这种行为理应受到政府的保护，而在当代中国，我却成了一个“罪犯”，这是人类的不幸，是中国的悲哀，是政府的耻辱。再则，多少年来，民运内部总有人有意无意地散布着这个那个是“共特”的流言蜚语，如果来自对方阵营，手法很拙劣，很容易被人识破，因为民主政治是人类命中注定要得到的，不可能谁想出卖就可以出卖，就象春天不能被出卖，太阳不能被出卖一样。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邓小平讲过这个政权“垮掉只是一夜之间的事”，谁会为这么个不确定的未来赌上人格和尊严呢？！，但是，眼前的这种流言具有强烈的杀伤力，内耗着民运有限的资源，削弱了个别人的锐气。是的，自“民主墙”以来的二十余年来我进退，确实没有坐过牢，



八九年“参与动乱”“我虽被”收容审查”二十七天，回来后，被当时的单位江干区房管局撤消了工会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职务，去管传达室，但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坐牢”。如今，我至少可以通过“资格认证”，成为一个“民运分子”了。更何况，母亲向来教育我们要“男有刚强，女有烈性”，我的临难脱逃，会成为她老人家的耻辱。于是，我打消了逃避的念头，怕自己某天抗不住诱惑，干脆告诉朱老头，让他叫人来将洞补好。

6、监视居住

数十天非人的关押，用朱老头的话来说，关在那里“比龕（猪）还不如”，时逢炎夏酷暑，没有水，没有电扇，没有放风，没有阳光，不能搞个人卫生，胡须满面，依山而建的废弃看守所笼板已经被白蚁蛀空朽烂了，破败的洞窟下塞满历年关押者丢弃的垃圾。霉菌大举肆虐，皮肤、阴囊严重湿症，瘙痒、蜕皮（此时已为我日后的严重腰椎病埋下隐患），苦不堪言。这就是共产党的“监视居住”，这样完全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日子竟不能折算刑期。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人权入宪”、“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特具讽刺意义。不过换一个角度，这也是真话，共产党五十多年来枪毙了多少象我们一样的“罪犯”，甚至许多无辜者，这年头我们能活着就已经不错了。

坚强的意志在支撑着我，我明白能使自己增强免疫力的只有良好的心态了，我顽强地调节好自己的情绪，放开嗓子高唱歌曲，这一招还真行，几嗓子下来，神清气爽。遣送站有一个姓陈的科长进来检查，揶揄我说：“嗨！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1999年的夏天似乎特别热，单独关押的日子里我一点也没有寂寞的感觉，还常常涌起缕缕的灵感，写下许多首诗，让隔壁放出去的人带进

纸笔来，抄给他们。底稿我一直带在身边，后来关押在杭州看守所被武警“抄笼子”抄走了。

八月初，姓陈的科长避暑度假回来，看到我七分象鬼、三分象人的样子，惊讶地说：“你怎么还在这里，我们早就打电话给你们公安，怎么还不来带你走？”，这一次他对我的态度明显比以前好多了，也许是度假地的优美风情与眼前现实的强烈反差所带来的震撼，使他的良心有所触动吧。

当我单独监禁时，我仔细地考察监狱文化——辨认着刻画在墙上的文字图案，自己也在墙上刻下一个一个的“正”字，每字五天，顺便推算日期，那天我竟然从门廊边上发现了“中国民主党”字样，从字迹上看，是祝正明写的，于是我知道他也曾在这里度过一段非人的生活。听知情人说前几年还长年累月关过外省的政治犯，我想那些受难者为什么不将自己的非人遭遇写出来，昭告世人，让今后的恶人作恶时有所顾忌。

Practitioner — My Path to Democracy

This memoir recounts the author's role in founding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s Zhejia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in 1998. Motivated by the hope of guiding China toward modern political reform and aligning it with international norms, he and fellow activists sought to exercise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free association and free speech through peaceful and nonviolent means. Their aim was to break through the bans on parties and the press, challenge one-party rule, and build a civic society that could curb corruption, safeguard public welfare, and secure long-term stability.

For these efforts he was arrested in June 1999, sentenced to seven years in prison, and endured harsh treatment in detention. His account describes the sudden raid on his home, the confiscation of party materials, and the humiliation of being paraded before neighbors as a criminal. Inside detention, he witnessed the cruelty of China's system—overcrowding, extortion, denial of medical care,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vulnerable—practices that expose the deep contradiction between official slogans of "rule of law" and the reality of repression.

Yet he insists that such suffering only strengthened his resolve. He reflects that imprisonment is not only a personal ordeal but also a form of testimony: to show that the pursuit of democracy cannot be silenced, and that sacrifice is sometimes necessary to awaken public conscience. His story reveals both the cost and the meaning of resistance, reminding readers that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and human dignity in China remains urgent and unfinished.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三十六祭——謹于此詩祭奠廣場英雄
漠北孤俠成于名古屋東山下烟雨小木屋 二〇二五年初夏

五月三十五日

履帶輾出來的日子

怪獸般喘息的坦克

也壓不住

那撕裂的創口 噴射憤怒

染紅了整個天哪

一天

兩天

三天

燭光 星星點點

廣場母親 嘔血燃引

凝固了千年厚黑的鹽碱地

你 欠母親一個爆燃的

黎明

作者：漠北孤俠

編輯：Gloria Wang 責任編輯：羅志飛 翻譯：何興強



民主的光芒不可遮蔽

驳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大资料存档《人大理论与实践》会刊 201801
期理论研讨《真民主？假民主？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VS 美国议会制度》

作者：张致君 翻译：鲁慧文

摘要：近年来，中国官方不断宣传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并在对外宣传中不遗余力贬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试图塑造一种“民主并非只有一种模式”的话语框架。中国共产党声称自己开创了“人类民主的新形态”，声称“美国是金主统治”“是虚伪的民主”，并以此为依据强化其一党统治的合法性。然而，这种宣传背后的逻辑极为脆弱，不堪一击。

近年来，中国官方不断宣传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并在对外宣传中不遗余力贬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试图塑造一种“民主并非只有一种模式”的话语框架。中国共产党声称自己开创了“人类民主的新形态”，声称“美国是金主统治”“是虚伪的民主”，并以此为依据强化其一党统治的合法性。然而，这种宣传背后的逻辑极为脆弱，不堪一击。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非民主，而是中共的统治工具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宣传为“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但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中共权力合法性的橡皮图章。中国宪法第1条明文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就是说，所有政治制度必须服从党的领导。

根据《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及相关法律，县级以上人大代表并不由公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而是通过“间接选举”，即由下一级人大代表投票产生。全国人大代表是由省级人大选举产生，而省级人大代表本身就是间接产生。这一制度设计已经人为切断了人民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之间的直接联结。

更严重的是，所有候选人都必须经过中共组织部门的“考察”与“同意”后方可提名，无党派人士、在野政治力量、异议群体无法参与竞争性选举。代表并不具有独立性，也没有政治多元的可能性，他们事实上只能代表中共的意志。

人大代表没有实权，只能在党指令下被动投票。全国人大从未否决过中共中央提出的任何重大议案，其角色等同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形式上是“代表人民”，实质上是为极权统治背书的傀儡机构。选举更是徒有其表。即便在所谓“直选”的县级人大代表中，也普遍存在审查、筛选、操控候选人和结果的情况。人大制度从未改变过权力的核心来源“不是人民，而是党”。

根据《宪法》第六十二条，全国人大的权力包括制定法律、监督宪法实施、决定国家重大事务等。但实践中，全国人大一年只开一次会议，会期不过两周。所有议案几乎在开会前就已由中共中央确定草案，会议不过是“形式性审议”。媒体披露，会议期间人大代表“审议”时并无修改、反对权利，多数“举手通过”，从未出现重大议案被否决或实质性修改的情况。

也就是说，人大制度运行的本质是“党委领导、人大举手、政府执行、法院维稳”。所谓的“人民代表”，只不过是政党意志背书的符号化工具。

反观美国，政府“三权分立”，总统、国会、法院之间相互独立、制衡，防止权力滥用。国会由选民投票产生，法院独立审查政府行为，

总统也可以被弹劾。这些制度设计，不完美，但能有效防止独裁、暴政，是民主制度的核心。

二、美国民主虽有问题，但拥有自我纠错机制

中共批判美国民主制度的问题，如政党对立、金钱政治、效率低下等，其实是对民主复杂性的断章取义。民主制度不是完美的制度，而是不容易滥用权力的制度。确实，美国存在利益集团影响政治、两党之争严重等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选民参与、司法审查、媒体监督不断纠正的。美国人民可以推翻政党，可以弹劾总统，可以通过新闻揭露腐败丑闻。这些制度的开放性正是民主的生命力所在。选票竞争产生权力结构，政党必须回应民意。美国的国会议员与总统均通过公开竞争、直接或间接普选产生。在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政府因疫情应对不力与种族问题处理不当遭到选民否决，拜登上台。2022年期中选举，拜登政府部分议题失利，共和党重新控制众议院。这种“民意投票-权力更替”的制度，使任何党派都必须回应选民，才能生存。

而在中国，全国人大代表无法通过选票更替，也无法因施政失败被“罢免”，对选民既不负责，也无需回应。这种监督机制根本不存在。政府没有责任媒体，司法不独立，人民不能投票罢免领导人，政治局常委终身不可问责，反腐不过是“党内清洗”而非真正的权力制衡。在中国，批评政府会坐牢，呼吁选票会被消失。一个不容批评的政权，怎么可能是“最广泛的民主”？

最广泛的民主应该听取民众的声音，对重大公共事件做出回应与反应，而人大制度无法回应群众抗议、吸纳民意。2022年白纸运动爆发期间，上海、北京、成都、广州等城市民众走上街头，手举白纸抗议封控政策，喊出“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一言堂”等口号。这一运动因象征性强、参与者广泛而引起世界关注。

然而，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地方人大代表站出来对运动作出实质回应或召开听证会，甚至没有对“乌鲁木齐火灾”进行真相调查提案。人大制度完全在抗议者之外运行，无法吸纳他们的诉求、无法传递他们的声音、无法为他们提供合法表达的平台。

这说明，所谓“人民代表”与现实人民之间，并无真正代表关系；而人大制度也缺乏制度化的响应机制，面对社会矛盾，唯一方式是回避，更无法在社会与制度的问题上纠错。

香港反送中运动更加验证人大制度的漠视，2019年香港爆发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抗议行动，数百万市民持续上街，先后提出“撤回条例、释放被捕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警暴责任、双普选”等五大诉求。中共坚称“香港拥有独立立法权”，但事实上全国人大常委会迅速介入，以“释法”、“决定”的方式终止了香港民主化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如此大规模的抗议浪潮中，全国人大没有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听取港人意见，也未批准任何特派调查团赴港了解情况，反而不断为警察暴力辩护，为特首林郑月娥站台。其立场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政党的护法。而最终香港反送中在中共的镇压下，使得香港人民失去了他们的政治自由。

三、“无党派人大代表”是假象，实质仍是党控一切

中共宣称“人大代表不分党派、阶层，代表人民广泛利益”。但这是典型的文字游戏。人大代表虽不按党派组团，但其提名、当选和表态行为无一不受中共组织部门掌控。哪一个代表敢在大会上公开质疑中共总书记？哪一个代表提出过对军队、法院、警察进行民主监督的议案？从未有过。中国人大代表高度同质化，男性、中共党员、公务员比例极高。社会边缘群体如访民、维权律师、LGBTQ、民族异见者等几无代表。其所谓“人民代表性”只是形式，缺乏实质。

与此不同，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代表不同利益、不同党派。选民可以通过选票选择他们信任的候选人，政客失信即被淘汰。议员在辩论、质询、媒体曝光中的行为可受监督。虽然金钱在选举中起作用，但最终权力仍需通过公开竞选、议会投票、司法仲裁等方式制衡和透明化。而议员多元组成，反映社会多样性。美国国会议员中，既有进步派、保守派，也有女性、移民、LGBTQ、原住民代表，形成多元意见表达。在国会听证会上，各种利益相关者可公开发言，政策制定过程透明。

四、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不过是牺牲人权换取效率

中共常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自夸制度优势。但我们必须警惕，这种“高效率”背后往往伴随的是对少数群体、异见人士和边缘群体的压制。计划生育、“清零政策”、强拆工程、户籍限制，这些大事往往都是在没有充分民意表达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前提下强推的结果。这是“独裁高效”，不是民主效率。

而美国虽然在某些政策执行上缓慢，但那是因为需要倾听不同阶层的声​​音。一项医疗法案要经历听证、辩论、表决、总统签署、法院审查，这不是低效，而是对人民负责的体现。真正的民主不是效率优先，而是权利优先。

五、中共制度的本质是“党权至上”，不是“人民至上”

习近平反复强调“坚持党的领导”，这恰恰暴露了中共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最大悖论——人民不是主权者，党才是。

所有制度不过是党控制国家的工具。从政法系统到教育宣传，从人大立法到法院判决，从媒体报道到外交政策，无不体现出党领导一切、人民服从一切的现实。

美国宪法则确立了“人民是主权者”，政府仅是人民赋予的工具。权力的合法性必须经过周期性选举验证，法官不得为党服务，总统不得违宪施政。虽然民主制度也有失误，但它拥有最大限度纠错与改进的空间。

六、经济成就不能为独裁洗白

中国经济增长并不能证明其制度优越。20 世纪 70 年代的智利在皮诺切特独裁下经济繁荣，纳粹德国在短期内也创造了所谓“奇迹”。但没有哪一个民主国家会以此来为独裁背书。经济增长不能替代基本权利、尊严与自由。

中国的“繁荣”建立在言论压制、环境牺牲、劳工剥削、政府债务膨胀和制度不透明之上。而美国的经济即使经历危机，也依靠制度自我修复、选民更换政府实现政策调整。中国所谓的“稳定”，只是权贵的稳定，而不是公民的保障。

七、中国的“制度自信”建立在虚假的舆论和封锁之上

所谓“中国制度优越论”，无法在一个自由辩论的平台上与美国民主制度公平竞争。中共封锁谷歌、推特、Facebook，禁止 NGO 进入，打压独立记者、监禁维权律师，同时鼓励五毛水军对西方抹黑。如果一个制度自信，需要靠防火墙、宣传片、删除帖子、消除异见才能维持，它注定虚弱。

反观美国，政府可以被民众嘲笑，总统可以被记者追问，法官可以独立裁决。这种制度并不完美，但开放、透明、可批评，是其永葆活力的根基。

中共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大资料存档《人大理论与实践》会刊研讨《真民主？假民主？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VS 美国议会制度》鼓吹人大制度是“最优越的民主”，不过是用旧式极权的语言为自己贴金，用“人民”的幌子掩盖“党权至上”的实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最能代表人民的制度”，甚至比美国的三权分立和议会制民主制度更优越”的这种论调看似振奋人心，实则混淆视听，掩盖了中共专政体制下民主的虚伪外壳，更为民众与世界舆论对中国制度下的政治迫害、压制抗议与否定公民权利制造合理性。

而美国的民主，尽管遭遇挑战与困难，但依然是全球最具活力、最能保障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制度。

自由不是混乱，批评不是颠覆，监督不是对抗。这是民主国家的常态。而中国却将一切批评视为“敌对势力”，将一切监督视为“破坏稳定”。这是一个政党对人民的不信任，是一个制度对自由的恐惧。

在信息逐步开放的时代，在全球对自由、法治的追求日益增长的今天，中共再怎么包装人大制度的“优越性”，也无法掩盖其独裁本质。而美国民主的价值，在多次危机后仍然屹立不倒，正说明其制度设计的伟大与人民力量的坚韧。

中国终将迎来真正的民主，而这条路，必须从对虚假宣传的反驳开始。

The Light of Democracy Cannot Be Obscu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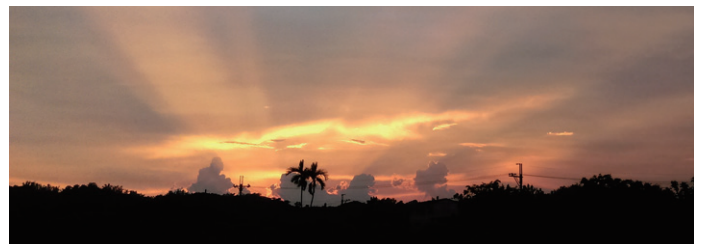
This article refutes Beijing's claim that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represents a superior form of democracy. It argues that the system is merely a tool for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where representatives lack independence, elections are tightly managed, and the legislature functions as a rubber stamp.

By contrast, despite flaws such as partisanship and money politics, the U.S. system maintains genuine checks and balances,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and a self-correcting mechanism through open competition, media scrutiny, and judicial review.

The piece highlights the absence of responsiveness in China's system, citing the lack of parliamentary action during the 2019 Hong Kong protests and the 2022 White Paper movement. It also rejects the notion that "efficiency" or economic growth can substitute for rights and freedoms, noting that authoritarian "efficiency" often means repression.

Ultimately,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China's "democracy" is a façade built on censorship and control, while U.S. democracy, though imperfect, endures through openness and accountability. True democracy in China, it argues, will only come by exposing and rejecting the Party's false narrative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活得如此不安？

作者：华语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摘要：高层的互斗、中产的焦虑、底层的绝望，从高高在上的掌权者到挣扎求生的普通人，安全感的缺失如同一把无形的刀，割裂了社会，刺痛了我们的灵魂。

高层的互斗、中产的焦虑、底层的绝望，从高高在上的掌权者到挣扎求生的普通人，安全感的缺失如同一把无形的刀，割裂了社会，刺痛了我们的灵魂。

一、最高层的噩梦，忠诚还是背叛

让我们先看看那些站在权力巅峰的人。他们，表面上掌控一切，风光无限，但他们的内心却被恐惧紧紧攫住。他们害怕什么？害怕“忠诚”的盟友在暗处磨刀，害怕一夜之间被推翻，害怕今日的荣华富贵化为明日的历史尘埃。忠诚？在这个权力至上的国家，忠诚不过是权谋博弈的筹码。他们日夜提防，步步为营，甚至不敢相信身边最亲近的人。历史上的刀光剑影，权力场上的尔虞我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们：权力越高，背叛的阴影就越深。这种不安全感，如同寒风刺骨，让他们即便身处高位，也无法安然入睡。

二、中层的挣扎，跌落深渊的恐惧

再看看我们身边的中坚力量——那些忠诚于体制、埋头苦干的所谓的中产阶级和精英们。他们是社会的脊梁，是无数个日夜加班的写字楼灯光，是为了孩子教育咬牙攒钱的父母。他们努力、他们忠诚、他们相信只要奋斗就能守往来之不易的一切。然而，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一旦失足，便跌落深渊。体制内的害怕被反腐，体制外的害怕被裁员，有钱的害怕被政府盯上被围猎，一个意外就能让他们从云端坠入谷底。他们的安全感，脆弱得像一张薄纸，随时可能被生活的风暴撕得粉碎。这种不安全感，像毒药一样，侵蚀着他们的希望，让他们活得战战兢兢。

三、底层的呐喊，生存的绝境

对于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安全感的缺失更是一场赤裸裸的生存危机。他们是城市的清洁工，是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是为了一日三餐奔波的快递员。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活下去的执念。房价像脱缰的野马，医疗费用像无底的黑洞，教育资源像遥不可及的星光，养老保障更是镜花水月。这些对他们来说，不是权利，而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一场大病，就能让一个家庭倾家荡产；一套房子，可能是几代人攒下的血汗钱；孩子的教育，是他们咬紧牙关的坚持；老无所依，是他们深夜辗转反侧的恐惧。他们在生存的边缘挣扎，社会的冷漠像一把刀，割得他们遍体鳞伤。这种不安全感，不是抽象的焦虑，而是每一天都真真切切压在心头的巨石。

让资源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每个人的权利。不安全感，不是某一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社会的权利结构的失衡、资源分配的失衡。安全感，不是一个人能给自己的礼物，而是整个社会共同编织的温暖。我们需要一个让底层有希望、中层有保障、高层有约束且民主自由的、有社会安全网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需要民主与法治，需要宪政与自由。



Why Do We All Live in Such Unease?

This essay reflects on the pervasive loss of security across all social strata. For those at the top, the struggle for power breeds paranoia: loyalty is fragile, betrayal lurks in every shadow, and even the highest officials cannot sleep peacefully. For the middle class, insecurity takes the form of relentless pressure—fear of losing jobs, being targeted by the system, or seeing years of effort erased in an instant. For those at the bottom, insecurity is not abstract but a daily reality of survival: unaffordable housing, crushing medical costs, limited education, and uncertain old age. Together, these anxieties reveal not personal weakness but a structural imbalance of power and resources. The piece argues that genuine security can only emerge in a society where the elite are constrained by law, the middle class is protected from sudden ruin, and the poor are given dignity and hope—conditions that require democracy, constitutional rule, and a real social safety net.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读西汉酷吏史结合当代中共酷吏现象的思考

作者：侯改英 08/01/2025 纽约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摘要：酷吏并非个人恶行，而是极权体制造就的制度性工具。中共重演汉代酷吏模式，通过酷法与暴力维护统治，强化忠诚、压制异见，制造恐惧。要根除酷吏现象，唯有推翻极权、实现民主宪政。

“酷吏”一词出自《汉书·酷吏传》指那些“执法刻深，无所宽贷，虐酷于下”的官吏。该称谓起源于西汉武帝刘彻为推行政治主张而重用的一批酷虐、执法刻深的刀笔吏，其中以王温舒、张汤被最为典型。观察汉《酷吏列传》中的十一名酷吏，不难发现他们与中共独裁者习近平麾下的鹰犬爪牙具有以下共性：一、圆滑机变，擅揣圣意；二、绝对忠诚，只对上峰负责；三、创造性执法，法外施法；四、铁血手腕，执法刻深。

西汉史中酷吏因为武帝扫清决策障碍得以立足。如张汤臭名昭著的“腹诽之罪”，王温舒则以极其严酷血洗治安，使广平曾现“道不拾遗”的假象，传说连狗都不敢在夜里叫一声。但最终，酷吏起于酷虐，终于酷虐，张汤自裁，王温舒则被灭五族。

由此对比当今中共复现之酷吏现象，浅谈一下中国历史及当代酷吏现象及其背后的成形逻辑。首先我们要明确，酷吏杀人绝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杀人。提出著名“尚德缓刑”政治主张的王温舒直言酷吏杀人之多“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这揭示了酷吏背后的制度逻辑：杀人越多，地位越稳。

在这样的逻辑驱使下，办案人员坚决执行落实上峰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宁愿过度执行，也绝不执行不到位。独裁暴君习近平培养并启用的鹰犬爪牙蔡奇、赵克志、陈全国等人，因暴虐迫害被美国依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列入黑名单。他们的执法手段之惨无人道，甚至犯下了扒人祖坟、种族灭绝等反人类罪行，可见其行为背后俨然有一套执行逻辑：宁可执法从严，矫枉过正，宁可错杀千人，不能使一人漏网。因为“如果放宽松了，就可能会被免职、遭到制裁”，“如果心慈手软，就犯了大忌”。制度本身将“严酷”和“高压”当作忠诚和执行力的象征。

在这种环境下，杀人越多、执法越严酷，甚至超纲、法外执法，手段越狠，反而能证明你“能干”、“斗争性强”，你的饭碗才“可持续”。这就制造出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办案人员不得不持续制造“战果”，不断有人被抓、被逼供、被判，甚至被处决，以满足上级“肃清”“打击”“震慑”的绩效要求。

由此可见酷吏的本质是体制维稳、肃杀、恐吓和“可持续打击”的执行工具。中共借助甚至依赖酷吏来实现的两大目标：一是清洗异己，比如陈全国治理新疆、蔡奇整肃低端人口、用极端手段打压公民反抗、封堵异见言论；二是制造政治恐惧，比如傅政华主导“709 律师大抓捕”，使整个法律界噤声，达到了让全民政治恐惧、沉默和自我审查，形成“原子化个体”便于统治。同时，酷吏更强化了唯上峰是从，只对领导负责，无残忍不升迁之官场驯化，更进一步加强了习近平的集权和独裁。

但历史经验告知我们：习近平的鹰犬用后即被弃之如蔽履，被双规下狱，甚至被自杀，与古代酷吏最终下场高度契合。体制并不视酷吏为“人”只要你“好用”，适时顺手就能留用；一旦你表现出人性、同情、正义感，甚至不知甚时度势、功成身退，就会变成“钝器”、“废件”，甚至要强行背锅。对统治者来说，统



治效率优先于真相，斗争高于程序，忠诚胜过正义。而正义，在这个邪恶制度中更是毫无存在感，被统治效率彻底碾压。

由此可见，当制度缺乏正义制衡时，酷吏就会滋生。而酷吏之所以在极权社会不断再生，是因为极权本质上不信任制度，而只信任人——尤其是信任那些“对上峰越忠诚、对敌人越狠”的人。这是极权体制自身的属性带来的必然结果。所以酷吏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与制度相适应的必然存在。同时，酷吏统治对法治的破坏将更加深远，因为恶法是一切罪恶的源头。

记得曾有人问我对中国历史怎么看？因为我一直对中国历史“任人打扮”诟病不已，所以我悲观的认为，中国历史从几百年前到现今并没有任何真正积极意义上的演进。尽管表面上已演进到现代行政制度，但权力从未真正下沉到人民手中。现代中共甚至将党组织架构渗透至一切社会机构，并原子化每一个社会个体，其极权手段比传统帝制更隐形，更令人惊悚。

说到底，酷吏存在的根源并非个人品质恶劣，而是极权体制需要通过“暴力秩序”来掩盖其“合法性缺位”的深层焦虑。酷吏是这种制度的必然衍生物。只有彻底推翻现行极权暴政，建立真正的民主宪政制度，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酷吏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司法公正，权力滥用和冤假错案现象。

所以，只要制度逻辑得不到彻底的颠覆，酷吏就永远有滋生的土壤，历史便永远只能像骰子的六个面不断循环往复。从某种意义上，也阐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只要天安门城楼上的毛腊肉像存在一天，无论是一百岁的老者还是刚出生的婴儿，他们本质上都生活在同一时代。

Cruel Officials, Then and Now

Cruel officials are not the product of personal vice but tools created by authoritarian systems to enforce loyalty, fear, and repression. The CCP's revival of this model under Xi shows that only by ending authoritarian rule can such systemic brutality be eradicated.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行之一

——错误的指导理论

作者：华言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马克思主义由三部分组成：马克思哲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工具，科学社会主义才是目的，这是我们所要论证的。

一、唯物主义是丑陋的哲学

唯物主义，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意识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的认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

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极力否定意识的价值，特别否定精神的意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即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公式”，而否定个人的道德因素和精神意志作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与万物普遍联系”和“按自身规律永恒发展”，唯物辩证法变成了诡辩论，消弭了对与错、是与非、善与恶的界限，变成了一种聪明但有欺骗性的、似是而非的推理和论证。唯物辩证法有时承认事物的永久运动，而否定事物的相对静止，否定概念的确定性，有时又以事物的相对静止否定事物的永久变动，把灵活性视作原则性。在解释命题时，崇尚玩弄概念、故弄玄虚，用华而不实的辞藻美化相对主义的说教。

唯物主义对意识的极度贬抑，乃至根本否定，使社会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加速了社会道德沦丧。一是金钱崇拜。对物质的绝对肯定，自然导致对物质财富的推崇，也就是金钱崇拜，形成了“金钱万能”的畸形社会观念。二是精神空虚。物质财富不必然带来精神的充实，对物质财富的狂热贪求，所追求的是只有物质，导致精神世界空虚。

生命的意义在精神的意境中实现，精神之花一旦凋落，生命中将只剩下物欲本能，而没有精神的本能是丑陋的。哲学的价值在于，并且只在于摘取生命意义王冠上的明珠。精神之火熄灭了，生命就物化了，丑化了——唯物主义是丑陋的哲学。

二、剩余价值理论没有任何理论价值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奠基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非常荒谬的，把马克思的荒谬学说作为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更是荒谬绝伦的。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体系中有一个结论，创造价值的唯一要素是劳动，其他任何生产要素都不是价值的源泉，进而进一步提示资本“剥削”的本质。一颗钻石两千年前毫无价值，因为人们都不认识。今天价值连城，这中间没有任何“劳动”，产生价值的原因是人们都“想要”钻石。没有劳动而产生巨大的价值，如何解释？所以，创造价值的唯一要素是劳动根本上是错误的。

商品的价值只有在交换时才得到体现。没有交换，就没有商品的价值。因此，市场才是商品价值赖以存在的基础，没有市场也就没有商品的价值。什么是商品的价值？它是在充分而广泛的竞价基础上产生的，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生产了没有人要的东西，花费再多的时间也不产生价值；灵光一现的创意，花费少量时间，也可以产生巨大的价值。所以，价值与劳动无必然的关系，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无必然联系，劳动价值论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奥



地利学派认为，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在提供其它生产要素的时候需要承担风险，而工人不需要承担这种风险。所以资本家获取利润是对于他们承担风险的一种补偿。制度经济学反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毫无价值，那为什么工人要甘心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呢？他们完全可以单凭自己那唯一有价值的“劳动”去完成生产过程，去占据所有的“剩余价值”，不让资本家占便宜。

现代分配理论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按照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生产要素贡献的大小。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技术、资本、管理等。各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大小，取决于它们各自的均衡价格。因此，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就是各生产要素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相均衡的价格。工资是劳动的需求和供给均衡时的价格。利息是资本的需求和供给均衡时的价格。地租是由土地的需求状况和供给决定的。利润是资本家组织和管理企业以及冒风险的报酬。

因此，按照马克思定义，剩余价值 = 劳动价值 - 工资，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故而剩余价值论必定错误。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不科学

社会主义就是通过不断革命，实行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通过专政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由这些阶级差别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从而进入共产主义。这一论述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本身是“过渡阶段”，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直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由三个阶段来完成：一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二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三是共产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和建设；经济上社会化大生产，公有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推动社会化大生产的实现和发展的条件；文化上保持文化领导权，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政治服务，为共产党服务。

各国实施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结果是：如前苏共政治局委员、苏联解体后任俄共主席的久加诺夫所反思的那样，形成了苏共在

苏联的“三个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思想垄断。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成为了政治垄断，权力即资源和地位，当党天下成为了现实，党为了一直“为人民（币）服务”，就再也不愿意让他人染指权力，对一切意图获取权力者进行打压，乃至肉体消灭。经济上社会化大生产成为了经济垄断，将一切资源国有化，实质是官僚化，进而领导个人化，通过“二步走”，先是化私为公、再化公为私，让领导率先实现共产主义，让工人、农民成为领导进军共产主义车轮下的尘土，在公有制下，共产党政府对资源的垄断是全面彻底集中的，通过严格的生活资料票证供应制度，排除了任何个人对任何生活资源占有的可能性，人们的衣、食、住、行，每一项物质需求无不仰求于那个垄断者——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这种条件下，人们除了对垄断者——共产党彻底的人身依附外，已经没有任何存活的可能性。托洛茨基说：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保持文化领导权成为了思想垄断，为了保持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必须从儿童抓起，不断塑造共产主义的新人，消灭一切异见，从而舆论一律、文艺一律。这“三个垄断”是反人道主义，是对人民的生存状态，对每一个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价值观的根本控制与操纵，对人性尊严的侮辱和伤害。最后，人民丧失了民主自由，丧失了思想自由，造成新的奴隶制度，工厂成了集中营，农民成了农奴。

马克思高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性和人品，忘记了他们也是人，有人的一切缺点和不足。马克思高估了无产阶级制度的科学性，为了未来天堂的美好，在人间建设了一个惨无人道、最野蛮、最暴虐的恐怖的人间地狱，美其名曰：科学社会主义社会。

Why Marxism Fails (I): Flawed Guiding Theory

Marxism presents itself as a comprehensive science of society, grounded in philosophy,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ism. Yet its guiding theory is deeply flawed at every level. Its philosophy of materialism reduces the human being to mere matter, insisting that consciousness is secondary, morality is irrelevant,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is subordinate to material conditions. By denying the primacy of spirit and moral will, materialism corrodes the foundations of culture, leading to a society obsessed with wealth while spiritually bankrupt. The dialectical method, celebrated as profound, in fact dissolves distinctions of truth and falsehood, justice and injustice, good and evil. It becomes a tool of sophistry, where relativism and conceptual manipulation replace genuine moral reasoning, giving authoritarian regimes a convenient rationale to justify cruelty in the name of "historical necessity."

The economic theory at the heart of Marxism—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the doctrine of surplus value—is equally misguided. By claiming that only labor produces value, Marx ignored the decisive role of markets, demand, creativity, capital, and risk. A diamond unrecognized for centuries but priceless today illustrates that value arises from desire, not labor. Likewise, innovations or ideas can generate immense value with little labor, while endless toil on unwanted goods creates none. Modern economics has shown that multiple production factors—labor, capital, technology, management—each contribute to value creation and are rewarded according to supply, demand, and equilibrium. Marx's framework, by excluding these realities, reduces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economics to a simplistic tale of exploitation, misleading

generations into false struggles and destructive policies.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has proven least scientific of all. In theory, it promises a transitional stage leading from capitalism to communism through revolution and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In practice, it has produced systems defined by monopoly and repression: political monopoly under the one-party state, economic monopoly through state ownership of all resources, and ideological monopoly by eliminating dissent and indoctrinating citizens from childhood. Far from emancipating the masses, socialism transformed workers into state dependents, peasants into serfs of collective farms, and entire societies into prison camps of thought and labor. As Trotsky observed, in such a state where the government is the only employer, resistance means starvation. "He who does not obey, does not eat" became the iron law of socialist regimes.

The historical record is unambiguous. Wherever Marxism has been applied—from the Soviet Union to Maoist China—it has resulted in terror, famine, and human degradation. Promises of equality masked systems of privilege, where party elites enjoyed absolute power while ordinary people were stripped of property, freedom, and dignity. Factories became sites of coerced labor, culture became propaganda, and law became an instrument of fear. The moral cost was equally devastating: societies abandoned spiritual life for material obsession, and the pursuit of truth gave way to enforced conformity. Far from uplifting humanity, Marxism created new hierarchies of oppression and justified them with pseudo-scientific rhetoric.

At its core, Marxism is not simply mistaken but dangerous. By denying the role of conscience and the spirit, it leaves humanity defenseless against tyranny. By preaching a false economic determinism, it incites class conflict while ignoring the cooperative and creative dimensions of human endeavor. By elevating "scientific socialism" as destiny, it has justified some of history's darkest experiments in social engineering. The result is not liberation but enslavement, not progress but regression into new forms of despotism. Marxism's guiding theory, far from being a path to freedom, is a blueprint for the destruction of human dignity, morality, and civilization itself.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重建之路：告别中共幻象，走向自由中国

作者：陆乾坤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2025年7月，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发布了一份不同寻常的战略报告：《中共之后的中国——为后极权时代做准备》。主笔余茂春教授与其团队，并没有将目光局限于当前中共政权的危机表现，而是超前一步，思考中国如何从极权体制中走出，并完成民主重建。它并非危言耸听的预言，而是一份基于历史经验与现实危机的“民主转型剧本”。

它提出一个核心判断：中共政权的垮台不是“是否”，而是“何时”。更关键的是，崩塌不会以可控的、渐进的方式展开，而可能如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那样，突然发生、一夜之间。

一、中共不是国家本身

报告首先明确区分了“中共政权”与“中国国家”的本质区别。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共将“党”与“国家”捆绑为一体，使无数国人误以为批评中共就是“反国家”，反独裁就是“乱中国”。

但现实是：中共的统治早已成为中国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经济结构失衡、房地产泡沫破裂、青年失业率高企、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同时，言论禁锢、司法操控、宗教打压、人心离散，空有体量却丧失动力的机器，仅靠维稳与洗脑维持表面秩序。

这正是报告所揭示的“虚假强大”：一个表面团结的政权，在内在已然分裂瓦解；一个庞大的社会，却长期由“未成年政治人格”（缺乏制衡、情绪化决策）操控的中央权力所主导，形成所谓“大社会、小朋友政府”的病态结构。

二、崩塌之后的第一个清晨

报告中提出，美国并不准备以“胜利者姿态”干预中国，而是制定了三阶段的“低可见度参与”方案。首先，是派遣情报人员与特种部队在政权真空出现的第一时间进入关键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确保战略通信畅通、核设施安全、边境口岸有序。

但这些小规模军事与外交行动，不是为了接管中国，而是为了在混乱初期防止恐慌蔓延，保护民众安全，并寻找地方可信力量建立过渡政权。

报告特别强调“分区接触策略”：即在中国各地自然形成地方自治政权后，不急于重建中央政府，而是容许地方多样化治理，逐步建立从下而上的联邦机制。

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的“换朝代”，而是一场复杂的国家重构工程。这也是报告强调的：美国在其中的角色，更像“助产士”而非“接管者”。

三、五项民主重建核心工程

为了避免出现“后中共混乱”，报告为中国民主化制定了五项战略工程：

1. 言论与媒体自由的建立

终结新华社、央视与各级宣传部门对信息的控制，设立临时独立媒体平台“Voice of China（中国之声）”，在过渡期提供多元、透明的新闻来源，为全国各地自治力量提供信息互联支持。

2. 民间社会的复兴

取消对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地方社群组织的打压，赋予其合法注册地位。报告认为，民间组织网络是社会稳定与恢复治理能力的根基，应鼓励社会自组织能力在地方生长。

3. 教育与司法改革

废除政治洗脑式教材，恢复历史事实教育、世界公民教育与独立思考能力。司法体系则彻底脱离党领导，建立现代法治系统，推进陪审团制度、法官遴选制度、宪法法院建设。

4. 宗教与文化自由

报告特别指出，宗教信仰是抗击极权、重建精神信任的天然力量，也是中共统治下首当其冲的打压对象之一。必须归还被没收的宗教场所，让被流放的宗教领袖回归，全面取消宗教审批制度，保障信仰自由。

5. 宪政民主与制宪大会

通过“全国制宪大会”制定新宪法。宪法需包含多党竞争、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人权保障等条款，草拟新宪法的过程，必须全民参与，不得由任何“强人”闭门操刀。

四、台湾：镜子、伙伴与共同未来

报告的视野不仅限于大陆内部，也将台湾纳入“后中共中国”的重建蓝图之中，但其定位并非传统的“统一对象”，而是“民主的伙伴”与“制度的镜子”。

台湾的历史经验，尤其是从蒋氏专政到民主宪政的和平转型，已成为华人社会中唯一成功的民主范例。报告建议，未来民主中国应以平等、合作、互尊的方式与台湾展开对话。

台湾可以派出经验丰富的法治专家、公民社会组织者、地方治理顾问，协助大陆在重建早期建立地方自治机制与转型正义框架。

更重要的是，报告主张在新宪法制定时，应讨论与台湾之间的“邦联”关系可能性，或至少承认台湾的政治自主性，而非再次滑入民族主义的“统一”幻象。

最令人振奋的一幕将是：在北京的制宪会场上，台湾代表与大陆各地民选代表并肩而坐，共同决定新中国的制度基石——这不是“收复”与“被收复”，而是文明的共建、命运的同行。

五、中国民主党的角色与历史使命

在这一场未来重建的伟大工程中，中国民主党责无旁贷。

作为中国最早公开主张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宪政民主的反对党组织，中国民主党早已预见到中共政权的末路。我们在海内外广泛布局，聚集了大量拥有专业知识、政治理想、行动经验的成员，为中国的制度重构提供智力与人力支撑。

我们清楚，这场转型无法依赖“外力接管”，也不能寄望于“宫廷政变”，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觉醒。也只有组织起来的觉醒，才能构成历史的推力。

因此，民主党当前的重点是：

- 1、建立面向全国的“宪政预备平台”，汇聚各地民主人士与地方社团，共同参与未来制宪大会准备；
- 2、筹建“自由中国智库”，为过渡期的司法、教育、治理、媒体等系统提供政策蓝图；
- 3、组建“地方联络协调机制”，一旦中共崩塌，能第一时间与各地自然形成的地方自治力量对接；
- 4、推动“历史正义与社会宽和”进程，呼吁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让中共时代的压迫不被遗忘，但避免复仇与内战重演。

我们的愿景，是建设一个不再被党控制的中国，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

我们的底线，是非暴力、非报复、非复辟。

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土地上，建立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与联邦自治并存的现代文明国家。

六、我们准备好了吗？

报告虽然详尽，但它也提出一个无声的疑问：

我们中国人，准备好承担自由的责任了吗？

准备好在没有中央命令的情况下，自己组织、协商、共治吗？

准备好接受多元舆论、包容异见，而不是再寻求一个“新领袖”替我们做决定？

准备好承认台湾存在的现实，并把统一口号转化为协作愿景？

如果答案尚未明确，那就意味着我们要现在开始准备。我们在海外的民主运动，不应只是宣传与揭露，更要成为制度模拟与人才培育的预演场。

我们要建构民间议会、法律实验室、媒体平台、公民教育课程，提前演练自由治理，为未来储备制度与人才。

七、结语：历史的黄河，终将入海

《中共之后的中国》报告最后引用《河殇》的意象：黄河终将入海，黄土与蓝波交汇，沉积新生土地。

我们终将告别那条闭塞、内向、以苦难为荣的黄河，奔向象征自由、包容、向外延展的蔚蓝海洋过去两个世纪，中国曾试图迈入现代世界，却在中共的极权魔咒中走入歧途。但历史不会永远冻结，极权会崩溃，自由会回归。中共不是中国，独裁不是命运。

我们，成为唤醒自由中国第一道曙光的先行者。

愿中国民主党，成为那条引导黄河入海的桥梁与灯塔。

原文引用：China after Communism: Preparing for a Post-CCP China <https://www.hudson.org/politics-government/china-after-communism-preparing-post-ccp-china-miles-yu>

·2025年7月

The Road to Reconstruction: Beyond the CCP Illusion, Toward a Free China

In July 2025, the Hudson Institute released a landmark strategic report, *China after Communism: Preparing for a Post-CCP China*, authored by Professor Miles Yu and his team. Rather than focusing solely on the CCP's present crises, the report anticipates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regime's collapse and outlines a framework for China's democratic reconstruction. It argues that the question is not if but when the CCP will fall, and warns that the transition will likely be sudden and dramatic, resembling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or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he report first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e CCP and the Chinese nation, exposing the Party as the greatest obstacle to China's progress. Under CCP rule, China faces economic dislocation, collapsing real estate markets, youth unemployment, fiscal insolvency, and pervasive censorship and repression. Behind the façade of "strength" lies a fragile system sustained by fear and propaganda. The report foresees that after collapse,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not intervene as a conqueror but act as a cautious facilitator, ensuring security of key regions and infrastructure, while allowing local autonomous governments to emerge and gradually form a new federal system from the bottom up.

Five core projects for democratic reconstruction are identified: restoring freedom of speech and independent media; reviving civil society and legal NGOs; reforming education and establishing judicial independence; restoring religious and cultural freedoms; and convening a national constitutional assembly to draft a democratic charter. Taiwan is highlighted as both a mirror and a partner, whose peaceful democratic transition provides a model for China's own transformation. In this vision, Taiwan's representatives sit alongside delegates from across China to draft a new constitution—not as conqueror and conquered, but as partners building a shared democratic future.

The report also stresses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Democratic Party, which has long advocated an end to one-party rule and is uniquely positioned to contribute expertise, organization, and vision in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It calls on the movement to prepare through constitutional platforms, policy think tanks,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nd truth-and-reconciliation initiatives to prevent cycles of revenge. The future China must rest on nonviolence, pluralism, federalism, and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Ultimately, the report asks whether the Chinese people are prepared to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freedom: to govern without a central command, to tolerate diverse opinions, and to accept Taiwan as a democratic partner rather than a nationalist symbol. It concludes with a powerful image from River Elegy: the Yellow River will inevitably flow into the sea, symbolizing China's release from the CCP's isolation into the wider, freer world. The Party is not China, dictatorship is not destiny. A new democratic dawn awaits, and the Chinese Democratic Party aspires to be the bridge and beacon guiding the nation toward that horiz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剪辮百年后

作者：张致君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摘要：江油事件暴露中共体制操控舆论、制造性别对立转移矛盾，掩盖校园霸凌、维权受压、制度冷漠等核心问题，令人警醒。

从2025年8月5日四川江油特警镇压人民之后，我就想写一篇文章。校园霸凌屡禁不止，单最近两年就听闻数起，更甚者孩子被虐待致死。河北邯郸13岁男孩遭凌虐致死并被埋尸，陕西蒲城职校学生坠楼案，河南许昌初中女生跳楼案等等最后都没有了关注度。尤其蒲城事件，与江油案件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却被中共警察镇压的场面如出一辙。

理应在每次群体事件发生后，作为中国人民要向制度问责时，避免惨剧再次发生。而中共制造的舆论导向却总能把节奏带到“避重就轻”，网络的千军万马让清醒者看着中国人的境地更加可悲。

这次倒也不是高谈阔论霸凌和维稳一再发生的体制原罪，而在此次事件中有一股充斥恶意的声音异军突起，在中共统治下尤其显著，以制造“男女对立”疯狂打压“女性”来转移矛盾重点。

而恰恰有一批在辛亥革命时刚剪掉辮子的中国男人，如今就喊着“短发”成了男性性特征。这是我在公共群体事件中如何也



有兴趣查看详情可以至推特链接：<https://x.com/standwithfree/status/1952554527078662480>

想不到的走向。

事情起因简单，一张霸凌事件的AI图。为了能最大可能规避掉中共在中国境内的审核机制，让公共事件不被屏蔽而传播，用漫画还原或做修改现场事件再加标注是最容易过审的。而该引战图片恰恰正是从中国社交媒体下载回传至推特，为保护扩散者，我特意截掉了原出处，甚至损失了原图标注的“公民”。谁料到一群嘴里喊着一定要奸杀女性的人冲到评论区，刻意放大漫画右上图“校园霸凌者”短发问题，批评一张为了让“镇压事件”广为传播的漫画图是刻意制造男女对立。

从漫画制作来看，可以明白标注者把“上位”都统一用了“者”来表达，“下位”只是单纯标明身份，无论是普通的“父母”还是“女生”以及被作者截掉的“公民”。而批评者的重点却在漫画里的霸凌者是短发，为什么画成男生，我不禁要问什么时候短发成了男生的“性特征”？中国男人的辮子从辛亥革命才剪掉，留短发也百年了了，有些还是被政府拿着剪刀强制剪的，如今的中国男人倒是留不得长发，女人就不能是短发了。

在中共恶政的原罪下，“下位”不配为“人”，也是漫画所传达出来的涵义。谁会在乎上位者是男是女？政府对校园暴力的不作为、对民众抗议的压制，反倒被模糊乃至遗忘。

无论是霸凌还是镇压的现场视频以及照片足够多，保持正确记忆靠的是视频、照片，也并非几张为了躲避审核的漫画。就算是男女混淆，真的重要吗？

霸凌本身得不到妥善处理这件事不比男女重要吗？

普通百姓需要跪在中共官员脚下祈求公正这件事不比男女重要吗？

中国公民为维护公义和平抗争却被中共政府暴力镇压这件事不够重要吗？

我从这些如此重要的事情中，看到了“恨意”与“恶意”，是在中共统治下的舆论带来的并且在逐步扩大的矛盾，对女性的恨与恶，这不禁让我背后发凉。

中共从未建国开始就不断制造内部斗争来转移党与人民的矛盾。更甚是执政以后，例如文革中制造的文化阶层冲突，地主与农民冲突等等，数不胜数，如今我似乎又看到新一轮的“内部仇恨”，性别仇恨。

2025年8月10日，一则曝光出来的男生因骚扰女生不成功，连捅十几刀致女生死亡的小新闻，更是印证了涌入作者推下只关注“男女对立”评论者的刻画形象。

现在在中国，一部分男性群体在面对公共悲剧时，不选择批判权力、不关注制度压迫，却执着于性别争斗。这背后折射的，不仅仅再是性别意识的扭曲，更是一种政治冷漠与被规训后的集体心理防御机制。

在民主社会，当民众面对警察暴力、制度冷漠、司法不公时，天然会将注意力投向制度改革、权力制衡等议题。但在中国，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中，一部分中国男性网民似乎极少质疑“警察为什么镇压群众”“学校是否承担监管责任”等关键问题，反而更关心“是不是女权分子炒作了这件事”“是不是女的打女的就该被嘲笑”。

这种“失焦”是有根源的。是中共执政几十年来，通过一整

套话语体系，将“民权”“人权”“民主”“维权”等词语污名化，植入“境外势力”“颜色革命”等负面标签，成功在大众心理中建立起“反权力即危险”的条件反射机制。尤其是男性群体，被灌输为“国家的脊梁”“家庭的支柱”，在体制内外都被鼓励维护现状、服从权威、回避对国家机器的质疑。

换言之，权力对男性的规训方式不是压迫，而是同化。相比之下，女性在就业、教育、婚姻中往往面对更直接的压迫，更容易意识到制度对个体的压迫性，因此许多维权议题中常有女性身影。而那些不愿反思体制的男性，则将这种女性参与视为“挑衅”——于是，女权主义，甚至仅仅是女性，在他们眼中成为“最容易被攻击的替罪羊”。

中共近年来不断强化民族主义宣传，并将“传统性别秩序”作为民族复兴的一部分。宣传“女人别太强”“男孩该阳刚”，否定女性、鼓吹传统父权家庭结构。这种思潮的扩散与性别对立的产生密切相关。

在当下宣传的意识形态中，男性被灌输“主导社会”的集体角色，被寄予“拯救中华民族”的厚望。而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内卷、失业、婚姻恐慌等焦虑时，又无法指向真正压迫他们的体制——因为那被定义为“不可触碰”的红线。于是，他们将愤怒转嫁到“看起来比他们更自由”的女性身上，构建一种“幻想中的剥削链”：“我们当牛做马，结果女的还要权利？”

这种想法荒谬却具有传播性。它建立了一个被压迫者之间的敌对想象，从而巧妙地替权力系统卸责，让人们互斗，转移矛盾。

不少研究指出，中国近年来“厌女文化”明显抬头。从“母狗”“公主病”“田园女权”到“短发=男”“不化妆=装中性”，性别刻板印象极端化，成为社交网络语言暴力的核心内容。这种厌女并非出自单一仇恨，而是社会结构与文化情绪的复合产物。

婚恋市场失衡下的焦虑外化，男性面对“娶不起老婆”“找不到对象”的现实困境，将其归咎于“女性挑剔”“女权害的”。当社会阶层上升通道受阻，阶层固化下的剥夺感导致性特权的幻觉开始破灭，一些人便需要一个“过得比我好”的靶子作为出气口——在网络上看似独立的女性成了最合适的对象。并且传统观念中，“男人要挣钱养家”，现实中，这一角色要求往往让底层男性感到失败与羞耻，于是他们更容易借助网络攻击“她们”来掩饰自我否定，实则是自我价值感的崩塌。

回到江油事件，我必须清醒地指出：一名年轻女孩被霸凌，求助无果，是校园与社会共同失职的悲剧；父母正当维权却要跪在权贵脚下；而民众自发和平抗议，却被警察粗暴镇压，是权力与人权的严重冲突。

这三个问题，本应成为社会共同追问的焦点。

但如今，舆论在“女权是不是带节奏”“短发是不是男的”上浪费时间，恰恰说明了极权体制话语操控的成功。只要群众彼此对立、互相撕咬，就不会有人再去问：“学校怎么管教失职了？”“公安凭什么镇压群众？”“一个女孩的命运，谁来负责？”“中国人如何问责中共政府？”

真正该反思的，是一个制度如何制造出如此多不信任、不团结、不理性的受害者。而在这些受害者中，一部分男性选择以“反女权”来逃避直面社会结构问题，这不是偶然，而是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

我不能否认性别议题的重要性，但也必须强调：所有权利的基础，都是“人”的权利——不论性别、不论地区、不论阶层。

在一个权力结构不断制造“次要矛盾”的国家，任何真实关心公正与自由的个体，都应该学会抵抗被舆论操控的手段，重新把焦点投向体制的原罪。

今天一名女性的死亡、一群女性被辱骂，并不是“性别之间的战争”，而是制度冷漠对“普通人”的一场共同压迫。将其简化为“男女之争”，只是在帮助权力遮蔽真正的罪行。

在每一场人命关天的社会事件中，在每一场中国人争取自己应该有的权利中，在民众对抗中共权力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最在

意的是“男女”，那么他其实早已被权力训练得失去了同情、判断与行动的能力。

而这一点，才是最值得警惕的。

而这样的现状，是中共极权最喜欢看到的现状。

A Century After Cutting the Queue

The Jiangyou incident exposed not only police brutality and the CCP's suppression of public protest, but also the regime's deliberate manipulation of public opinion. Instead of focusing on systemic failures—unchecked bullying, government inaction, and violent repression—state-controlled discourse and online narratives shifted the conversation toward gender antagonism. Misogyny became a convenient diversion, with some voices attacking women rather than questioning power. This redirection is no accident, but part of the CCP's long-standing strategy of manufacturing internal conflicts to deflect blame from the system itself.

The episode illustrates how authoritarian rule warps collective attention. In a healthy democracy, tragedies would spark demands for institutional accountability: why did schools fail to protect students? why did police crush peaceful protest? who bear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loss of a young life? In China, however, decades of propaganda have conditioned many citizens to avoid such questions, stigmatizing terms like "human rights" or "democracy" as dangerous. As a result, anger is often redirected into "safe" conflicts such as gender disputes, which pose no threat to the regime.

This pattern has deeper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roots. Men in particular have been socialized as "pillars of the state" and taught to defend authority rather than challenge it. Confronted with unemployment, insecurity, and social frustration, some redirect their resentment toward women, seeing them as rivals rather than allies. Online misogyny—equating short hair with masculinity, mocking feminism, blaming women for societal ills—becomes a substitute battlefield, disguising the real problem of systemic oppression. The CCP, meanwhile, benefits from this misdirected hostility, ensuring that public anger never coherently challenges its legitimacy.

Ultimately, the tragedy is not just the loss of young lives or the silencing of protests, but the erosion of empathy and clarity under authoritarian rule. When citizens debate whether bullying victims were male or female instead of demanding accountability from schools and police, they have already internalized the regime's logic of distraction. The core issue is not gender but humanity: the right of all people to dignity, justice, and freedom from state violence. The most urgent task is to resist manipulation, refocus on the structural crimes of the CCP, and rebuild solidarity across gender and class. Only then can society escape the cycle of manufactured hatred and confront the true source of injustic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A SONG OF AWAKENING

辫子早已剪去百年，
却仍有人跪在权力脚下，
问公道无门，
只剩性别的争吵与仇恨。

*The queue was cut a century ago,
yet still they kneel at power's feet,
seeking justice in vain,
finding only quarrels of gender and hate.*

酷吏的影子，从西汉走到今天，
换了姓名，换了朝代，
依旧用血与恐惧，
铸成统治的铁链。

*The shadow of cruel officials walks from Han to today,
their names and dynasties may change,
yet with blood and fear
they forge the chains of rule.*

他们说马克思是科学，
却把人心磨成齿轮，
把精神贬作幻象，
让物欲与暴力，
成为唯一的法则。

*They call Marxism a science,
yet it grinds the human heart into gears,
dismissing spirit as illusion,
so that greed and violence
become the only law.*

于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安，
在制度的高墙下苟活，
惧怕真相，逃避质问，
把愤怒倾泻在最弱小的人身上。

*Thus we all live in unease,
clinging to life beneath towering walls,
fearing truth, fleeing questions,
pouring our anger upon the weakest among us.*

但历史的河流不会停息。
幻象终将破裂，
自由的中国会从瓦砾中站起。
那时，黄河奔向大海，
酷吏化为尘土，
而人民，
才真正学会抬头。

*But history's river will never cease.
Illusions will shatter,
and a Free China will rise from the ruins.
Then, when the Yellow River rushes to the sea,
the cruel officials will turn to dust,
and the people
will at last learn to raise their heads.*

习近平走人

作者：冯仍 编辑：罗志飞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摘要：8月7日中午，云南昆明抗战纪念馆前，一名身穿白衣的年轻男子高举“习近平走人”标语，向中共专制统治表达强烈抗议。



8月7日中午，云南昆明抗战纪念馆前，一名身穿白衣的年轻男子高举“习近平走人”标语，向中共专制统治表达强烈抗议。现场视频显示，该男子不惧警察和保安，坚定举牌引发路人围观，随后被防暴警察带走。此事再次暴露出中国普通民众对言论自由的渴望以及中共政权的高压镇压。

为更好理解此事件背景，作者核实了近年来相关抗议事件的真实性及影响：

2023年1月武汉市中心抗议

尽管有网络流传称一市民身披“要民主自由选票”标语公开发表演讲遭警方控制，作者未发现官方或权威媒体对此事件有确切报道。但2022年底至2023年初武汉因疫情封控引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实有发生，部分示威者曾呼喊“习近平下台”等口号。

2022年1月14日深圳罗湖口岸“罗湖勇士”事件

关于一名男子举“打倒习近平，捍卫改革开放”标语并被警方带走的说法，暂无确切公开报道。该说法可能与其他抗议事件混淆。

2022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桥彭立发抗议事件

此事件为确凿事实。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悬挂呼吁“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的横幅，随后被警方拘捕，至今下落未明。该事件被视为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北京首次直接挑战中共政权的公开抗议。

2023年7月30日湖南娄底天桥横幅抗议事件

该事件真实存在。娄底一年轻人效仿彭立发事件，在天桥悬挂类似标语，呼吁民主与自由，事件引发关注，其本人随后被拘捕。

2024年4月15日四川成都梅世林横幅抗议事件

梅世林在成都茶店子客运站高架桥挂出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条幅，随后失联，据信被警方拘留。该事件广泛传播，彰显中国民众对政治改革的诉求。

这些事件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积压已久的矛盾与民众对民主自由的强烈渴望，也暴露出中共政权表面强硬下的极度脆弱与恐惧。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流亡者，我深知中共对真理的恐惧和对人民独立思考的压制是其统治的根基。这个政权依靠谎言和暴力维系，视普通百姓为敌人，唯有通过残酷的高压手段才能勉强保持表面的“稳定”。

云南这位白衣勇士的无畏抗争，正是无数中国普通人内心中渴望突破恐惧、追求真理与自由的写照。作为远离故土的见证者，我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忽视中国言论自由的严峻现状，应坚定支持中国人民争取民主与人权的正义诉求，推动实现真正的政治变革与社会进步。

Xi Jinping Step Down

On August 7, in front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Memorial in Kunming, a young man in white held a sign reading "Xi Jinping Step Down," defiantly protesting CCP rule before being taken away by riot police. His act echoes a series of recent protests—from Wuhan's pandemic unrest to Peng Lifa's Sitong Bridge banners and other copycat actions—showing both the people's deep longing for freedom and the regime's fear-driven repression. The Kunming protester embodies the courage of ordinary Chinese to resist silence, while exposing the CCP's fragilit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not overlook China's dire free speech crisis and should stand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ir struggle for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genuine political chang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全民强制社保，中共自掘坟墓

作者：罗志飞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摘要：中共强推全民强制社保，将引发企业倒闭、失业潮，源于养老金巨额亏空，民怨沸腾或加速政权危机。

法释〔2025〕12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

（2025年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42次会议通过，自2025年9月1日起施行）

2025年8月6日中国墙内发生了一起性质比江油打人还要恶劣、影响还要广泛的事情，那就是9月1号就要实行的强制社保新规。这件事情之所以引发广泛的共鸣和超高的热度，是因为江油的打人不会打在所有人的身上，但是这个社保新规将会大面积催生中国墙内的破产潮、倒闭潮、裁员潮，全民都会遭殃。笔者从来没见过给自己挖坟掘墓挖得这么彻底并且这么积极的政党。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中国的最高法院出台了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司法解释。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个叫《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看起来很小众，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它规定的内容是明确针对用人单位规避社保缴纳、劳动者主动放弃社保等问题，无论是双方协商还是劳动者单方面承诺，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都是无效的。

有人可能在想这明明是对劳动者的保护，但这个政策与其说是保护劳动者，倒不如说是在劳动者和企业主之间种下不信任的种子，并大规模催生倒闭、破产、裁员潮。因为它已经规避了所有不交社保的可能性，比如相互举报，比如绑定孩子上学问题，堵住了老百姓所有退路。

中国经济现在举步维艰，外贸逐日衰减，很多的问题逐日浮现，很多企业商户都在咬牙硬撑。当前有些人甚至在赔本经营了，只是为了占住店面，占住这个行业，占住这个市场份额。以前双方可以协商，都不交社保，公司给员工多发点工资，双方一般都是一拍即合。

但现在中共政府突然出这么个政策，就等于是在逼着这些小企业走上绝路。其中服装商户、餐饮商户，这两个是绝对的重灾区，因为这两个行业的商户交不起社保。服装也好，餐饮也好，是很多普通人的工作首选。这两个行业是雇人最多的，也是普通人除了送外卖、跑网约车之外，能找到的比较靠谱的、不太吃学历的就业岗位，也最能代表广大的人民群众。

但现在中共强制要求全部的商户都得交社保。商户一算下来，开店的用工成本陡然增加，那别了吧。商户会心想：“我没员工，我没企业，我把店关了，你还能怎么地，我回家坐吃山空，也比我开这个店的损失要小。”，所以只要这个社保新规执行，墙内的企业和店面必将出现大面积倒闭。

那为什么中共会出这个新规？因为现在的养老金出现巨大的亏空。根据网上的公开信息推算，中国的养老金至少有1.2万亿的缺口。前两个月，中国审计部门调查中国13个省，中共官方承认审计说有13个省多挪用了400亿资金，用来弥补当地的一些县的基本支出，实际上就是给公务员发工资。这就是中共政府

没钱的有效佐证。

中国的经济或中国养老金的亏空已经到了什么地步，让中共宁愿要动摇国本，挖韭菜根，也不舍得把自己填进去。而中共这些利益集团真的没有钱吗，并不是，只是中共政府没钱而已。跟明朝末年是一样的，明朝末年，老百姓越没钱，官家从上级到啰啰，搜刮民脂民膏就越狠。那些官僚家中富裕如流。

所以官逼民反的那一天，结合江油事件，它就越来越近了。当中共不触及人民利益的时候，人民也就懒得说话，都忙着生存呢，谁有空理你。但是当中共触及人民根本利益的时候，人民会团结起来，教你中共做人。那时候，中共就能体会到，什么是人民的汪洋大海，谁才是真正的当家人。

Universal Mandatory Social Security — The CCP Digging Its Own Grave

On September 1, the CCP will enforce a new regulation making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mandatory for all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While officially presented as a measure to protect workers, the policy is widely viewed as a desperate attempt to fill a massive pension shortfall—estimated at over 1.2 trillion yuan. The change eliminates any flexibility for small businesses and workers, forbidding private agreements to opt out, and thus sharply raising labor costs.

In a struggling economy where many merchants already operate at a loss to maintain their market presence, the new mandate could devastate key sectors such as clothing and catering—industries that employ millions of ordinary people with limited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Unable to bear the burden, many business owners are expected to shut down, leading to widespread closures, unemployment, and further economic decline. Rather than offering protection, the policy deepens mistrust between labor and management while exposing the regime's financial insolvency.

The CCP's move reflects not only the severe pension crisis but also the regime's growing reliance on coercion to extract resources from its people. Much like the final years of the Ming dynasty, ordinary citizens face crushing hardship while officials remain wealthy and insulated. By striking directly at the livelihoods of the masses, the regime risks uniting public resentment into open resistance. What the CCP calls "stability" may instead prove to be the spark of its undoing, as the people awaken to their true power.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李光耀的中国预言

——谈江油事件

作者：郭斌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摘要：四川江油霸凌案引发民愤，群众请愿遭武力镇压，印证李光耀对中国执政危机的预言。文章批判中共以暴力压制民意，呼吁政府回归法治与人道，倾听民声。

李光耀曾经在采访中被问及中国未来的执政危机是什么，他回答“中国领导层需要考虑基层的贪污腐败以及基层治理不公导致的群体性灰天鹅事件”。在今天，四川江油市的民变则印证了这一预言。

四川江油事件是指 2025 年 7 月 22 日下午 3 点左右，在四川省江油市，一名 14 岁的初中女生赖某某被三名同龄女生带至一处废弃楼房，遭受辱骂、脱衣、扇耳光、下跪和飞踹等暴力欺凌，其间有人扬言：“我们又不是没进去过派出所，20 分钟就出来”。

该视频经微信群、微博和抖音广泛传播后，引发全国关注。江油市公安局于 8 月 4 日发布通报：施暴的 15 岁刘某甲与 14 岁彭某某被依法处以治安处罚，并启动送往专门学校进行矫治教育；另一名 13 岁女生及围观者则接受批评教育，责令监护人加强管束。受害人获得心理疏导和安抚，其聋哑母亲和家庭弱势背景也引发公众同情。

同日，大批江油市民自发聚集市政府前声援受害人家属，高喊“文明执法”“给受害者一个公道”。警方迅速派出制服警察和黑衣人员前往现场，部分市民遭到器械殴打，被强行带走。有视频显示警方使用甩棍、辣椒水驱散群众，现场出现信号干扰设备，镇压行动一直持续至深夜。

中国的基层治理默认的规则是“穷不和富斗，富不和官斗”。作为弱势残疾家庭出身的女孩被校园霸凌，如果官方处理公平，想必不会引发民愤。背后有什么权力和金钱的勾兑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最初的处理结果并不让民众服气。

加之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民众偏向弱者的传统朴素道德观念，霸凌视频外流引发群情震荡，也就成了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

老百姓需要一个情绪出口来宣泄自身的愤怒；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表达天理公义。

但是政府的处理方式是值得玩味的，据传，最开始江油市政府已经和民众代表达成了协议，此次事件基本通过谈判就可以解决。但为何最终绵阳特警还是暴力清场，不以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呢？

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如果你老百姓闹事就可以迫使政府让步，通过谈判解决了，那么就会有更多蒙冤的人去和政府叫板。政府武力清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事件，而是断绝老百姓的权利想法，它要让你怕，让你服。这是典型的法家治理逻辑。

最后我们回到李光耀的中国预言，在当下经济凋敝疲软的中国，类似今日江油的群体抗议不会是孤立事件。从中国政府的角度，究竟是继续传统的法家治理逻辑——老百姓想要的，就偏偏不给，老百姓厌恶的，偏偏去做，要治的老百姓没有脾气，不敢跟政府叫板要权利。还有另一条道路，就是让基层老百姓有申诉的渠道，有基本的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前者的驾驭民众的方法，不会长久。后者民心所向，才是历史的方向。

共产党，会选择何种方向呢？

Lee Kuan Yew's Prediction on China—The Jiangyou Incident

The Jiangyou bullying case and the violent crackdown on citizens demanding justice echo Lee Kuan Yew's warning: corruption and unfair local governance could trigger unrest. Instead of dialogue, authorities relied on force to silence the people. In today's weakened economy, such repression may only fuel resentment. China must choose—rule by fear, or by respecting citizens' rights and digni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四川江油校园霸凌事件引发大规模抗议与清场

记者：冯仍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摘要：四川江油校园霸凌事件引发民愤，8月初视频曝光后，市民连日集会抗议，警方暴力清场，多人被抓受伤，网络信息遭全面封控。

2025年7月22日，四川江油市发生一起校园霸凌事件。三名未成年女生在一栋废弃楼房内，对一名14岁女生赖某某实施殴打、辱骂、强迫脱衣等暴力行为，并拍摄视频上传网络。视频在8月初广泛传播，引发社会强烈关注。此后，江油市爆发多轮市民自发抗议活动，当局则连续采取警力清场措施，期间大量市民被强行带离，相关视频遭大规模封控。

7月22日校园霸凌事件发生，施暴者拍摄上传

江油市公安局2025年8月4日发布警情通报称，7月22日下午3时许，15岁女生刘某甲因琐事纠纷，邀约13岁的刘某乙与14岁的彭某某，在江油城区一幢废弃楼房内，对赖某某实施掌掴、飞踹、脱衣羞辱等行为。现场视频由其他学生拍摄并上传网络。受害人头部、双膝等处受伤，经鉴定为轻微伤。

通报称，刘某甲与彭某某被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并送专门学校矫治，刘某乙及围观者接受批评教育，受害人已接受心理辅导。



8月2日晚视频大范围传播，施暴言论激怒网民

8月2日晚，施暴视频开始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视频中，一名施暴者称：“你以为我们怕你报警吗？又不是没进去过，20分钟就出来了。”该言论迅速引发公众愤怒。

网传赖某某父母为聋哑人，在事件发生后曾多次前往派出所报案求助，但迟迟未获警方回应。

8月4日08:22公安通报事件处理情况，未提刑责

江油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确认事件基本情况及处理决定。三名施暴者分别接受治安处罚、批评教育及送专门学校矫治。通报未提及刑事责任。

部分网友质疑此处理是否过轻，是否存在“家属背景”导致执法偏袒。

8月4日下午数千市民于市政府前集结，声援受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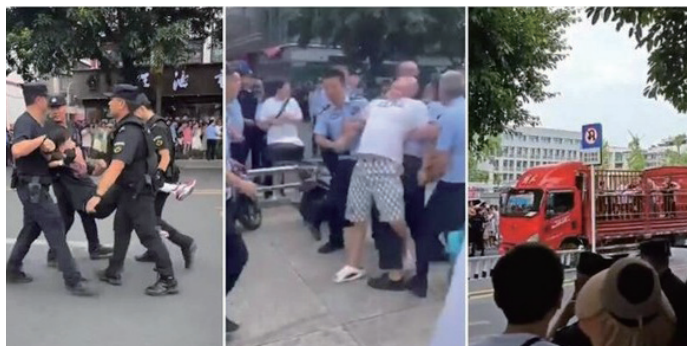
当日下午，江油市大量市民自发前往市政府门前，声援赖某

某及其家属，要求依法严惩施暴者。人群以家长、路人、青年为主，集会初期秩序平稳，群众高唱国歌，部分举牌或手机拍摄。

8月4日傍晚黑衣人协助清场，多人被强制带走

傍晚起，现场出现身穿黑衣的不明身份人员参与指挥。警方随即展开清场，对部分拍摄者或呼喊者实施武力制服并带走。

有视频显示，部分市民被装入牲畜运输车带走，引发在场群众高喊“暴力执法”。



8月5日凌晨警方连夜清场，多人受伤倒地

至次日凌晨，江油市政府及周边街道持续有民众聚集。警方加强行动，使用辣椒喷雾驱散人群，并对部分群众实施殴打、拘捕。部分人在冲突中流血倒地。一名试图在抖音直播的市民遭数名警员围殴，直播画面中断。

8月5日凌晨2-3点疑似军用信号干扰车现身，社媒大范围封锁信息

网友拍摄到疑似军用信号干扰车驶入城区。与此同时，江油市商场、KTV等公共场所设卡查验，禁止拍照录像，社交平台相关视频迅速遭到删除，“江油霸凌”关键词检索受限。

8月6日官方尚未公布被带走市民具体处理情况

截至本稿发出，江油市公安机关尚未公布8月4日晚及8月5日凌晨被带走市民的名单、处理结果及法律依据。未召开记者会，亦无官方媒体实地采访公开披露相关数据。

资料来源：江油市公安局通报、现场目击者视频、社交媒体用户记录、中国数字时代、自由亚洲、文学城等综合整理。

Jiangyou Bullying Sparks Protests, Violent Crackdown

After a 14-year-old girl was assaulted in Jiangyou, Sichuan, protests erupted demanding justice. Police violently dispersed crowds, detained citizens, and imposed information blackouts, fueling nationwide anger.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藻类背锅，真相缺席：杭州自来水污染事件

——杭州“粪水事件”的理性追问

作者：周志刚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7月中旬，一场突如其来的“自来水异味事件”在杭州余杭区爆发，引发全国关注。自来水出现浓烈“粪臭”或“死老鼠”气味，有市民家中水呈黄褐色带明显杂质，饮水系统的安全性遭遇质疑，而随后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在特定自然气候条件下藻类厌氧降解，释放硫醚类物质。”



然而，作为一名关心公共卫生安全的普通百姓，我想提出以下六个问题，愿听者有心

一、“藻类厌氧”足以解释如此恶臭与混浊吗？

硫醚类气体（如甲硫醇、二甲硫醚）确实具有强烈气味，但一般为“腥臭”“沼气味”，而非市民普遍描述的“粪臭”“下水道臭”。更重要的是，藻类气体的释放一般不导致水体变色或肉眼可见杂质——而这恰恰是大量居民拍摄视频所呈现的事实。是否还有其他污染源被刻意隐瞒？我们需要更具体、完整的水质检测数据，而不仅是“初步查明”。



二、为何“自然现象”仅在特定片区集中爆发？

余杭仁和一带遭遇异味最重，而毗邻街道甚至同一区域的不同小区却无感。若是气候引发的藻类变化，应该是系统性、渐进性的污染，为什么会呈现“集中爆发”而非“广泛蔓延”？

这是否说明污染有更具体的源头，比如供水管道交叉污染、回流事故、排污口倒灌等？是否排查过建设施工破坏供水系统的可能？

三、为何没有预警机制？水厂何时知情？

一场能引发万人抢购矿泉水的危机，市政与水务部门竟无任何预警。居民先发现臭味，再轮到媒体报道，最后才有政府通报。这一应急链条严重滞后，这暴露的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公共治理能力长年累积的欠账。

我们想知道：水厂在何时首次检测到异味？为何没有提前切换水源或发布临时停供通知？既然“异味可疑但无毒”，为何不主动解释透明？

事实上，在官方的“辟谣”当中，表明了是16号上午就已经检测到了水质问题。这说明水质检测部门其实早就知道了事情，但是却觉得并不重要，没必要第一时间断水并通告。这完全不把民众的安危当一回事，简直丧尽天良。

四、补偿机制是否合理？谁来负责健康损害？

对居民减免5吨水费，大约14元。这笔钱远远无法覆盖居民因饮水污染产生的成本：包括抢购饮用水、餐馆用水损失、工业产线停滞，更重要的是——对孩子、老人等脆弱人群的健康影响可能是不可逆的。

更令人愤怒的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援助出手阔绰的“强国”，在面对本国公民遭遇公共危机时，却只给出这样一笔微不足道的赔偿。

至今也未见任何“免费体检”“疾病监测”或“后续医学观察”的安排。如果异味水体中真含有毒物或重金属，后果将由谁承担？

作为参照，在美国发生的水危机俄亥俄州弗林特（Flint）水危机（2014–2021年）

2020年达成初步诉讼和解，约6亿美元赔款，其中80%分配给受影响儿童家庭。

随后，2021年批准的总体和解金额增加至6.26亿美元，并展开大规模管线更换和医疗支持。与美国弗林特水危机中对受害者所做出的巨额赔偿、医疗支持和公共问责相比，中国的做法显得冷漠而轻率。

一个自称“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却连最基本的健康体检和病因调查都不愿承担，仅以14元水费打发群众，这是对公民的极度轻视。

五、在“打谣”之前，是否先要“公开”？

事件曝光后，官方最先处理的不是污染，而是谣言。有多个账号因“传播粪水论”被公安通报。固然网络不能无底线造谣，但“粪臭”的直观体验是千百市民共同感知，远非凭空杜撰。普通人发声是出于恐惧、焦虑与无助，而不是恶意编造。

相比打压言论，我们更希望看到完整水质检测报告、责任主体调查、整改时间表与第三方独立监督机制。

六、民众的无知与麻木

在社交媒体上，喝了污水的人自嘲“现在吃屎都要走表了”，甚至有人说“找几个杭州生活的外国人去告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在中国国有企业的信息都是不需要对民众公开的，即使是被迫公开那也是政府单方面给出的信息，民众没有权力也没有渠道

去监督和问责。人们甚至害怕，自己只是试图寻找真相、要求赔偿，就可能成为被“整顿”的对象。所以，在自嘲一番之后，最终也只能沉默收场。

追究其根本原因，用一句话概括：权力凌驾于公民权益之上，信息封锁替代透明公开，局部利益肆意践踏公共安全！

杭州的居民喝了几天粪水，供水部门最初“毫不知情”。直到有人投诉，才发现水质异常。而当真相曝光，事件爆发后中共维稳机器全面启动，短短几天热度迅速下降，舆论关注点迅速被引导为“不造谣不传谣”。

令人愤怒的是：没有哪位官员因此引咎辞职；没有官方向记者致歉；只有象征性的“5吨水费补偿”。

相比之下，美国弗林特水危机相关官员被刑事起诉，政府承担巨额赔偿；韩国世越号沉船事故导致总统辞职、多名官员司法追责和制度调整；日本福岛核事故引发高层辞职及全面核安全调查和监管强化。为什么在中国，官员永远不用为公共灾难负责？因为：权力被高度垄断，言论被严密控制，监督被彻底掐断，问责形同虚设，法律赔偿不过是空中楼阁。

城市治理的虚假繁荣，官僚体系对人民基本尊重的缺失，“无毒无害论”式洗地言论的荒谬，民众“逆来顺受”心态的可悲，这些才是造成整个粪水事件的根本原因。

今天是杭州，明天也可能是你的城市。喝下一杯污水，脏的只是身体；若选择沉默，污染的则是灵魂。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不应让人把不公归咎于“我运气不好”，而应让人敢于追问：“这是谁的责任？谁该承担后果？”

藻类只是替罪羊，真正的毒瘤是失责的权力和封闭的信息。只有揭开真相、追究责任，才能守护每个人的生命安全与尊严。沉默只会助长腐败，唯有发声才能唤醒良知。

Algae as Scapegoat, Truth Absent: The Hangzhou Tap Water Contamination

In mid-July, residents in Hangzhou's Yuhang district were shocked by tap water that reeked of feces or dead animals, often brown in color and containing visible impurities. Families scrambled to buy bottled water, while restaurants and factories faced severe disruption. The official explanation—that “algae anaerobic decay released sulfide gases”—failed to match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citizens. Sulfide odors resemble sewage or marsh gas, not the overwhelming “fecal stench” described, nor do algae blooms explain the sudden discoloration and debris captured on video. The mismatch raised suspicions of concealed contamination and left citizens demanding full, independent test results rather than vague reassurances.

The crisis also exposed a governance vacuum. The worst-hit neighborhoods reported unbearable odors, while adjacent areas were unaffected, suggesting a localized source such as pipeline cross-contamination, sewage backflow, or construction damage rather than natural phenomena. More troubling, authorities admitted that abnormal readings were detected as early as July 16, yet residents only learned of the hazard days later through their own senses and social media. The failure to provide warnings, switch water sources, or issue emergency advisories underscored systemic neglect of public safety.

Equally insulting was the government's compensation offer: a five-ton water credit per household—worth about 14 RMB. This trivial gesture ignored the true costs of panic-driven bottled water purchases, restaurant closures, and halted production lines, let alone the potential long-term health risks to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By contrast, in Flint, Michigan, U.S. authorities paid over \$600 million in settlements and undertook massive pipe replacement and medical monitoring. In China, however, no official resigned, no investigation was opened, and no medical support was offered. Citizens were told to accept the narrative that the water was “harmless” while their complaints were dismissed as “rumors.”

The broader pattern is clear: when disaster strikes, the state prioritizes stability over truth. Instead of transparency, citizens who posted about “fecal water” were targeted for spreading rumors, reinforcing a culture of fear and silence. Many residents resorted to dark humor—joking that “now even eating excrement requires a water meter”—while knowing that pressing for accountability could invite retaliation. Ultimately, algae was blamed, but the real contamination lies in unaccountable power and a system that blocks oversight and suppresses inquiry. Until truth and responsibility replace concealment and token gestures, Hangzhou's crisis is not an isolated accident but a warning: tomorrow, any Chinese city could face the same poisoned water, and a people left with no recourse but silenc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制度浮选，青年沉没

——六名东北大学生的死亡绝非意外

作者：钟然 编辑：罗志飞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2025 年 7 月 23 日，六名东北大学三年级学生，在内蒙古中国黄金集团乌努格吐山铜钼矿的选矿厂“实习参观”时，站在浮选槽上方的格栅板上，连同一名年轻教师，一同坠入充满矿浆与化学药剂的浮选槽。六人全部溺亡，教师受伤。年仅二十出头的青年，在一块老化脱焊的钢板下，被吞没于这个国家对生命的系统性漠视之中。

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工业杀人事件，是制度、资本与权力三方共谋的结果——也是对“教育”“安全”“责任”这几个词最后的羞辱。

一、他们不是“溺死”，是被制度谋杀

证券代码：600489 证券简称：中金黄金 公告编号：2025-027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情况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 年 7 月 23 日，东北大学 6 名学生在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乌努格吐山铜钼矿选矿厂参观学习浮选工艺过程中，因格栅板脱落坠入浮选槽。经全力施救，6 人被救出后，医护人员确认已溺亡。另有 1 名老师受伤。事件发生后，公司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前往现场组织处理，及时按相关程序上报当地政府各相关部门。目前各项处置工作正有序进行。

公司将充分关注事件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续相关情况请关注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信息。

公司对事件不幸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并对此产生的社会影响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24 日

据官方通报，这块载着七人的钢格栅板，因焊缝“陈旧性裂纹”脱落；事故平台“未设承载标识”；实习协议中“未明确监护、限员和应急流程”。一句“意外”，试图将人祸归于天命。

但这是怎样的“意外”？出事企业于今年 2 月份刚“局部更换”的格栅板，为什么没有做全覆盖无损检测？浮选槽是选矿车间中已知的高危区域，学生为何被带上工作平台？7 个人站在 3 米长钢板上，没有限制、没有监护、没有防护绳索——这不是意外，这是谋杀，是用最低标准压榨教育资源的后果！

而且，这不是一个人的失误，而是一个系统的共谋、教育部沉默、企业宣传“零事故”、学校卸责、政府推诿，一整套官方语言正在努力“消音”这场青年死亡的震响。

二、东北大学：从“重点高校”到“人才输出车间”

东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双一流”高校，是曾为中国提供过无数工程人才的老牌学府。但它今天的角色，是资本与权力共谋的“人力外包商”。

“黄金班”“联合培养”“实地教学”——美其名曰“产教融合”，实则是官办大学为国企巨兽输血的管道。这些年轻人不是学生，而是未经防护就被送入矿井的试验品，是挂着“教育”招牌的廉价劳工。

六名死亡学生，多数来自县乡地区，其中刘某刚刚保研，母亲以他为他傲，全村以他为光。他不是来献身于矿业的，而是来用知识改变命运的。他们从寒门走入大学，却从格栅板坠入泥浆——这是当下“精致教育”最残酷的终点。



事发地 禁止入内



车间主任在隔壁相似厂房还原事故经过，当时讲解位置与学生所站位置大致在这里

三、事故发生前吹“零事故”，发生后赔“工伤”？

事发地 禁止入内

车间主任在隔壁相似厂房还原事故经过，当时讲解位置与生所站位置大致在这里

事故发生五个月前，中国黄金内蒙古公司还在宣称“零事故目标完成”；事故发生两天后，涉事平台的现场被拉起警戒线，禁止入内。这个国有企业巨兽，公开吹嘘“安全技改”，暗地却让带病钢板承载七人生命。

选矿厂的浮选槽，充满泡沫、泥浆、化学药剂，是《危险化学品目录》所列的剧毒操作区域，稍有不慎即可能灼伤、中毒、窒息。而中国黄金集团却让未经培训的学生上平台“观摩学习”，甚至没有设定人数限制。这是学习？还是屠宰？

事故发生后，企业迅速“停产整顿”“协商赔偿”，并强调“按《工伤保险条例》赔偿”。请问：他们是你们的工人吗？是你们签了合同的劳工吗？还是在你们剥削体制下的“准牺牲品”？这是中国式事故处理中最恶臭、最惯常的一幕：一边拿着带血的支票谈“抚恤”，一边对外宣传“正在调查”“依法处置”，最终换来一份“圆满解决”的新闻稿——而失去孩子的家庭，从此要在沉默与屈辱中度过余生。赔偿不是正义，赔偿不是真相，赔偿不是忏悔，赔偿只是中国官僚体系对责任的逃避方式，是用金钱埋葬公共问责的黑色手段。

四、学校、企业、政府：三位一体的责任共犯

不要把责任推给一块钢板。这不是一块钢板塌了，是整个体制坍塌了。

东北大学把学生送进矿井，却连实习协议中最基本的安全条款都不落实；企业对事故平台进行局部维修，却不作全面检测；监管部门竟然连事发地是否合规都事后才调查；而教育部、国务院、矿山安全监察局，没有一句公开的痛悼，没有一次正面的发声。

这是什么国家？在这片土地上，连教育与生命都可以作为行政绩效与利润目标的附属指标。一个家长把孩子送进大学，是想让他读书，不是想让他下矿。一个教师带学生实习，是为了教学，不是集体赴死。

他们是矿井下的“应试祭品”，是制度浮选中的沉渣，是GDP与“项目合作”中的牺牲者。真正该坠入泥浆的，是那群高坐办公室、签署协议却对死伤无动于衷的人。

五、我们要问责的，不止是一块焊缝

我们要问责的，是为什么学生实习变成了“无保护劳工”？

我们要问责的，是谁批准这些协议、谁安排这些参观、谁在掩盖事故真相？

我们要问责的，是中国高校为何普遍论为企业的人力资源外包基地？

我们要问责的，是这政权对年轻人生命到底还有没有一丝敬意？

六名大学生的遗体还未入土，体制已迫不及待地略过他们往后看了。然而我们不能，我们必须记住他们的名字，必须逼问这个国家：你还能不能保护你优秀的青年？

我们不是要一纸赔偿，我们要有人负责，我们要制度改变。否则，浮选槽里还会有下一个刘某，下一个你、我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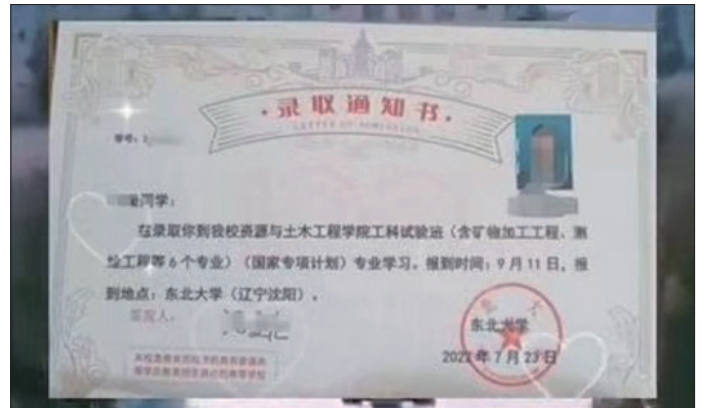
System Afloat, Youth Sinking: The Death of Six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tudents Was No Accident

On July 23, 2025, six third-year students fro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drowned in a flotation tank at China National Gold's Wunugutushan copper-molybdenum plant in Inner Mongolia, after the steel grating they stood on suddenly collapsed. A young teacher was injured. The students, barely in their twenties, fell into toxic slurry not by chance, but because of systemic neglect and the indifference of institutions meant to protect them.

The incident was officially labeled an 'accident,' blamed on old weld cracks and a lack of warning signs. Yet key questions remain: why were students led onto a known high-risk platform without safety measures or supervision? Why were only partial repairs done months earlier without full inspections? Why did both the university and the state-owned company treat students as expendable labor under the guise of 'practical training'? This was not an unforeseeable mishap, but the product of a system where education feeds industry at the cost of young lives, while regulators remain silent.

After the tragedy, officials offered compensation under 'work injury' rules—as if the students were employees—while avoiding accountability. Families were left with grief, but no apology, no resignations, and no structural change. This pattern—denial, monetary settlement, and silence—betrays a governance model that values GDP and bureaucratic performance over human life. These six young men did not die of misfortune; they were victims of a system that places profit and power above youth and dignity. Unless responsibility is faced and institutions reformed, the flotation tank will not be the last grave for China's student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文化大革命

作者：程铭 编辑：罗志飞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发生 59 年了。那不过是一个失势的独裁者毛泽东，利用民粹，利用陕西整风树立起的个人绝对权威，打乱所有秩序、火中取栗，重新夺回最高权力的一场游戏。但所有被波及的人粉身碎骨、受尽凌辱。据不同学者研究估计，十年文革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 200 万到 2000 万之间。十年浩劫后，文革仍然是一个禁忌话题，不允许讨论、不允许统计完整的受害人档案、不允许找出问题发生的原因。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深知这个政权不是人民的选择，它是“枪杆子”里抢夺来的政权，是靠着“笔杆子”来迷惑和欺骗民众的政权。他们要的，是人们迅速忘记它的罪恶，做一个浑浑噩噩听话的韭菜，任人宰割。

文革是毛泽东利用学生发动的。这些被利用的学生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反人类独裁者毛泽东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总人数超过 1100 万。利用这一群没有分辨能力的孩子，对人造出来的“神”、“红太阳”的热爱，煽动他们去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打人杀人和破坏文物。文革十年，全国各地大批“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及家属遭到惨无人道的虐待和屠杀。以“破四旧”的名义，无数珍贵文物古迹被红卫兵损毁。

自 1966 年北京“红八月”起，黑五类成员及亲属受到了广泛的迫害甚至屠杀，较为知名的案例包括北京“大兴事件”、广西文革屠杀、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杀湖南文革屠杀、内蒙古内人党事件等。在国际上，文革影响了柬埔寨“红色高棉革命”、法国五月革命等政治事件。文革期间的“武斗”以及毛泽东煽动的批斗、抄家及告密等行为，使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沦亡，大量文物古迹在“破四旧”中遭红卫兵破坏。

在“红八月”的期间，据官方统计仅在北京就发生 1,700 多起死亡案，在市郊的大兴县更是发生屠杀事件，三天之内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杀死了 325 人。全国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的事物进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等，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开始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者、知识分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因遭红卫兵迫害，作家老舍在北京“八二三事件”后投湖自尽，翻译家傅雷于 9 月初在上海与夫人一同自尽。全国还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师、传教士等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粪水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8 月与 9 月，北京市共有 33,695 户家庭被红卫兵或自称红卫兵的人员抄家，红卫兵在一个多月内获得了十万三千两（约 5.7 吨）黄金、三十四万五千二百两白银、五千五百余万人民币现金，以及六十一万余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仅 8 月 23 日至 9 月 8 日期间就有 84,222 户家庭被抄家，其中 1,231 户为教师或知识分子，红卫兵除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外，还获得了三百三十四万美金、价值三百三十万万元人民币的其它外币、二百四十万万国银元，以及三亿七千万人民币的人民币现金或凭证。据 1966 年 10 月

中共的党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称，至此之前全国的红卫兵仅黄金就获得了一百一十万余两（约 65 吨），并将这称为充公“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

文革在发动后的一两年内达到高潮，红卫兵掀起了全方位的“阶级斗争”，自 1967 年 1 月的“一月风暴”起，全国造反派对党政机关大规模夺权，公检法体系被摧毁，各派系之间的武斗导致了全面内战，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达到顶峰。红卫兵、工宣队、军队等各种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残酷的斗争在中华大地不断上演，历经十年浩劫，直到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才被抓捕，才“拨乱反正”，人们得以重新开始正常生活。

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 230 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 1200 万干部的 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 29885 人，占干部总数的 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 75%。据最高人民法院 1980 年 9 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案件”就超过 2.6 万件，被判刑的人 2.8 万多。政府瘫痪、公检法被打倒，而他们，甚至不是被迫害最严重的群体（《科技日报》）。

毛泽东有一句话“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被蔑称为“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知识分子、文化艺术团体是被迫害最严重的群体。无数知识分子被自己教出来的学生毒打迫害致死。

以中科院为例，到 1968 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 171 位高级研究员中，就有 131 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达 229 名。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 14 个研究单位、一千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 607 人，活活打死 2 人，6 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从 1966 到 1976 年，学校被迫关闭。1982 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中国文盲半文盲多达 2 亿 3 千多万人。

十年浩劫期间，文学艺术界有约 175 位文学、书画等艺术大师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以下记录的仅仅是被迫害致死的。

书画艺术家（26 人）

潘天寿、丰子恺、王式廓、董希文、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貽德、肖传玖、吴耘、张正宇、吴镜汀、叶恭绰、刘子久、乌叔养、符罗飞、贺天健、彭沛民、郑野夫、李斛、沃渣、王颂咸、李又累、张肇铭、李芝卿

作家、诗人（35 人）

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鹤、纳赛音朝克图、马健翎、魏金枝、司马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远千里、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林莺、沈尹默、胡明树

电影艺术家（19 人）

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孙师毅、夏云瑚、冯喆、吕班、王莹、赵慧深、瞿白音

京剧表演艺术家（10 人）

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马连良、尚小云、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高百岁、裘盛戎

在这疾风暴雨般的运动中，无数有骨气的中国人，因为不堪

凌辱、愤而自杀。这里记录了一些社会知名人士,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更多的人在受尽凌辱后,悄无声息地死去。至今没有文革受迫害人员完整名单,各行各业精英均无幸免。

傅雷 (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南汇人,著名翻译家,文革时被红卫兵逼死,在家吞服巨量毒药,在躺椅上自杀,享年58岁。他夫人朱梅馥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

舒庆春 (1899年1月21日—1966年8月24日),字舍予,笔名老舍 (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都是老舍的名著。文革时期,他自沉于太平湖,年67岁。

陈璘 (1919年—1967年11月19日),浙江慈溪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陈璘是蒋中正文胆陈布雷最小的女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璘任青年团中央委员,少年儿童部部长。1956年袁永熙被判为右派,陈璘与袁永熙被迫离婚。文革开始后她被判为叛徒,跳楼自杀。

邓拓 (1912年2月26日—1966年5月18日),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笔名马南邨,左海等 [2]。福建闽县 (今福州) 人。长期担任《人民日报》社长等中央主要宣传机构领导职务。后因政治原因被撤销职务,文革之初自杀身亡。

顾圣婴 (1937年7月2日—1969年1月31日),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中国女钢琴家,文革开始后,顾圣婴一家遭到残酷迫害。顾圣婴在上海交响乐团批斗会上惨遭羞辱,当晚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黄国璋 (1896年—1966年9月6日),字海平,湖南湘乡人,地理学家。曾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理学研究院、芝加哥大学地理系,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1950年当选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与夫人范雪茵一同上吊自杀。

翦伯赞 (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维吾尔族,原籍湖南省桃源县枫树乡回维村人,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文革后夫妻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李广田 (1906年—1968年11月2日),山东邹平人。集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文革中,62岁的李广田被红小兵污辱及殴打,和太太于云南大学“翠湖”投水自尽。

罗广斌 (1924年11月22日—1967年2月10日),中国作家。曾被关押于渣滓洞,后越狱脱险。著有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与刘德彬、杨益言合著)、长篇小说《红岩》(与杨益言合著)等。文革中被红卫兵批斗,跳楼自杀。

李立三 (1899年11月18日—1967年6月22日),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曾任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中国政治家,中国工人运动领袖。曾任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他因受刘少奇案的牵涉而被迫害,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释良卿 (1895年—1966年),俗名戚金锐,法名永贯,河南省偃师县人,临济正宗派法师。文革初期,红卫兵欲抢夺法门寺舍利,良卿法师全身浇满煤油,惨烈自焚。红卫兵被吓的逃散,真身宝塔下的佛指舍利方才得以保全。

容国团 (1937年8月10日—1968年6月20日),中国男子乒乓球运动员,生于香港,原籍广东省中山市南屏乡 (今属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镇)。文革期间遭到批判,不堪受辱自杀身亡。

饶毓泰 (1891年12月1日—1968年10月16日),江西临川钟岭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南开大学物理系创始人,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文革中遭到打击迫害,饱受折磨,在北京大学燕南园41号上吊自杀身亡。

上官云珠 (1920年3月2日—1968年11月23日),江苏江阴长泾镇人,原名韦均莘,著名话剧演员、电影演员。文革期间遭到政治迫害,她在被酷刑折磨之后跳楼自杀,终年48岁。

田家英 (1922年1月4日—1966年5月23日),原名曾正昌,笔名田家英,中国四川省成都市人,毛泽东主要秘书之一。1965年年底,田家英在为毛泽东做会议纪要时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批判《海瑞罢官》一剧的意见,因此被批判。后自缢于中南海永福堂。

吴晗 (1909年8月11日—1969年10月11日),原名吴春晗,字伯辰,浙江金华义乌人,历史学家。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因为《海瑞罢官》这部剧而被当权者批斗,精神和肉体上都惨遭摧残。在狱中被迫害致死,死因不明,死前头发被拔光,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

杨嘉仁 (1912年10月28日—1966年9月6日),中国音乐指挥家,原籍广东省中山县。1956年任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代表作合唱曲《半个月亮爬上来》等。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与妻子程卓如开煤气自杀。

言慧珠 (1919年10月5日—1966年9月10日)原名义来,学名仲明,乳名“二妞”。为蒙古旗人后裔,祖籍北京,著名京剧、昆曲女演员。文革中,在戏曲学校卫生间悬梁自尽。

叶以群 (1911年5月—1966年8月2日),笔名以群、华蒂,安徽磬歙县人,文艺工作者。早年留学日本,抗日战争期间加入文协。建国后任《收获》杂志的副主编;文革开始后,不堪迫害跳楼自杀。

周小舟 (1912年—1966年12月26日),原名周怀求,湖南湘潭人。周因认同彭德怀批评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中的失误,被定性为“走资派”和“彭德怀反党集团”分子,文革后周因不堪人格和人身侮辱,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张宗燧 (1915年6月1日—1969年6月30日),浙江杭州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哲学家张东荪次子。文革期间,被批斗后服安眠药自杀。

赵慧深 (1914年5月1日-1967年12月4日),四川宜宾人。曾演出《泼妇》,《雷雨》等话剧。曾任东北戏曲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东北戏曲学校校长、北影厂编辑部副主任。文革中屡遭批斗,其中一个理由是她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自杀身亡时年仅53岁。

赵畸 (1889年—1968年),字太侔,山东益都人,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家。国立山东大学首任校长。因不堪迫害,投海自尽。

周华章 (1917年—1968年9月30日)祖籍江苏江阴,生于上海,中国数量经济学的先驱。文革中,周华章遭到攻击。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周华章再度被揪出,被打成“间谍”、“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后自杀身亡。

周瘦鹃 (1895年6月30日—1968年8月11日),20世纪中国作家、园艺家,属于“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曾翻译出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和《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文革中,投身身亡,年73岁。

严凤英 (1930年4月13日—1968年4月8日),黄梅戏演员,文革初期,因“封资修代表”的罪名受迫害,愤而吞安眠药自杀,时年38岁。死后被军代表以寻找“特务发报机”为由,割开喉管,挖出内脏。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aunched by Mao Zedong 59 years ago, was a political campaign that caused chaos, persecution, and the deaths of an estimated 2–20 million people. Mobilizing the "Red Guards," Mao unleashed violence against intellectuals, cultural heritage, and ordinary citizens. Countless families were destroyed, treasures ruined, and elites driven to death or suicide. Though the decade ended in 1976, discussion remains taboo in China. Its legacy is one of tyranny, violence, and cultural devastation—a tragedy that must not be forgotte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民主党员受害档案

——（浙江地区）

作者：朱虞夫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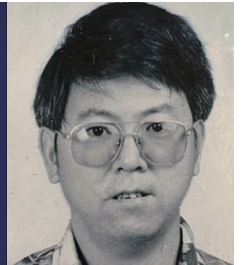
中国民主党自 1998 年 6 月 25 日成立至今一直被中国公安部列为“敌对组织”，遭受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其中以浙江民主党人的受迫害程度尤为惨烈。



朱虞夫（杭州），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核心成员之一，现为《在野党》杂志总编辑。1978 年杭州民主墙主要发起人，民刊《四五》主要召集人；1988“六四”因“参与动乱”被捕、被单位撤职，1999 年因组党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 7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2006 年 9 月 15 日出狱。2007 年 5 月 18 日再次被捕并以妨害公务罪判处 2 年，剥权 2 年。2012 年再次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 7 年，剥权 3 年。累计刑期 16 年。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吕耿松（杭州），曾任浙江省高等公安专科学校教师、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主席，现为《在野党》杂志荣誉主编。1989 年愤于“六四”屠杀辞去教师公职，2008 年因积极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被判刑 4 年；随后因言行继续遭打压，2016 年被重判 11 年，累计刑期 15 年。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陈树庆（富阳 / 杭州），浙江大学毕业，曾担任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负责人之一，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副主席，《政党法》和多篇中国民主党文告主要起草人；《在野党》首批主编被捕后接棒出版《在野党》第 10、11 期，现为《在野党》杂志荣誉主编。网络发文异议者，因积极从事中国民主党活动，2007 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 4 年，剥权 1 年；2016 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再判 10 年 6 个月，累计刑期 14 年半。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王有才（富阳），原北京大学研究生、1989 年学运领袖之一、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主要创办人。1998 年 6 月 25 日率先向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因筹建政党、发表政治宣言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 11 年，服刑 5 年半后在国际关注下被提前释放并流亡美国。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毛庆祥（杭州），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积极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在野党》杂志创办者之一，现为《在野党》杂志荣誉主编。1999 年因组织、筹备民主党活动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 8 年；2008 年因继续参与民运活动再次被判刑 3 年，累计刑期 11 年。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吴义龙（祖籍安徽，组党时期在杭州活动），1998 年参与创立杭州三联读书会并主编《读书人》杂志，同年联合筹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在全国多省开展联络工作；与毛庆祥、朱虞夫等共同创办《在野党》杂志，曾撰写政治宣传文章并联络海外人士。1999 年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 11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2010 年刑满释放。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祝正明（江山），中国民主党创党发起人之一，《中国民主党章程》及《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起草人，著有《政治民主》一书，积极参与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组党活动。1999 年因组织和推动民主党筹建，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 10 年，剥权 4 年。在狱中长期遭受严酷管控，至今仍在被严密监控中。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徐光（富阳），曾积极参加杭州大学“八九”学运，任富阳市环保局环境监测站职员，1998 年组建了“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富阳市筹委会”。并与其他创办人协同，通过互联网与海外组织联络宣传文章。1999 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 5 年，剥权 2 年，在狱中被酷刑。2024 年因网络行为再次被判 4 年，累计刑期 9 年，目前仍在押，刑期至 2026 年。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聂敏之（1931-2001 年 10 月 7 日）杭州人，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七十年代初因反对文革被判死刑，林彪事败改判十年。民主墙时期参与民刊《四五》杂志。1998 年参与中国民主党组党活动，1999 年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主要负责人全部被捕后，与陈树庆、王荣清继续领导民主党活动，编发《在野党》杂志，2000 年 9 月被捕，判劳教一年，服刑期间不幸去世。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王荣清（1943 年 12 月 9 日-2014 年 6 月 26 日），浙江杭州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核心成员之一。1978 年起参与“民主墙”、《四五》月刊和《华东民刊》等活动；1989 年投身学生民主运动。1998 年参与中国民主党组党活动。2004 年，他主持起草并提交了《中国政党法草案》，这份由民间提出的立法建议被递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引起社会关注。2006 年 8 月，因涉嫌“煽动罪”被拘留，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被撤案。2009 年由于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活动，他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 6 年，后因肾衰竭获准监外执行。2014 年 6 月 26 日因病去世。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附：朱虞夫先生于 2024 年 11 月 20 日整理中国民主党浙江民主党人受迫害名录：

一、浙江有四名民主党人在服刑期间被迫害致死：

- ① 聂敏之（《在野党》首批主编被捕后接棒出版《在野党》第 10、11 期）
- ② 力虹
- ③ 王荣清（《在野党》首批主编被捕后接棒出版《在野党》第 10、11 期）
- ④ 陈子亮

二、浙江有 28 名中国民主党党员被判刑下狱：

- ① 朱虞夫：前后 16 年 ② 吕耿松：前后 15 年 ③ 陈树庆：前后 14 年半 ④ 王有才：判刑 11 年，刑期过半驱逐出境（先前曾为“六四”判刑三年）； ⑤ 毛庆祥：前后 11 年 ⑥ 吴义龙：11 年 ⑦ 祝正明：10 年 ⑧ 徐光：前后 9 年 ⑨ 毛国良：7 年 ⑩ 严正学：前后 6 年（去世） ⑪ 王荣清：6 年（去世） ⑫ 力虹：6 年（去世） ⑬ 赵万敏：5 年 ⑭ 王策：4 年（去世） ⑮ 叶文相：4 年 ⑯ 沈建明：4 年 ⑰ 陈龙德：3 年 ⑱ 陈开频：前后 3 年 ⑲ 池建伟：3 年（去世） ⑳ 聂敏之：3 年（去世） ㉑ 傅国涌：3 年 ㉒ 范子良：3 年 ㉓ 吴高兴：2 年 ㉔ 王东海：2 年（去世） ㉕ 单

称峰：2 年 ㉖ 林大刚：2 年 ㉗ 戚惠民：1 年 ㉘ 吴立星：1 年 ㉙ 朱印：1 年半缓刑（朱虞夫之子）以上浙江民主党和异议人士的坐牢刑期加起来达 175 年之久。

三、浙江前后有 23 名志士为中国民主事业而付出生命代价：

- ① 徐国强（杭州） ② 聂敏之（杭州） ③ 应全刚（宁波） ④ 应国华（杭州） ⑤ 张荣来（宁波） ⑥ 张建红（笔名力虹·宁波） ⑦ 景晓棠（宁波） ⑧ 王东海（杭州） ⑨ 钟海涛（杭州） ⑩ 王策（温州） ⑪ 黄河清（温州） ⑫ 王荣清（杭州） ⑬ 王荣耀（杭州） ⑭ 俞杭生（杭州） ⑮ 吴培青（杭州） ⑯ 张治达（杭州） ⑰ 池建伟（杭州） ⑱ 陈子亮（杭州） ⑲ 吴远明（杭州） ⑳ 严正学（台州） ㉑ 马贤林（杭州） ㉒ 邓焕武（温州） ㉓ 余铁龙（杭州）

四、浙江自成立中国民主党以来在监狱中一直有民主党人在坐牢，2025 年仍在坐牢的有五人（包括政治犯）：

- ① 吕耿松（于 2025 年 7 月刑满） ② 陈树庆（于 2025 年 3 月刑满） ③ 徐光（刑期将在 2026 年 6 月到期。） ④ 邹巍（羁押待判） ⑤ 曾爱宗（羁押待判）

部分因宗教被迫害致死者档案

作者 /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高蓉蓉，辽宁沈阳艺术学院会计师，因修炼法轮功于 1999 年被免职。2003 年 7 月被送入龙山劳教所，遭长时间电击酷刑，面部和颈部严重烧伤。她曾试图逃跑，从二楼跳下致多处骨折。2004 年 10 月从医院逃脱，2005 年 3 月再次被捕，6 月 16 日在羁押中去世，年仅 37 岁。国际特赦组织呼吁对其酷刑致死展开独立调查。



2024 年 10 月 11 日，49 岁的基督徒王福华被抓，在经历了 9 天 9 夜秘密审讯后，10 月 20 日警方称她突发心脏病死亡，熟悉她的人说她身体一直很健康。



2024 年 10 月 11 日，61 岁的全能神教会基督徒王玉霞 10 月 11 日被捕，10 月 17 日警察声称她突发心脏病死亡，可是遗体脸部青肿，一只眼的眼眶瘀青，脖子歪向一侧像是断了，一条腿也断了。



高春满，原清华大学教授，1994 年接触法轮功，曾将《中国法轮功》译成俄文，并于 1996 年在圣彼得堡建立首个法轮功炼功点。他在俄罗斯法轮功学界影响深远，2003 年获联合国难民身份。因参与国际会议并发表文章，遭中共江泽民集团视为“眼中钉”。2007 年，中共以 40 亿美元合同施压俄方将其遣返。高教授在长期精神迫害中健康恶化，最终于 2011 年 3 月 14 日去世，终年 73 岁。



吴垚，57 岁，是北京海淀区北医附中英文教师，于 1996 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迫害发生后，她多次被派出所、“610”人员威胁和骚扰，曾四次被绑架、非法劳教两年。2003 年 6 月 11 日，被劫持到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遭到毒打。2003 年 6 月 22 日，家属被告知她已“猝死”。



贺雪兆，42 岁，郴州资兴市鲤鱼江电厂子弟学校教师，因练习法轮功曾被绑架 7 次，被非法劳教 1 年、判刑 8 年。2005 年 3 月，贺雪兆出狱时已是皮包骨，回家后遭“610”人员 24 小时监控，于 2006 年 1 月 13 日含冤离世。



张之泉，76 岁，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河北省衡水师范学校讲师、漫画家。因修炼法轮功 2001 年 3 月 19 日晚，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 7 年。在河北省第四监狱他被迫害致奄奄一息，于 2007 年 3 月被抬出监狱（保外就医），回家后不断遭到当地“610”、公安国安骚扰，于 2010 年 5 月 1 日，含冤离世。



金丽凤，39 岁，是葫芦岛市寺儿卜乡新地号村人，本科毕业的日、英文高材生，曾在渤海船舶工业学校任英语教师，于 1999 年 3 月开始修炼法轮功，迫害发生后，多次被非法拘留。2001 年 8 月 14 日，被非法绑架、关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被野蛮灌食。2002 年 2 月 12 日（大年初一），被迫害致死。



刘丽梅，41 岁，东北农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迫害法轮功行动开始后，她多次被抓，在万家劳教所、万家医院遭受残酷迫害。曾多次绝食抗议，身体受到严重摧残。2003 年 8 月 12 日，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

Archives of Religious Persecution Victims (Summary)

Gao Rongrong – Accountan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 Tortured with electric shocks, recaptured after escape, died in custody in 2005 at age 37.

Wang Yuxia (61) & Wang Fuhua (49) – Christians of the Church of Almighty God. Both arrested in Oct 2024, died within days under suspicious circumstances with clear signs of abuse.

Gao Chunman – Former Tsinghua University professor, Falun Gong translator and organizer in Russia. Harassed and pressured for extradition, died in 2011 at 73.

Wu Yao – English teacher in Beijing, repeatedly detained for practicing Falun Gong. Beaten in custody, declared "sudden death" in 2003 at 57.

He Xuezhao – Teacher in Hunan, detained seven times, sentenced to forced labor and prison. Released emaciated, died in 2006 at 42.

Zhang Zhiqian – Cartoonist and lecturer, imprisoned for Falun Gong practice. Released on medical parole but harassed until death in 2010 at 76.

Jin Lifeng – Language teacher, repeatedly detained and force-fed. Died in custody during Lunar New Year 2002 at 39.

Liu Limei – Associate professor, subjected to labor camp abuse and hunger strikes. Died in custody in 2003 at 41.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共酷吏：傅政华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傅政华，男，1955年3月生，河北滦县人。中共党员，法律专业出身，长期在公安、政法系统任职，以强硬手段和铁腕风格著称，被视为当代中国“酷吏”代表人物之一。

傅政华早年在北京市公安局刑警系统任职，曾任刑警总队长、副局长、局长，因敢抓敢打、雷厉风行迅速崭露头角。在任北京公安局长期间，他主导多起大规模“维稳”行动，在处理访民、拆迁、群体事件中以强硬著称。

2009年起调入公安部，历任办公厅主任、一局局长（负责情报与反邪教）、副部长等职，成为政法系统核心人物。其间，他主导和推动了多项高压“维稳”行动，其中最具争议的是2015年“709大抓捕”——全国范围内对维权律师和法律人士的打压行动，数百名律师、维权者被带走、关押、酷刑甚至“被认罪”。

2018年，傅政华出任司法部部长，名义上推动“依法治国”，实则继续打压律师群体，加强律师年检管控与“政治审查”。他大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但不少案件涉嫌刑讯逼供、程序违法，导致大量冤假错案。

2021年10月，傅政华被中纪委调查，2022年9月被判死刑缓期执行，罪名包括受贿和滥用职权。官方通报称其为“政治上的两面人”，但未触及其在司法迫害与人权打压中的深度角色。

傅政华的一生，是中共政法系统酷吏文化的集中体现。他在任时以“维稳”为名实施强力手段，在落马时则迅速被抛弃，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他的故事揭示了酷吏的工具命运，也反映出法治在强权下的脆弱。

The Ruthless Enforcer: Fu ZhenHua

Fu Zhenghua (b. 1955, Hebei) was a CCP member and career official in China's public security and political-legal apparatus, infamous as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prominent "cruel officials." Trained in law, he spent decades in policing and rose through Beijing's Public Security Bureau, eventually becoming Police Commissioner. He built his reputation on hardline "stability maintenance" operations, often targeting petitioners, eviction resisters, and mass protests with violent and extralegal tactics.

In 2009, Fu moved to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serving in senior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al security posts before being promoted to Vice Minister. His most notorious role came in the 2015 "709 Crackdown," a nationwide assault on human rights lawyers and activists. Hundreds were detained, tortured, and coerced into public confessions, ushering in a new era of repression of China's legal profession.

In 2018, Fu became Minister of Justice. Publicly portrayed as a defender of the "rule of law," he instead deepened political vetting of lawyers, expanded annual license reviews, and enforced loyalty pledges. His "anti-crime" campaign, promoted as a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and mafia networks, was marred by torture, wrongful convictions, and gross violations of due process. Throughout, Fu exemplified the Party's use of the legal system as an instrument of political control.

By 2021, Fu himself was purged, investigated by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In 2022 he was sentenced to death with reprieve for bribery and abuse of power. State media branded him a "double-dealer," but his central role in systemic abuses went unaddressed. His downfall highlights the paradox of authoritarian governance: those who enforce repression with zeal are eventually discarded when politically expendable.

Fu Zhenghua's career epitomizes the CCP's reliance on "cruel officials" to sustain control. His rise was built on obedience and repression, and his fall revealed the fragility of power under autocracy. Like many before him, he ended not as a guarantor of law, but as another victim of the very system he had served.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共酷吏：蔡奇

作者 /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郭斌



蔡奇，浙江松阳县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被广泛视为习近平最忠实的亲信之一。他的仕途紧随习近平，从福建到浙江再到北京，凭借对上级意志的完全服从和绝对表态，快速跻身中共高层。他将忠诚凌驾于一切治理标准之上，以取悦最高权力者作为首要目标。

蔡奇执政北京期间，以大规模驱逐外来务工人员而闻名。2017 年大兴火灾后，

北京在他的主导下发起“安全隐患整治”行动，大批非京籍人口在寒冬深夜被强行赶出住所，缺乏安置、补偿，数以万计的家庭流落街头。此后“低端人口清退”成为常态，城乡接合部出租房大规模拆除，部分地区断水断电逼迁，普通居民失去栖身之地。海外中文媒体（如自由亚洲电台、德国之声等）多次以“酷吏治京”形容其人口清退政策。

在城市管理中，蔡奇长期依赖运动式整治和强制手段。不经公开程序的违建清理、商铺封堵、棚户拆迁等行动一再发生，甚至出现“凌晨贴封条、夜间拆房”的现象。维权居民遭遇执法力量强制驱离，民众权利被行政命令轻易碾压。他的治理模式以数字指标为导向，将弱势群体当作可以轻易牺牲的代价。

新冠疫情防控时期，蔡奇推行极端的“动态清零”措施。北京多地小区被铁皮、铁丝网封死，长时间封控限制出行，居民生活物资匮乏，患者就医受阻，有人因延误治疗丧生。防疫工作高度政治化，其核心任务是展示控制力和维稳成效，民众生活代价无人问责。2022 年 11 月北京爆发“白纸运动”，民众不满长期封控，蔡奇的防疫政策遭集中指责。

在他的仕途中忠诚高于能力、控制高于治理，普通百姓的尊严和权利从来不在考量之列。

The Ruthless Enforcer: Cai Qi

Cai Qi, a native of Songyang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is a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olitburo and Director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He is widely regarded as one of Xi Jinping's most loyal confidants. Cai's political career has closely followed

Xi's path—from Fujian to Zhejiang and then to Beijing—and his rapid rise to the upper echelons of the CCP has been built on absolute obedience to the will of his superior and unwavering public displays of loyalty. For Cai, pleasing the supreme leader has always taken precedence over any standard of governance. During his tenure as Beijing's top official, Cai became infamous for the large-scale expulsion of migrant workers. After the 2017 Daxing fire, under his direction, Beijing launched a "safety hazard rectification" campaign in which vast numbers of non-Beijing residents were forcibly evicted from their homes on frigid winter nights, with no adequate resettlement or compensation. Tens of thousands of families were left on the streets. Since then, the "clear-out of the low-end population" became a norm. Massive demolitions of rental housing in urban-rural fringe areas, along with forced evictions through cutting off water and electricity, became routine. Ordinary residents lost their homes overnight. Overseas Chinese-language media such as Radio Free Asia and Deutsche Welle repeatedly described his population-clearing policy as the rule of a "ruthless enforcer" in Beijing.

In urban management, Cai has long relied on campaign-style crackdowns and coercive measures. Unauthorized demolitions of "illegal structures," the sealing off of small businesses, and the razing of shantytowns without due public process occurred repeatedly—sometimes with "seals pasted at dawn and buildings torn down by night." Residents who tried to defend their rights were forcibly removed by law enforcement. Under his governance model, driven by numerical targets, vulnerable groups were treated as expendable collateral.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Cai enforced extreme "zero-COVID" measures. In many parts of Beijing, entire residential compounds were sealed off with iron sheets and barbed wire. Prolonged lockdowns restricted movement, leaving residents short of daily necessities; patients faced delays in medical treatment, and some died as a result. Pandemic control was highly politicized—its core mission was to display control and stability-maintenance success, with no accountability for the costs to people's lives. In November 2022, Beijing saw the outbreak of the "White Paper Movement" as public anger mounted over prolonged lockdowns, and Cai's pandemic policies became a focus of public critic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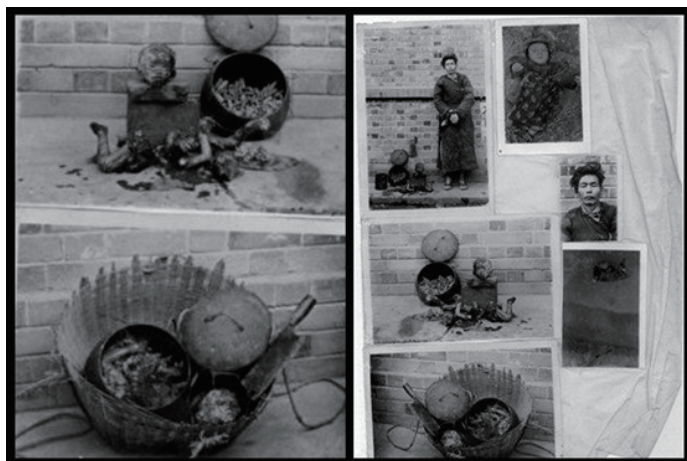
Throughout his career, loyalty has outweighed competence, and control has outweighed governance. The dignity and rights of ordinary citizens have never entered his calculus.

Author / Editor: Hu Lili
Executive Editor: Luo Zhifei
Translation: Guo Bin

大饥荒年代，最血腥的父子合影：

——“父食子”照片

作者：钟然 编辑：罗志飞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刘家远杀子食子案发生在 1960 年的湖南澧县，三年大饥荒导致刘家中断炊已久，饿得奄奄一息的刘家远，最终将儿子杀害并充饥。

事件发生后，刘家远被逮捕。该事件也成为三年大饥荒时期的人相食证明。父亲刘家远站在墙边，手戴着铁铐，身边是他儿子的头颅和骨架，还有一个铁锅，锅里面炖着他从快饿死的儿子身上割下来的肉，和胡萝卜一起炖。图片是刘被枪毙前的留影。是当时枪毙他的人，给他和儿子的遗骸拍照存档，该图片成为大饥荒年代人相食的铁证。

Iron Proof of the Great Famine: The Hunan "Father Eats Son" Tragedy

In 1960 Hunan, Liu Jiayuan killed and ate his son out of hunger, later executed—an iron proof of famine cannibalism.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杀气腾腾的计划生育标语

1982 年中共十二大正式将计划生育确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泯灭人性，强制上环、结扎，胁迫堕胎；巨额罚款、暴力拆房、开除工作，令无数家庭陷入痛苦与绝望。

Murderous Family Planning Slogans

In 1982, the 12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rmally established family planning as a basic national policy. The policy extinguished humanity, forcing women to have IUDs inserted or to be sterilized, coercing abortions; imposing massive fines, demolishing homes, and firing people from their jobs — driving countless families into pain and despair.



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

Beat it out! Abort it! Miscarry it! — Just don't let it be bo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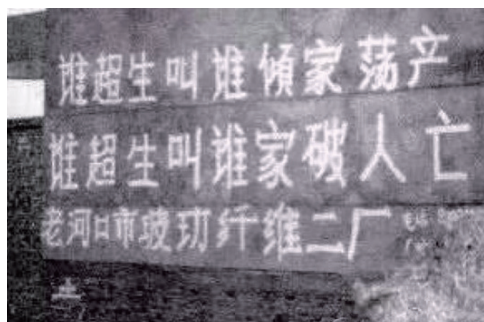
你违法生孩子 我依法拆房子

If you have a child in violation of the law, I will demolish your house according to the law.



该流不流 扒房牵牛

If it should be aborted but isn't, I'll tear down your house and seize your cattle.



谁超生叫谁倾家荡产 谁家破人亡

Whoever has an extra child will be driven to bankruptcy; whoever has an extra child will see their family ruined

十年浩劫

作者：钟然 编辑：罗志飞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文化大革命（1966—1976）是毛泽东为巩固个人权力、清除政敌而发动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号称“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大批干部、知识分子遭批斗，社会秩序崩溃，经济与教育陷入瘫痪，文化遗产被严重破坏，造成数百万人冤死，国家陷入十年动荡。

The Ten-Year Catastroph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was a nationwide political movement launched by Mao Zedong to consolidate his personal power and eliminate political rivals, under the banner of "Smash the Four Olds and Establish the Four News." During the movement, large numbers of officials and intellectuals were publicly denounced, social order collapsed, the economy and education fell into paralysis, and cultural heritage suffered devastating destruction. Millions died unjustly, plunging the country into a decade of turmoil.



1976 年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围墙上的红字标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手持“红宝书”的红卫兵们聚集在广场↑



1966 年，摄影师李振盛在哈尔滨的一座体育馆参加了一场批斗会。一名党委书记和同样身为干部的妻子受到了批判，两人身上还被泼了墨水。这样的批斗会每天都在全国各地密集地发生。↑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坐土飞机"押至大会审判↑



"反党分子"习仲勋"挂牌游街"↑



1966 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场庆祝活动 《人民画报》1966 年第 11-12 期 →



全民封控

作者 / 编辑：罗志飞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2020 年至 2022 年，中国进入全民封控时代。

在数字化的管控体系中，绿码成了新的通行证——乘高铁、坐飞机，进地铁、机关、学校、医院、商场，处处扫码。排长队检核酸，成了人民的日常；有的地方，绿码有效期甚至只有一天。在“动态清零”的名义下，人民的人身自由被中共当局前所未有地限制。

Nationwide Lockdowns

From 2020 to 2022, China entered an era of nationwide lockdowns.

Within the digital control system, the "green health code" became the new pass — whether taking high-speed trains or planes, entering subways, government offices, schools, hospitals, or shopping malls, scanning the code was required everywhere.

Lining up for COVID tests became part of daily life; in some places, a green code was valid for only one day.

In the name of "dynamic zero-COVID," the Chinese people's personal freedom was restricted by the CCP authorities in an unprecedented way.



2019 年 6 月香港 " 反送中 " 游行

作者：李聪玲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2019 年香港 " 反送中 " 运动期间，数以百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高楼之间的街道被密密麻麻的人潮填满，形成震撼的画面。夜晚的游行中，灯光与人群交织，象征对自由与民主的渴望。白天的游行里，市民高举写有 " 夺回香港 " 的黄色横幅，表达守护家园、反对恶法的坚定立场。这一场场游行，凝聚了香港社会对法治、人权与自治的强烈呼声。

Hong Kong's "anti-sending" march in June 2019

During the "anti-sending" movement in Hong Kong in 2019, millions of citizens took to the streets, and the streets between the tall buildings were filled with dense crowds, forming a shocking picture.

In the night parade, the lights are intertwined with the crowd, symbolizing the desire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During the daytime parade, citizens held up a yellow banner with the words "take back Hong Kong" to express their firm position of protecting their homeland and opposing the evil law.

These parades have condensed the strong calls of 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rule of law, human rights and autonomy.





致敬 香港！ S A L U T E T O H O N G K O N G

中国民主党人被捕 - 海内外齐声援

作者：袁崛（中国民主党党史法规部长）
编辑：罗志飞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摘要：中共当局在杭州大肆逮捕中国民主党人引起中国大陆及海外民运人士的强烈谴责及抗议，并要求立即释放被扣押者。



中国民主党人：吕耿松 江棋生（未正式入党） 朱虞夫 王东海 祝正明

1998年6月25日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去浙江民政厅申请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在美国总统克林顿于7月3日结束中国的访问之后，中共开始了对中国民主党创党人员的大抓捕。7月9日开始，中共相继逮捕了王有才、王东海、朱虞夫、祝正明、王培剑、程凡、吴高兴等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员。

中共当局在杭州大肆逮捕中国民主党人引起中国大陆及海外民运人士的强烈谴责及抗议，并要求立即释放被扣押者。

据当时《小参考》等媒体报道：中国民主党海外发言人徐水良以中国民主党名义给联合国和各民主国家发布照会“联合国和世界各民主国家政府：中共当局大规模逮捕搜查与迫害中国民主党成员，严重践踏国际公约所规定人权准则。我们呼吁美国政府和国会，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你们有责任与中国政府交涉，以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促使中国政府纠正侵犯公民人权的行”。



中国民主主义党立即召开“波士顿紧急会议”，决议全力支持国内组党（庄彦，王希哲，建利，王炳章，徐水良，傅申奇）

王丹、柴玲等民运人士呼吁波士顿政府断绝与杭州姐妹城市关系，在一封致波士顿市长，市议会的公开信中，著名民运人士王丹、柴玲、刘刚、王希哲、杨建利、沈彤、李兰菊等签署呼吁制裁中共杭州公安局最近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中国十九省市一百位政治反对派人士（包括林牧、秦永敏、刘贤斌、高洪明、江棋生、谢长发、吕洪来等）就浙江警方“7·10”大搜捕事件以及外交部污蔑、诽谤“持不同政见者”事发表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熔基的公开信，信中“惊悉浙江公安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将”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申请人王有才、王东海、及朱虞夫...等持不同政见者强行拘押。对此，我们深感忧虑和痛心。我们吁请中央政府督责浙江公安当局立即纠正这种侵犯人权的错误行径，尽快释放王有才、王东海、朱虞夫、祝正明等五人”。（来自法新社报道）



傅申奇，王希哲，王炳章在华盛顿 DC 中国大使馆门前

全美学自联关注中国人权恶化趋势，发布公开信呼吁美国国会制裁中共。在这封致美国国会的英文信中，理事会主席李靖泓呼吁国会重新评价克林顿总统的中国之行，并要求立即中断美国和新加坡的贸易、文化、科技交流项目。

大陆四名异见人士陆续加入绝食抗议为抗议中共当局拘捕王有才等五名「中国民主党」成员，并呼吁海外民运团体团结起来声援他们的行动。浙江政治反对派运动人士吴高兴，叶文相和傅全三人，发表了《绝食宣言》。三人于七月二十日中午十二点整开始四十八小时的绝食抗议。

魏京生、王丹、方励之、刘青、王军涛、陈一谘和刘宾雁等十六名海外中国大陆异议人士，七月二十日发表《致江泽民主席暨克林顿总统公开信》，就中共逮捕筹备成立「中国民主党」成员一事，提出谴责与抗议。公开信要求江泽民「维护宪法尊严，制止违宪行为」，命令中共警方立刻释放被违宪逮捕的王有才、王东海等人，这五名被羁押的浙江异议人士因申请成立「中国民

主党」遭到逮捕。他们在致江泽民的公开信中说：「在克林顿访问中国期间，你们的联合记者会使我们产生了真正的希望，因为你们曾公开讨论人权问题。」不过，公开信中说：「不幸的，最近的发展使这项访问带来的正面的成果荡然无存。」（来自法新社报道）

与此同时，国内民运人士为中国民主党成立法律后援会和律师团，并聘请律师组成了律师辩护团，为浙江民主党被捕的王有才、王东海、林辉、祝正明等人士进行法律辩护，进一步声援浙江民主党组党人士，在法律层面上与中共抗争。国内支援浙江民主党法律后援会由著名异议人士、前胡耀邦的秘书林牧先生及北京著名民运人士徐文立等人作为首，参与人员遍及全国十几个省市。

自6月25日中国民主党人公开申请注册以来，中共便开始了陆续的抓捕行动。7月9日开始的这场大抓捕是“发生在中共为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自1989年“六四运动”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镇压，更是出现在中共承诺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前夕，引起了国内外的一片哗然，联合国人权专员玛丽·罗宾逊立即动身前往中国交涉。中国民主党人的英勇行为感染和鼓励了海内外的民运人士，“吾道不孤”，海内外各民运人士和团体都站出来发表声明，谴责中共的违法行径，呼吁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民主党人被中共抓捕的行为。国内民运人士同时也组织法律后援会和律师团，用法律武器对抗中共对民运人士和民主运动的侵犯。国内外声势浩大的声援终于迫使中共当局在玛丽·罗宾逊专员到达北京前夕释放了所有被抓捕和“监视居住”的中国民主党人。

Mass Arrest of China Democracy Party Members Sparks Nationwide and Overseas Outcry

In July 1998, after China Democracy Party members applied to register their Zhejia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the CCP launched a wave of arrests in Hangzhou, detaining key founders such as Wang Youcai, Wang Donghai, and Zhu Yufu. The crackdown provoked strong condemnation from Chinese dissident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dvocates, with public appeals issued by overseas democracy leaders and legal defense efforts organized inside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outcry, including pressure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and democratic governments, eventually forced Beijing to release those detained, highlighting both the regime's systematic repression and the global solidarity supporting China's democratic movement.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烈火焚猶在，真心照破宵。
千人同受苦，一念亦能超。
血淚山河記，風雲日月昭。
長空明日出，信仰永燃燒。



自由雕塑公园·荒漠中的自由灯塔

作者：陆乾坤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摘要：自由雕塑公园位于加州沙漠，以雕塑纪念天安门大屠杀、刘晓波、香港抗争等事件来悼念共产主义受害者。创办人陈维明先生坚持艺术与自由抗争，园区已成为全球民主运动的象征与纪念地。



一、缘起与愿景：一片荒地成为自由圣地

2018年，自由雕塑公园基金会（Liberty Sculpture Park Foundation）在加州注册成立，总部设在Arcadia，其使命明确而深远：筹募资源，在莫哈维沙漠的Yermo小镇，建立一个以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共产主义专制为主题的公益雕塑公园，并悼念共产主义受难者。园区地处加州I-15高速沿线，辽阔的荒漠中伫立着象征自由与真相的雕塑，已成为希望与信仰的象征。

就雕塑体积和占地面积而言，自由雕塑公园是全球最大的民主自由与反共题材雕塑公园之一。它不仅是海外华人推动民主、人权的重要基地，也是共产主义受害者的纪念园地。园区内的《64纪念碑雕塑》高耸入云，成为15号公路上的地标。近年来，园区已建成“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馆”主体部分，并开始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字、图片与实物史料，向公众全面呈现历史真相。

二、雕塑与灵魂：陈维明与艺术实践

自由雕塑公园的创办人是知名雕塑家陈维明（Weiming Chen），中国大陆出生，持新西兰国籍，常年居住在美国。陈维明不仅是艺术家，更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他曾在1991年受新西兰政府委托雕刻埃德蒙·希拉里铜像，2009年创作《天安门大屠杀浮雕》，2010年制作《民主女神》复制品在香港展出，并曾赴叙利亚支援反政府力量。他的艺术创作始终与争取自由和人权的行动紧密相连。

在Yermo的荒漠中，陈维明带领志愿团队，用有限资金制作了一系列纪念性雕塑——包括《64纪念碑》、《天安门大屠杀浮雕》、《疯马酋长》、《坦克人》、《李旺阳》、《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雕塑》、《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壁画》、《中共病毒 CCP VIRUS》、《丁建强纪念亭》、《牢笼中的刘晓波》、《民主女

神》、《议长大声呼吁》、《司徒华先生最后的日子》等十余件大型作品。这些作品以视觉力量再现民主抗争、追寻历史真相的精神图像，既是对专制的控诉，也是对受害者的致敬。

三、艺术受压：毁坏与重建的勇气



园区的鲜明政治立场迎来了打击与报复。2021年6月，陈维明创作的《CCP Virus》雕塑——以中共最高领导人肖像与新冠病毒分子相结合，寓意疫情与专制的关联——被人纵火焚毁。2022年6月，他重塑《CCP Virus II》并公开揭幕，以此向外界宣示“艺术可被毁，信念不可摧”。

然而，威胁并未止步。2024年8月20日，园区再次发生重大火灾，损毁了部分雕塑、工作室及重要设备。这是三年内第二次发生破坏事件，外界普遍怀疑背后与跨国政治打压相关。美国及海外媒体对此广泛报道，强调这是艺术自由与政治恐吓之间的正面冲突。面对接连的打击，陈维明与志愿者选择坚持重建，继续用雕塑讲述自由与抗争的故事。

四、国际呼声：全球媒体与民主支持

自由雕塑公园的事件与作品，引发了世界多国媒体的关注与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美联社、路透社等关注园区雕塑被毁及火灾事件，揭示艺术家与民主运动在海外所面临的威胁。

BBC、CNN、半岛电视台、新唐人电视台等报道园区作品与天安门、香港民主运动相关的纪念活动。

美国司法部在多起涉中共跨国压制的案件中提及类似威胁行为，指出在美境内针对异议人士的恐吓与攻击。

文化类媒体如 Atlas Obscura、Roadside America、National Review 等，将园区列为民主与反共主题的独特公共艺术地标。

通过这些国际平台，自由雕塑公园的故事传遍全球，让更多人了解到在远离故土的土地上，中国人依然用艺术捍卫真相、纪念受害者、与暴政抗争。

五、意义与展望：荒漠里的民主之声

自由雕塑公园所在的莫哈维沙漠，本是一片沉寂之地，如今却成为海外民主运动的精神象征。每一位途经的游客，都能在高耸的雕塑中感受到历史的重量与自由的召唤。

它唤起人们对天安门、李旺阳、刘晓波、香港抗争等事件的记忆，将这些记忆实体化、公共化，形成一个可以触摸的“民主纪念场域”。纪念馆的建设与展陈，将为后人留下一个可以深入学习、沉浸体验的空间，让更多人从中理解自由的可贵与历史的沉痛。

未来，公园计划继续扩充雕塑与展览规模，增加更多主题作品，吸引全球更多志愿者、捐助者和参观者参与其中。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持续的抗争与见证——在荒漠中为民主与真相留下坐标。

自由雕塑公园大事记（时间轴）

2018年：基金会在加州注册成立，总部位于Arcadia。

2019年2月24日：《64纪念碑》落成，成为全球最大天安门大屠杀主题雕塑之一。

2020年8月30日：《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雕塑揭幕。

2021年6月：《CCP Virus》雕塑被中共派人偷偷焚毁。

2022年6月：《CCP Virus II》重建完成并揭幕。

2023年4月：开建“铁链女”雕塑；2023年6月4日完工。

2024年8月20日：园区发生第二次重大火灾。

2025年：纪念馆主体完工，收集各国史料，对公众开放。

支持自由雕塑公园

导航地址: 37570 Yermo Rd, Yermo, CA 92398, USA

电子邮箱: worldlibertysculpturepark@gmail.com

自由雕塑公园基金会所有工作人员均为义工，不收取任何报酬，亦不报销交通费。捐款人可委托基金会理事、孙平律师、基金会账务 David Jen 对详细的支出情况进行查询。

捐款方式（Zelle）

账户名：LIBERTY SCULPTURE PARK FOUNDATION

账号：donation.lspf@gmail.com

捐款入账后，我们将发送电子版“捐款入账通知书并感谢信”。

自由雕塑公园基金会拥有美国国税局501(c)(3)免税账号，您的捐款可以用于抵税。



Liberty Sculpture Park: A Beacon of Freedom in the Desert

Located in the Mojave Desert of California, Liberty Sculpture Park commemorates victims of communism through monumental works that honor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Liu Xiaobo, the Hong Kong protests, and other struggles for freedom. Founded in 2018 by Chinese-born sculptor Weiming Chen, the park has become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public art sites devoted to democracy and resistance to authoritarianism. From the towering "64 Monument" to the "Tank Man" statue and "Goddess of Democracy," each piece transforms historical memory into visible, tangible symbols of defiance.

The park has faced repeated acts of destruction, including the arson of Chen's provocative "CCP Virus" sculpture in 2021 and a devastating fire in 2024 that destroyed several works and facilities. Yet Chen and his team of volunteers have continually rebuilt, declaring that "art may be destroyed, but belief cannot." Their resilience underscores the park's role not only as a memorial but as a living site of struggle and hope.

International media—from The Washington Post, Los Angeles Times, and Reuters to BBC, CNN, and Al Jazeera—have reported on these events, highlighting the park as a target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nd as a unique landmark of artistic resistance. Cultural outlets such as Atlas Obscura and Roadside America have also described it as a singular public art destination. Through these global platforms, the park's story has amplified the voices of victims, preserved historical truth, and inspired continued calls for democracy.

Looking ahead, Liberty Sculpture Park plans to expand its memorial hall and add new thematic works, inviting volunteers, donors, and visitors worldwide to participate. Rising from the desert, it stands as both a sanctuary of memory and a beacon of freedom, ensuring that the pursuit of democracy and truth will not be silenced.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第 747 期茉莉花行动：民主党守护台湾

民主人士集结好莱坞星光大道，声援台湾、共守自由

作者：李聪玲 编辑：罗志飞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7 月 19 日下午 4 时，位于洛杉矶好莱坞星光大道的广场再度响起自由的呼声。由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办的第 747 期 "茉莉花行动" 集会，以 "守护台湾，守护民主" 为主题，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民主人士参与，现场气氛高昂，标语鲜明，演讲振奋人心，向世界宣告：台湾必须自由，中国必须民主！

本次集会紧扣当前台海局势以及台湾人民发起的民主自救行动 —— "大罢免" 运动。活动伊始，主持人马群与何兴强指出，中共正在加速对台湾的武力恫吓与间谍渗透，已对东亚区域与全球自由秩序构成严重威胁。在此关键时刻，台湾不仅是自我防卫，更是站在华人世界乃至全球民主阵营的最前线，抵挡专制浪潮。

策划者李聪玲在发言中强调："我们走上街头，不只是为台湾而战，而是为整个华人世界争一口气，为下一代守一片自由的天空。" 随后，何兴强老师用英文发表演说，向国际社会呼吁团结支持台湾，并持续关注中国大陆民主运动。

集会现场呼声震天，参与者高喊："Stand with Taiwan!", "Free China!", "End CCP!" 等响亮口号，吸引大量游客与媒体驻足围观。摄影团队全程记录，志愿者们维持秩序，体现高度的组织纪律。

本次活动由刘平先生资助，多位民主人士参与策划与组织，包括李聪玲、郑伟、郑敏、倪世成、晏呐等人。发言嘉宾包括杨皓、倪世成、王成果、阎岩等人，他们来自不同背景，却有着共同的信念 —— 拒绝沉默，拒绝专制，捍卫民主与人权。

活动在集体合照与自由交流中圆满结束。此次集会不仅展示了海外民主力量的凝聚与行动力，也向国际社会传递出清晰的信号：台湾的安危、民主的存亡，牵动全球自由世界的命运。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类似行动，声援台湾，连结全球反专制力量，为民主中国不懈努力。

组织单位：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赞助：刘平

策划：李聪玲 郑伟 郑敏

组织：倪世成 晏呐

主持：何兴强 马群

摄像：苏一峰

拍照：陀先润

义工：杨长兵 卓皓然

Jasmine Action No. 747: Defending Taiwan, Defending Democracy

On July 19,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National Committee held its 747th "Jasmine Action" at Hollywood's Walk of Fame. Activists denounced CCP threats, voiced solidarity with Taiwan, and called for a democratic China with chants like "Stand with Taiwan!" and "End CCP!"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旧金山声援四川江油同胞

作者：胡丽莉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摘要：2025年8月9日，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在中共领事馆前举行声援四川同胞的抗议集会，怒斥中共当局纵容校园霸凌、暴力镇压四川江油普通民众的恶行！



2025年8月9日下午，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在中共领事馆前举行声援四川同胞的抗议集会，怒斥中共当局纵容校园霸凌、暴力镇压四川江油普通民众的恶行！民主勇士们汇聚一堂揭露中共极权暴行，誓为被铁拳镇压的同胞讨回公道！



抗议活动开始前，参与者们就四川江油事件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许多人深感中共铁腕统治下人民的无奈与绝望。活动现场气氛火热，参与者们激昂发言，控诉中共独裁政权对人民的无情蹂躏与残酷打压。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旧金山党部主席方政，八九学运领袖赵常青，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行长陈闯创，中国民主党党员丘悦菲、郝剑平、关永杰等人轮番讲话。他们的发言如利剑出鞘，句句切中要害，引发在场者深深共鸣。值得一提的是，抗议现场吸引了过路车辆的关注，司机们纷纷按喇叭鸣笛，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抗议者的支持与声援。

抗议者们愤怒表示：国内言论被封杀，人民被残酷镇压，我们不能沉默！既然国内不让聚集，我们就走到中共大使馆门口；既然国内无法发声，我们就在旧金山为同胞高喊“清算共产党！习近平下台！”

此次抗议不仅是对中共暴政的宣战，更是为中国民主自由奋战的战争吹响号角，呼吁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民的苦难与抗争！



San Francisco Rally in Solidarity with Jiangyou, Sichuan

On August 9, 2025,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San Francisco Branch held a protest outside the Chinese Consulate to denounce the CCP's role in school bullying and violent repression of citizens in Jiangyou, Sichuan. The demonstration gathered democracy activists and supporters who condemned the regime's brutality and declared solidarity with the persecuted.

The event began with discussions on the Jiangyou incident, with participants expressing concern over life under authoritarian rule. Speeches followed from Fang Zheng, Vice Chairman of the CDP National Committee and San Francisco Branch Chair; 1989 student leader Zhao Changqing; CDP executive director Chen Chuangchuang; and members Qiu Yuefei, Hao Jianping, and Guan Yongjie. Their words struck directly at dictatorship and resonated with the crowd.

Protesters chanted "Clear the CCP!" and "Xi Jinping step down!" while declaring that if voices are silenced in China, they must rise abroad. Passing drivers honked in support, amplifying the protest's impact. Volunteers recorded the event to share with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Organizers stressed the rally was not just local but part of a wider struggle for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calling on the world to recognize China's repression. Each action, they said, adds strength to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signals that the CCP's crimes will not go unanswered.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军队属于国家，不属于政党！

—— 第 749 次茉莉花行动

记者：李聪玲 地点：洛杉矶中领馆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2025 年 8 月 1 日，中国“八一建军节”之际，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全国委员会在中共驻洛杉矶领事馆前举行第 749 次“茉莉花行动”。此次行动主题鲜明：“军队国家化，拒做党卫军！”中国民主党人以坚定的信念、整齐的口号和清晰的诉求，向中共“党指挥枪”的体制发出强烈抗议，呼吁中国军队脱离政党控制，回归国家属性，效忠宪法与人民。

活动在傍晚 6 点整准时开始，由李聪玲与杨皓共同主持。两位主持人庄严而有力地开场，揭示活动的核心立场：军队国家化，拒做党卫军！

主持人李聪玲——指出：从 1989 年六四屠杀，到 2019 年香港反送中事件，再到中共对新疆、西藏的武力镇压，当前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人民子弟兵”一次次被用来对付人民。这还是“人民的军队”吗？不是！这是一支党的党卫军，是镇压人民的暴力机器！主持人杨皓表示：那些真正为中共打过仗、流过血的退伍军人，他们换来的是什么呢？不是照顾，不是保障，而是被冷落、被忘记、被抛弃。这种政权，不配拥有一支军队！

活动现场横幅醒目，蓝底白字写着：“中共下台！军队国家化！Down with the CCP! Nationalize the military!” 另一条地面横幅则写着：“中国民主党成立 27 周年：坚持民主理念，争取自由未来（1998–2025）”，清晰表明这不仅是一场抗议，更是一项理念的坚守与历史的延续。

活动现场有多位发言人发言，苏一峰，王成果，郑伟，林养正，程铭等，他们从不同角度揭示军队党化对国家与人民造成的深远危害。发言人苏一峰：“中国的军队就是共产党的自卫队！”发言人郑伟指出：“中共长期通过‘党指挥枪’垄断武力资源，将军队变成了维护一党私利的暴力工具。这种政党，不仅腐败透顶，而且剥夺了军人应有的尊严与使命。”林养正表示：“真正现代国家的军队，应效忠国家宪法。中共让军人变成维稳工具、侵略工具、恐吓工具，这不是‘军队’，是现代版的‘党卫军’。”

在呼喊口号环节，李聪玲与杨皓带领全场齐声呼喊：“军队国家化！”“拒做党卫军！”“枪口不能对准人民！”“军人不是党的工具！”“军人不是奴才，是国家的守护者！”声音震撼中共领馆门前街区，引来不少民众驻足围观。

中国民主党长期以来的主张：反对“军队姓党”，支持“军队国家化”。在横幅与标语之间，数十位参与者合影，高举纸牌字样拼出“军队国家化 拒做党卫军”。这一幕被现场摄影师完整记录，画面震撼，已经被发布至社交平台，引发大量转发与评论。

我们不是在海外过家家，也不是在作秀。我们在做一件严肃而重要的事业——捍卫军队应有的尊严，捍卫人民的基本权利。暴政靠恐惧维持，民主靠勇气赢得。你今天站在这里，就是在书写历史；你发出声音，历史就会记得你。活动结束后，参与者依然



意犹未尽，纷纷合影留念，并相约参加下一场茉莉花行动。

活动主持人：李聪玲 杨皓
活动负责人：倪世成
活动策划人：郑伟 杨皓 张东灏
义工：杨长兵 李延龙
摄影/摄像：苏一峰 卓昊然

Jasmine Action No. 749: The Army Belongs to the Nation, Not the Party

On August 1, 2025—China's "Army Day"—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Los Angeles Committee held the 749th Jasmine Action outside the Chinese Consulate, calling for "Nationalize the military, refuse to be the Party's guards!" Activists condemned the CCP's long-standing policy of "the Party commands the gun," denouncing its use of the army against citizens in Tiananmen (1989), Hong Kong (2019), Xinjiang, Tibet, and its current threats toward Taiwan.

Speakers including Li Congling, Yang Hao, Su Yifeng, Wang Chengguo, Zheng Wei, Lin Yangzheng, and Cheng Ming stressed that a true modern military must serve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people, not one party's interests. Banners declared "Down with the CCP! Nationalize the Military!" while participants chanted: "Guns must not target the people!" and "Soldiers are guardians of the nation, not tools of the Party!"

The demonstration featured speeches, slogans, and symbolic group photos spelling out the demand for a national army. Organizers emphasized that this was not theater but a serious effort to restore dignity to the military and protect basic rights. They vowed to continue the Jasmine Action movement, turning courage into history and sustaining the call for democracy and freedom.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抗议中共网络暴政，捍卫言论自由

作者：何清风 2025年7月27日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乌干达独裁者阿敏曾冷血地说：“你有言论自由，但我不能保证你说完话之后还有自由。”这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早已不再是遥远的非洲故事，而是当今中国网络空间的残酷现实！在中国，所谓的“网络实名制”已沦为一道无形的数字镣铐。它披着“安全”与“秩序”的外衣，却成为中共当局监控思想、压制言论、扼杀真话的工具。实名制让每一次发声都成为冒险：你可能因一篇帖子被删号，因一句真话被“喝茶”，甚至因表达不同意见而被追踪、恐吓、乃至“消失”。这不是自由，而是数字时代的绞索！实名制不是为了安全，而是为了控制！

网络实名制并非保护公民，而是将每一个网民变成可追踪的“号码”。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想法，都可能被记录、被审查、被用来对付你。实名制剥夺了匿名表达的权利，扼杀了思想的自由流动，让真话成为禁忌，让批评成为罪行。在这样的网络暴政下，公民的言论自由被无情践踏，公共讨论的空间被压缩到令人窒息。我们不是号码！我们不是奴才！

我们是活生生的个体，我们有权匿名表达，有权说出真相，有权不被恐吓、不被追踪！网络应当是自由思想的沃土，而不是威权统治的监狱。我们拒绝被“实名”绑架，拒绝让言论自由成为空洞的口号！今天，我们站出来发声！

我们为每一位因实名制被删帖、被封号、被“喝茶”、被抓走的人而抗议！我们为每一个不敢说出真话、却渴望自由呼吸的灵魂而呐喊！我们呼吁：

- 废除网络实名制！还网络一个自由的呼吸空间！
- 捍卫言论自由！让真话不再是罪，让批评不再是险！
- 终结数字暴政！让每一个人都能在网络上自由表达，而无需担心“说完话之后”的自由被剥夺！

我们的口号响亮而坚定：

“我们要说话，更要说完话还能活着！”我们呼吁所有珍视自由、渴望真相的人们加入我们，共同抵制网络暴政，共同捍卫言论自由！这不仅是一场针对实名制的抗争，更是对威权装神弄鬼的彻底否定！让我们用行动告诉世界：言论自由是不可剥夺的权利，真话终将冲破数字牢笼！”我们要说话，更要说完话还能活着！”“废除实名制，捍卫言论自由！”“拒绝数字绞索，守护真话权利！”让我们一起，为自由的网络、为自由的中国而战！

End Online Tyranny, Defend Free Speech!

China's "real-name registration" is not safety but a digital shackle. We demand: Abolish real-name rules! Defend freedom of speech! Reject the digital noos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洛杉矶再起怒吼：声援方艺融，公民抗争不停歇

——记第 748 次“茉莉花行动”

作者：李聪玲 编辑：罗志飞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2025 年 7 月 26 日下午四点整，第 748 次“茉莉花行动”如期在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举行。本次集会以“声援方艺融”为主题，由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办，程铭与林养正共同担任主持，活动聚集了众多关注中国人权、民主、法治前景的各界人士。

此次集会旨在声援因言获罪的中国异议人士方艺融与彭立发。两人分别因在街头表达对中国政府的不满、呼吁宪政民主，而遭当局秘密逮捕、长期监禁，甚至生死未卜。

彭立发早在 2022 年 10 月以“天桥勇士”身份在北京四通桥拉起横幅，抗议习近平连任，呼吁“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震惊世界。三年过去，据传他已被秘密重判九年，关押地点与健康状况不明。



2024 年 7 月 30 日，方艺融在新化县一座人行天桥上悬挂一条白底红字巨幅横幅，内容改编自 2022 年北京“四通桥事件”的标语，写着：“不要特权要平等，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谎言要尊严，不做奴才做公民”同时，他用音响播放“要自由、要民主、要选票！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的口号。方艺融，作为近年来罕见的公开抗议者，勇敢走上了街头，质疑高压统治，最终遭秘密审讯与羁押。

主持人程铭在开场致辞中讲到，方艺融用血肉之躯对抗谎言与暴政，是我们的榜样，更是这个民族尚未灭绝的希望。

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发言环节陆续展开。发言人包括杨皓、马群、张东灏、倪世成及刘敖等人。他们在集会中慷慨陈词，谴责中共政权对言论自由、公民权利的持续打压，并特别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近日遭到迫害的方艺融，以及四通桥勇士彭立发等人。

发言结束后，全体与会者集体合唱纪念彭立发的歌曲，声援这位未曾屈服的公民。随后大家拉起横幅，围绕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门前展开和平示威游行，高喊：“不做奴隶做公民！”、“释放良心犯！”、“打倒中共暴政！”、“End CCP！”口号声此起彼伏，引来路人驻足关注，有人拍照记录，也有人竖起大拇指表示支持。

主办单位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表示，第 748 次茉莉花行动既是对“天桥勇士”们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公民社会精神的守护。面对日益收紧的言论空间与极权主义扩张，只有海外的自由之地，才是保存民主火种的希望之所。“我们不会停止，哪怕是每周一次，哪怕是只有几个人，我们也要继续站出来，为他们发声，为未来铺路。”，主持人林养正说到。

活动在傍晚平和有序地结束。参与者陆续离去，但他们手中的横幅、他们坚定的眼神，却在洛杉矶烈日下投下长长的影子。从北京四通桥到洛杉矶领事馆，从孤身抗争到集体呐喊，这些行动昭示着：即使铁幕尚在、长夜未明，但有良知者就不会忘记呐喊，有公义者就不愿屈从于沉默。

天桥勇士不是孤独的 —— 在世界的另一端，还有无数人正在接力奔跑。



枪口对人民，暴政必崩溃

作者：何清风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摘要：2025年8月3日，一场以“抗议中共党卫军建军98周年”为主题的集会在中共驻洛杉矶领事馆前举行。数十名民主人士和正义之士齐聚一堂，以铿锵有力的呐喊，向世界揭露中共军队的罪行，呼吁推翻暴政，还权于民。

2025年8月3日，一场以“抗议中共党卫军建军98周年”为主题的集会在中共驻洛杉矶领事馆前举行。数十名民主人士和正义之士齐聚一堂，以铿锵有力的呐喊，向世界揭露中共军队的罪行，呼吁推翻暴政，还权于民。这场集会不是庆祝，而是控诉；不是沉默，而是觉醒。活动由中国民主党党员赵雪峰主持，他以满腔热血，带领众人发出对自由与正义的深切呼唤。赵雪峰在开场发言中直指中共军队的本质：“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不是为了纪念，而是为了抗议！8月1日，中共所谓的‘建军节’，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不是值得庆祝的日子，而是一个必须揭露和谴责的日子！”，他痛斥中共军队早已背离“人民子弟兵”的初心，沦为维护一党专制的暴力机器，“它的枪口从未对准外敌，而是始终瞄准追求自由、捍卫尊严的人民！”，赵雪峰血泪控诉中共军队的累累罪行，他历数中共军队自1949年篡权以来的暴行，揭开其“人民军队”的虚伪面纱。1989年天安门屠杀：中共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血染长安街，无数追求民主的青年魂断于此；新疆集中营：数百万维吾尔人被关押，遭受酷刑和文化灭绝，中共军队是这一暴行的执行者；西藏信仰压迫：军队摧毁寺庙，迫害僧侣，剥夺藏人信仰自由，用暴力践踏人权；日常维稳的铁拳：从维权人士到普通上访者，从网络异见者到宗教信徒，中共军队随时化身“维稳”工具，压制一切反对声音。

赵雪峰怒问：“这难道是‘人民军队’？不！这是暴政的爪牙，是自由的刽子手！”，他的发言如惊雷，点燃现场的激情，参与者高举标牌，喊出“枪口不能对准人民！军队必须国家化！”的口号，声震四方。集会中，多位代表上台发言，控诉中共军队的暴行。一位参与者含泪说道：“三十多年前，我们喊着民主与自由，却被坦克碾压。今天，我站在这里，为那些逝去的同胞，也为未完的理想！”他的声音颤抖却坚定，触动全场。现场掌声雷动，泪水与怒火交织，化作对自由的渴望。向世界宣告：暴政必亡，人民必胜。

赵雪峰在集会尾声动情总结：“今天的抗议即将结束，但我们的抗争永不停止！我们坚信，暴政终将崩塌，人民终将觉醒！”他代表组织方感谢每一位参与者的勇气，呼吁全体同胞和国际社会站出来，揭露中共军队的罪行，抵制暴政，支持中国人民的自由事业。集会以齐声高喊口号结束：“枪口不能对准人民！军队必须国家化！推翻暴政，还权于民！”声浪如潮，震撼人心。

这场抗议集会，是对中共军队罪行的血泪控诉，是对自由与正义的深情呼唤。每一位参与者的勇气，如火种，点燃希望。历史必将证明：暴政的铁蹄无法永远压制人民的声音。只要团结抗争，自由的曙光终将照亮中国！活动最后，与会者纷纷在代表邪恶中共的军旗上喷墨，以期早日结束中共之暴政！

When Guns Target the People, Tyranny Must Fall

On August 3, 2025, activists in Los Angeles protested the CCP army's 98th anniversary, denouncing it as a party tool against the people and demanding a nationalized militar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全球 " 全民反抗运动 " 接力行动旧金山站举行

—— 民主人士金门大桥宣誓终结专制

作者：胡丽莉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2025 年 8 月 8 日至 9 日，" 全民反抗运动 " 在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伦敦、柏林、悉尼、多伦多、东京等十余座城市接力举行。今日，来自湾区及美国各地的民主人士齐聚旧金山金门大桥二战时期的 " 海角堡 "（Fort Point）附近，向世界发出结束专制、追求自由民主的呼声。

海角堡建于 1850 年代末至 1860 年代初，最初是美国西海岸的重要海防堡垒，二战时期曾作为防御日军入侵的重要军事据点。如今，它已成为美国国家历史地标，象征着捍卫家园与自由的决心。将这场反抗集会选在这里，既是为了呼应历史上守护自由的精神，也寓意反抗暴政、捍卫人类普世价值。

今日云雾弥漫，金门大桥若隐若现，海风吹乱了民主人士的发丝，却吹不散他们坚定的信念。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政、八九学运领袖赵常青，以及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行长陈闯创等多位知名民主人士先后发表讲话，鼓舞与会者坚定信念、团结行动。发言者强调：中共专制政权是中国人民自由与尊严的最大障碍，海外民主力量必须汇聚更多声音，推动全球关注与行动。

" 是时候了，必须以非凡的决心和勇气采取行动，终结专制、开创自由民主的新纪元！ " 这是方政在现场的慷慨激昂发言，也是全民反抗运动的核心诉求。

仪式结尾，全体与会者集体放飞印有 " 滚球 CCP " 和 " 民主自由文明 " 形象的气球，代表中国人民对中共习近平说：滚球！此次旧金山站活动不仅与全球其他城市的集会形成呼应，也为未来更大规模的国际联合行动奠定了基础。组织者表示，接力行动将继续扩展至更多城市，直至自由的曙光照进中国。

Democracy Activists at Golden Gate Bridge Vow to End Tyranny

On August 8-9, 2025, democracy activists gathered at San Francisco's Golden Gate Bridge for the global "People's Resistance Movement," vowing to end CCP tyranny and usher in freedom and democrac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六年过去，怒火未熄：

——纪念 721 元朗袭击六周年，矛头直指中共暴政

作者：何清风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美西时间 2025 年 7 月 20 日】——在“721 元朗袭击事件”六周年之际，中国民主党全联总美西党部举行纪念集会，悼念这场震惊国际社会的黑暗事件，也向背后的“真正元凶”——中国共产党发出最强烈的控诉。“我们今天纪念的，不只是香港元朗的流血黑夜。”，集会组织者在演讲中直言不讳，“我们更是在控诉，藏在背后的那个真正的元凶：中国共产党！”。

2019 年 7 月 21 日晚，一群身穿白衣、手持铁棍的暴徒在香港元朗无差别袭击市民，造成至少 45 人受伤。然而，警方长时间缺席、甚至被指与施袭者互动“和谐”，引发了公众对“警黑勾结”的愤怒与恐惧。六年后，这起事件依旧没有彻查结果，真相被遮掩、正义无从伸张。“这不是偶发事件，”，演讲者强调，“这是中共纵容、策动的国家暴力，是极权体制对民主社会的有组织入侵！”。

在当天的纪念活动中，发言者用“红色幽灵”形容中共的扩张势力，直言其正在“渗透、破坏、操控”全球自由世界。“它随时准备洗劫香港、台湾，乃至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集会不只是追忆，更是一场象征“宣战”的行动。活动口号痛击中共的软肋：

- “打倒中共暴政！”
- “讨还 721 血债！”
- “自由不是恩赐，是我们怒吼夺回的！”
- “不低头！不退让！不原谅！”

组织者强调：“民主正在被围剿，红色幽灵正在逼近。我们已被逼到墙角，无路可退！”。集会现场群情激昂，参与者举起横幅、敲响战鼓，以“每一次发声都是子弹”、“每一次集结都是反击”为信念，呼吁国际社会勿再对中共暴行沉默、共同制衡极权政权的扩张。

这场名为《721 六周年·怒吼誓言》的纪念活动，也再次唤起公众对香港议题的关注，提醒世界：香港仍未真正自由，而中共对人权的威胁亦未停止。“我们站在这里，不是为了哀悼，而是为了宣战！我们不要妥协，我们要终结它、推翻它、埋葬它！”

Six Years On, the Fire Still Burns: Marking the 721 Yuen Long Attack and Denouncing CCP Tyranny

On the sixth anniversary of the 721 Yuen Long attack,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s West America branch held a memorial rally, mourning the victims and denounc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the true culprit. The attack on July 21, 2019—where white-clad mobs armed with rods assaulted civilians while police stood by—remains unresolved, its truth buried and justice denied. Speakers called the incident not an accident but state-backed violence, exposing the CCP's deliberate assault on democratic society. The rally's slogans—"Down with CCP tyranny!" "Avenge 721's blood debt!" "Freedom is not granted, it is fought for!"—echoed with defiance, framing every gathering as a counterstrike. With banners raised and drums beating, participants warned the world that Hong Kong is not yet free, and that the "red specter" of CCP authoritarianism continues to threaten global democrac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Gloria Wang 绘画作品集

作者：Gloria Wang 编辑：罗志飞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維尼習和俄羅斯抱团取暖，對不正義之戰姑息緩靖。



2023 年參加蔡英文總統訪美後有感而作。



Gloria Wang 編導、青年企業家因支持反送中運動被迫害
Geoffrey Jin 設計師、青年企業家
Lorraine Jin 承載父母希望能成長在自由之地的寶寶



習近平的無限期連任皇帝夢



我們的起點，支持香港反送中的進步青年們。黑色紫荊花是他們的痛，也是時代的悲劇。



對立



隱瞞養病毒



習訪美時混在人群中的非法執法者



氣象氣球的鬧劇



先驅



為許先生和丁先生發聲



抗議習訪美的英雄們

藏人七十年流亡悲歌

作者：袁岷 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2025年7月6日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迎来90岁生日。他及流亡藏人所在的印度北部城市达兰萨拉，人们举行了数日的庆祝活动。数千名藏传佛教徒以及来自美国和印度的各界名人和官员齐聚这座风景如画的喜马拉雅山麓小城，共同为达赖喇嘛庆生。

印度总理莫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总统奥巴马和布什等政界要人也向达赖喇嘛祝贺了生日。莫迪在X平台上发帖写道：「他的教诲激发了所有信仰群体的尊重和钦佩。我们祈祷他身体健康、长寿」。中国民主党人，著名华人雕塑艺术家陈维明老师率领代表团来到达兰萨拉，给达赖喇嘛祝寿，并得到了尊者的握手与碰头祝福。

藏人流亡社区借达赖喇嘛的祝寿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也提升了藏人社区的影响力，世界各个民主国家政府大多与藏人行政中央与达赖喇嘛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是在一片祥和祝福声中，流亡藏人在庆祝中交织对未来的担忧。追随者担心，随着达赖喇嘛年事渐高，一旦他去世，未来的西藏问题会发生什么。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丹增·勒谢（Tenzin Lekshay）说，“是的，我们担心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但他同时也强调，“我们对此不会逃避。我们已经一直应对了几个世纪，也将会继续应对下去。”。

达赖喇嘛承诺，在7月6日的庆生活动上，他将公布选定继任者的计划，该计划将考虑到当前形势的复杂性。其中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应对中国操控这一继任程序的企图。他曾表示，继任者将在自由世界诞生，这表明下一任达赖喇嘛可能来自大约14万藏人流亡者，其中一半居住在印度。

藏人七十年流亡经历的由来，毫无疑问缘自于中共入侵西藏后，逼迫西藏噶厦政府签下《西藏和平解放协议》。中共军队进入西藏并开展血腥土改等一系列破坏西藏原有社会结构的政治运动，激起西藏人民的反抗。1959年达赖喇嘛为保障个人安全而走出印度达兰萨拉，开始了长期近70年的流亡生活。

追随达赖喇嘛来到达兰萨拉的近十万藏人，加上后续陆续逃亡的几万藏人，总数达十几万的藏人如今分布在以达兰萨拉为中心的印度、尼泊尔、美国和欧洲各个国家。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建立起了一个完备的流亡政府，他们设立了教育、财政、外交及安全等行政机构，下设学校、医院、养老院、职能培训所都是免费，并且一直运转顺利。堪称所有族群反抗中共极权统治的典范，也非常值得我们中国民主运动学习与反思。



Seventy Years in Exile: The Tibetan Struggle

On July 6, 2025, Tibet's spiritual leader the Dalai Lama celebrated his 90th birthday in Dharamsala, India, where thousands of followers and dignitaries from the U.S. and India gathered. Leaders including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U.S.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 and former presidents Obama and Bush sent greetings.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and sculptor Weiming Chen led a delegation to offer blessings, receiving a personal gesture from the Dalai Lama.

While festivities highlighted Tibet's global connections, they also revealed deep anxieties about the future once the aging leader passes. The Dalai Lama pledged to announce plans for his succession, stressing that his reincarnation would be born in the free world, outside Beijing's control.

The Tibetan exile began after the CCP's 1950 invasion and the Dalai Lama's 1959 flight to India. Today, around 140,000 Tibetans live in exile, half in India. The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in Dharamsala has built a functioning government with schools, hospitals, and social services—an enduring model of self-governance and resilience. For seventy years, the Tibetan diaspora has preserved identity and faith while symbolizing resistance against authoritarian rule, offering lessons for China's pro-democracy movement.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大變革就要來臨了

起來，華夏的兒女！
大變革的時代已到來！
要效法我們先秦的祖先
不枉作英豪的後代！

起來，華夏的兒女！
揮戈向共匪迎戰！

讓它們貪腐的血川

像河水一樣在我們腳下奔竄！

讓我們高傲的抗拒

習近平暴君的強權！

讓祖國眼見她兒女的勇敢。

華夏的有志青年們

聽到號角的召喚

快從中國夢中醒來

參加我們的戰鬥！

向中南海腐朽進軍

奪回上帝給我們的自由！

作者：黃明發 編輯：Gloria Wang 責任編輯：羅志飛 翻譯：魯慧文

当《1984》走进现实

——网络身份认证背后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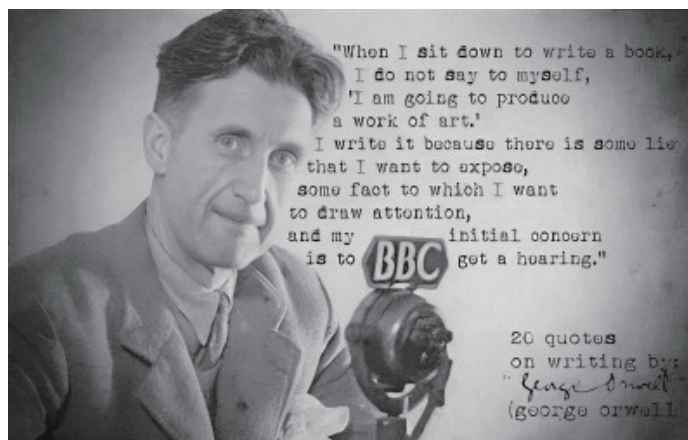
作者：吕峰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摘要：中国网络实名制将《1984》的极权预言变为现实，技术监控压制思想自由，本文呼吁守护匿名权与数字空间的自由。

“老大哥正在看着你。”

这是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的警句，原本意在警示极权统治对人类自由的压迫。这部文学寓言正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在现实中上演。

奥威尔曾说：“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我相信某些与之相似的事情很可能发生。”现实往往比小说更加冷酷无情。他或许预见极权的幽影，却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将技术与权力结合的效率与野心。



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真相

中共深知“思想是一切事物的根源”。自建政之初，便不断复制“老大哥”式的治理逻辑，通过户籍制度严控人口流动，限制自由迁徙，在思想领域，发动一轮又一轮的群众运动，鼓励告密、批斗与举报，将人际关系撕裂为赤裸裸的权力网络，彻底摧毁了社会最基本的信任与伦理纽带。“有些中国人，将一无所有。无产、无知、无情、无法、无德、无美，最后都变成无赖，睁着眼睛说瞎话，张着大嘴说屁话，昧着良心说假话。”这句沉痛的控诉，并非文学上的夸张，而是，极权体制下，灵魂被异化、人性被掏空的真实写照。

进入数字时代，从“天网工程”到社交平台实名制，从人脸识别到行为画像，从“健康码”到“数字足迹”，中国共产党将粗放的人力维稳模式，转型为系统化、自动化的技术极权。如今，《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中国网络空间全面迈入一个由国家统一管理、实名绑定的“数字身份集中制”时代。尽管该制度打着“保护公民身份信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旗号，实质是将每一位用户纳入国家可控的技术系统之中。“实名”不再是可选项，而是通行网络的唯一通道；“匿名”则被视为潜在风险、治理对象。这不仅是一次技术升级，更是对思想空间的深度规划。

这让我回忆起高中时期经历过的一件小事。那时候学习压力巨大，许多同学会在课间趴在课桌上睡觉。有一次，老师看到前排男女同学在休息，随口笑道：“我看到这个男生和这个女生睡觉了！”教室里瞬间哄堂大笑，我也跟着笑了起来，但我的同位，一个女生，瞪着我说到“这很好笑么？你不觉得对那个女孩子伤害很大么？”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当我们不加思索地迎合权威的语气，其实就是在为不公背书。

那个课堂的瞬间，我体会到了独立思考和人云亦云的碰撞。而今天的网络实名制度，就是对整个社会思想自由的系统性压制，让个体逐渐丧失表达的勇气，让独立思考变得危险，直至沉默和随大流成为习惯。

真正的危机，通过掌握信息进行思想意志的改造。在“可能被追踪”的长期心理暗示下，人们学会闭嘴、学会自我审查，甚至主动配合。这正是技术极权最深层的危险：它依靠整套算法机制，塑造一代顺从而沉默的“数字臣民”。当所有人都被绑定在一个身份证之下，每一次发言都可溯源，每一个“转发”都可能成为“证据”，思想自由便在无声中被窒息。

抵抗这样的系统，并不意味着拒绝一切信息公开，而是要拒绝那些打着“安全”旗号压缩自由、以“秩序”之名掩盖审查的治理逻辑。我们必须为匿名权发声，正如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办公室在2021年报告中所强调的：匿名性与加密通信，是数字时代言论自由与人格尊严的“防线”，各国政府应加以保护而非摧毁。

也许我们无法立刻改变整个系统，但我们可以选择不成为它的零件。在“老大哥”的注视之下，有人选择沉默，也应有人选择直视。哪怕只是说出一句：“我知道你在看我。”——这就是自由意志尚未灭绝的证明。

When 1984 Becomes Reality — The Eye Behind China's Online Identity System

China's real-name internet system turns Orwell's dystopian warning in 1984 into reality, where technology-enabled surveillance suppresses freedom of though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tate-mandated digital identity is not protection but control, eroding anonymity and silencing dissent. It calls for defending the right to anonymity as a safeguard for free expression and dignity in the digital ag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多数人的沉默，少数人的牺牲

作者：罗志飞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吕峰

你沉默，
因为铁锤还没有砸到你的头上。

你看到胡鑫宇的新闻时，
会震惊，
会惋惜，
然后你说：
“我家的孩子没事就好。”
于是，大家都沉默了。
等到那份自杀的通告出来，
你告诉自己：
“官方总不会错，
就算错了，
我一个人能干什么？”
悲剧继续发生。

你看到李宜雪被送进精神病院，
你想发声，
却又害怕。
怕丢掉工作，
怕被贴标签。
于是你选择沉默，
和所有人一样——明哲保身。
这个中国特色的精神病院制度，
就这样光明正大地存在，
而我们已经习惯。

这些人，是少数人。
因为中国有十四亿人口。
但他们和我们一样，
都是普通人。

从2020年到2023年，
我们完成了一场全民测试——
测试我们的耐受力与服从性。
从“坚决清零不动摇”，
到“一夜之间全面放开”，
我们没有质疑，
我们只有适应。
我们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在历史的转折里闭上了嘴，
低下了头。
你我都一样，
既是目击者，
也是懦夫。
我们告诉自己：
“时代如此，
我还有伴侣、父母、孩子，
只要苦难不落到我头上，
我就还能苟且。”
于是，
我们每一个人，
都活成了那个——
配得上自己所遭受苦难的人。

别忘了——
纳粹的铁锤，
也不是一夜之间砸向犹太人的。
当中共一次次试探你顺从底线的程度，
当一个又一个“少数人”倒下时，
我们会继续保持沉默，
继续不找事，
继续不惹事。
以为这样，
就能好好过日子了。
但你太天真了。
即使你站着不动，
那条恶狗也会咬你。

真正的恐惧，
不是他们被抓走，
而是我们一个个，
正在排着队成为下一个。
最终，
在中共体制下，
你我，
也成为了那个“少数人”。
而那时——
已经没人为我们发声了。



官场 " 养蛊 "

——今天的官，就是今天的匪

作者：赵杰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最近看到释永信被查的新闻，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惊讶。这和尚到底干了什么，十几年前网络上早就翻过底了，各种举报、实锤一堆堆的，可他不但没事，还越活越滋润，“从‘清修佛门’一路活成‘CEO 和尚’，住别墅、坐豪车、出国开发布会，法号都快改叫“释·总裁”了。

我一看到这新闻，脑子里突然闪回十几年前看《今日说法》里讲的一期节目：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个公安局长，居然是当地最大的涉黑势力老大，黄赌毒全包，搞了十几年。堂堂公安局长，白天带警察扫黄打非，晚上自己坐庄收钱。更荒唐的是——这种局面持续了十几年，大家都知道，就是没人动他，直到纸实在包不住火才被查。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种人，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后来我想通了，其实这不是“没发现”，是“不想查”，更别提什么“正义迟到但不会缺席”那种话，听多了只觉得讽刺。

这就叫“养蛊”——把老百姓当血肉，投进罐里喂毒虫。看过《盗墓笔记》的都懂，“养蛊”是把一堆毒虫封在坛里，互相吞噬，最后活下来的就是“蛊王”。

我现在觉得这不就是我们眼前的现状吗？体制里那些“选拔”，表面上是选贤任能，其实是“养蛊实验”，把一批人放进去，谁贪得狠、搞得稳、镇得住，就一路提拔；谁清白、讲原则，就早早被排挤。

这些“蛊”，不是靠民心上位的，是靠后台和手段。他们吃谁的血？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土地是他们圈的，生意是他们垄断的，教育是他们操控的，医疗是他们分利的，连宗教信仰也成了他们的工具。

但最讽刺的是什么？这些蛊吸了我们几十年的血，最后不是我们拔掉，而是幕后那只“养蛊的手”亲自下场收割。

这些蛊活着的时候，是他们的打手，是他们维稳、搞钱、造政绩的工具；等蛊太大了，不听话了，或者“味太冲”了，就把它剁了，一边收回所有的资源，一边高调宣传：“看，我们动手了，正义来了！”

老百姓呢？前几十年让你吸了血，最后还得鼓掌感谢你“铲除了毒虫”，这叫什么？这叫——双重收割：先收你养蛊的收益，再收你“除蛊”的掌声。

正义若总是姗姗来迟，就是对罪恶的奖励。一个人作恶十几年，最后才查，是不是太晚了？晚到都成笑话了。你给他十几年时间去捞钱、升官、扩张，他早已把系统摸透了，关系打通了，钱送遍了，权稳如山。

结果你最后一刀下去，把他拖上新闻联播，说“法网恢恢、正义不缺”。我只觉得讽刺。说到底，这种迟到的正义，根本不是正义，是表演，是清场，是洗牌。

你以为清理了蛊王，系统就干净了？蛊死了，罐还在，养蛊的人还在，甚至手上已经开始培养下一只。

其实很多人都清楚这一套，只是没人说而已。真话说出来，不是“有见地”，是“给自己找麻烦”。

但我还是想说，就像那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老话剧《匪于官》里那句台词：



“今天的官兴许是昨天的匪。”

——“错！今天的官，就是今天的匪！”

说到底，有些人不是变坏了，是一直就坏，只是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被系统“养熟了”，变成了温顺可控的工具。

可工具再顺，也是匪；穿上袈裟，也掩盖不了你是蛊。真正该拔除的，不是蛊王，而是养蛊的那只手。

更深一层的讽刺在于：在中共的体制下，连信仰都无法幸免。无论是佛教、基督教，还是其他宗教，

只要想生存下去，最终都必须“服从党的领导”。信仰的独立、净土的存在，在这样的结构下早就变成了一种奢望。所谓信仰，也不过是统治者手中一张“维稳”的牌。只要还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就注定没有真正干净的信仰，也没有真正纯粹的净土。

Officials as Bandits: The CCP's Poison Jar Politics

Abstract: The downfall of figures like Shi Yongxin is no surprise in a system where corruption is not an accident but a method. China's bureaucracy operates like a "poison-breeding jar," rewarding the ruthless while eliminating the principled. Officials feed on the people's blood and wealth until they are no longer useful, then the Party eliminates them to stage a performance of "justice." What dies is never the system but only its pawns; the hand that breeds corruption remains. In such a structure, even religion is reduced to a tool of control, leaving no space for genuine faith or integri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黑白年代的记忆与现实荒诞

——纪念“六四”，致那些被沉默的人

作者：熊辨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摘要：作者回顾从“六四”新闻封锁到海外见闻，再到国内维权与疫情之痛，最终在美国公开发声，呼吁铭记真相、拒绝沉默，坚信人民觉醒不可阻挡。

我 1978 年出生于江城武汉，彼时那场十年浩劫刚刚结束不久，家中那台 12 寸的飞跃牌黑白电视机是我们联接外部世界的唯一“纽带”，它顶着一根金属天线，在雪花点点中播放着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播音员声音刻板，画面严肃死板。那个黑白屏幕，仿佛也是那个年代的底色——只有对错，没有思考；只有命令，没有人性。



1989 年 5 月 19 日凌晨，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呼吁学生停止绝食，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当时他已失去了权力。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右二）后来成为国家总理。

1989 年，我十一岁。记忆中那个五月，电视台突然中断了所有正常节目，“同学们，你们还是回去吧……”，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哽咽着劝说学生的话语被反复播放。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将此次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此新闻也成为那段时期邻居街坊经常谈论的焦点话题。彼时年少的我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时常好奇地想从父亲那了解事件原委。父亲一脸严肃地说：“小孩子要好好读书，别问这些！”，随即嘟哝着说了一句：“这个国家完了！没有前途了！”。当时年少的我尚不懂父亲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但他“通过读书去看更大世界”的思想潜移默化影响着我。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是中共用子弹和坦克碾碎本国青年的一天，是新中国民主的萌芽被扼杀的时刻。

海外的天空

毕业以后，我通过应聘先后在日本环球游轮——和平之舟（Peace Boat）、美国皇家加勒比游轮（Royal Caribbean Cruises）工作，在丈量世界的足迹里拓宽眼界，真实接触到了世界的广阔

与多元：来自不同国家、肤色各异、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可以自由谈论时政、人权，针砭时弊，以及政府工作满意度，这些在中国只能背诵却无法触摸的词汇，在他们口中有血有肉。我明白，自由不是特权，而是天赋权利；民主不是恩赐，而是人民争取来的制度。

维权：现实重创下的质问

我回国一段时间后，2015 年，便遭受了一场场现实的重创。我家原本居住于武汉江阳区建设大道航空路妙墩小区，被纳入所谓的“老旧小区改造”区域范围。未见正式文件、未得合理补偿，开发商和政府联合。黑社会封堵我家大门，断水断电，砸毁窗户。反抗无门，报警无用，政府推诿，当我被数名剃着光头、带纹身的彪形大汉堵在门口，无理的骚扰和威胁，那一刻，我感到极度无助、绝望和悲愤：所谓的“城市改造”就是通过低价强制征收老百姓赖以生存的房屋做抵押获得银行贷款，做成更高、更密的商品房并高价转卖以谋取暴利，这其中，政府官员和商家从中获得巨大非法暴利，倒霉的只有可怜的老百姓。这一现象在武汉极其普遍，更有甚的，还有市民响应政府所谓“老旧小区改造”号召，却多年仍未拿到补偿款，等来的只有无限期的敷衍和拖延。真是官商勾结、蛇鼠一窝！

之后，我在一“管家帮”家政服务公司，隶属北京易盟天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法人是傅彦生，据说有官方背景。我在该公司工作半年却有 4 个月没拿到工资，虽然法庭上我胜诉了，但至今仍未拿到应得的工资；公司的月嫂、家政工作及行政人员几百人，少则 2 万，多则 10 万甚至 20 多万的应得报酬或集资至今还未拿到手，直至今天还在艰难的维权，老板却丝毫没有对员工的愧疚和怜悯之心，依旧高枕无忧，豪车、别墅、金钱、美女一样不少。

更离谱的是，我在武汉一家连锁母婴健康管理公司——湖北悦熙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作期间，不缴纳社保与公积金成为“潜规则”。我正当维权却被上级一句“你想干就干，不干就走”一句草草敷衍了事，让我看清了《劳动法》中有关企业必须为员工缴纳社保及公积金的规定不过是一纸空文。后来，老板卷款跑路，之前拖欠的工资也打了水漂，虽有人问责、有人追偿，但均无任何结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被无情践踏！试问：这就是“人民的共和国”？这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

疫情：一场人道灾难

2020 年，疫情爆发，武汉被毫无预警地“封城”，信息封锁让人们陷入恐慌。封控之下，没有食物、没有药品、没有自由。小区封死、居民自生自灭。身边人因为高烧被拖走、从此音讯全无；有的老人饿死在屋里无人知晓；做核酸如同牲畜赶场，一日三检，晴雨无阻。

我亲眼目睹一位老人因为未做核酸被小区志愿者拦在门外，他颤抖地说只是想去买点菜。志愿者冷漠地说：“政策规定，谁也没办法。”。还有人家门口贴上“阳性隔离”的大白封条，全家几天后才被发现晕倒家中。人命，在中共眼中只是维稳数字。

疫苗与出行挂钩，名为“自愿原则”实则强制接种，不打疫

苗寸步难行。健康码如同电子镣铐，随时变红，剥夺你的一切自由。之后才得知，核酸结果造假是常态；身边有不少人因注射疫苗均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所谓的“疫苗”并无任何效果，成为不法官商发国难财的噱头。武汉一位市民在网上道出了大家的心声：“中共政府所谓的免费的东西实则是天下最昂贵的，往往带着‘利息’，是要加倍偿还的！”，免费核酸、免费检测就是如此。

抗争：追寻自由民主步履不停

国内的种种遭遇令我身心俱疲，那种压抑与无力感长时间笼罩着我。为了让自己远离痛苦的“泥淖”，今年2月，我们夫妻来美旅游散心；4月，我的孩子——一个在美国出生的美宝来到这个世界。她的第一口呼吸就是在自由的空气中，我不想让她将来生活在谎言和恐惧中。之后，我有机会接触更多当年的亲历者和目击证人，他们讲述的故事，与国内被审查和篡改过的“官方历史”完全不同，这让我更坚定了自己的立场：一个不允许历史真相被讨论的国家，不可能真正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尊严。今年，作为中国民主党的一份子，我参加了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门口举行的“六·四”36周年纪念活动。

铭记：因为遗忘就是共谋

“六·四”不是过去，而是现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独立司法，没有公平选举。那些在天安门倒下的青年，与今天因言获罪、被封号、被拘捕的人是同一场反抗链上的不同节点。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共的残暴，也映射出人民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渴望。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并非天生就勇敢，而是因为经历了亲眼看到真相被掩埋的痛苦才无法保持沉默。我深切意识到：如果不敢说出真相，我们就只是待宰的羔羊；若不敢反抗，我们将永远跪着活着。所以今天，我愿意用真实姓名为之发声，无论代价如何，因为沉默才是真正的危险。

我们必须铭记，因为遗忘就是共谋。

纪念“六·四”不是伤口撒盐，而为传承一种精神，它不应只是凝固在广场上的鲜血，而应深深融进每一个不屈的人的骨血，愿我们能成为追寻民主、自由征途中微小却坚定的接力者！

独裁王朝终将崩塌，而人民的觉醒是无法阻挡的洪流。今天我写下这些，不是为了安全，而是为了自由！

Memories in Black and White, Absurdity in the Present — In Memory of June 4th, for Those Silenced

Born in Wuhan in 1978, the author recalls growing up under a monochrome screen of propaganda, when the Tiananmen massacre was silenced by censorship and truth became taboo. Later, traveling and working abroad revealed to him the reality of free speech and democratic societies, in stark contrast to China's repression. Returning home brought him bitter struggles: violent forced evictions, wage theft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officials, and systemic disregard for workers' rights. The pandemic then exposed the regime's cruelty—sealed neighborhoods, fabricated tests, coerced vaccinations, and countless silent tragedies. These experiences revealed that corruption, censorship, and brutality are not accidents but the very logic of the system. What he once saw on a black-and-white television—the rigid voices, the staged images, the absence of choice—has today become the digitized control of health codes, surveillance, and compulsory silence. Having endured the suffocating weight of lies, he now speaks publicly in the U.S., honoring June 4th and standing with those silenced. Remembering Tiananmen is not reopening old wounds but resisting complicity in forgetting; only by rejecting silence can freedom and dignity be reclaimed. The dictatorship will fall, but the people's awakening—born of memory, pain, and unyielding hope—is unstoppable, carrying forward the unfinished struggle for democracy and truth.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纪念刘晓波先生逝世八周年

作者：金米 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他死得太安静了，像一个知道结局的旧派先生，衣扣系好，字写整齐，然后慢慢地闭上眼睛，把命送还给这个世界。没有惊动人，没有弄脏床单，没有留下多余的话。他的死，像他的一生：克制、温和、干净——干净得的近乎残忍。

不是他残忍，是这个世界太怕他干净。他没有敌人，很多人却把他当做敌人。

他们不肯放他出狱，说是他病了，其实是他们怕他活着。怕他瘦下来的每一寸肉，都写着不屈。怕他咳嗽的时候，连字也在纸上震动。怕一个无权无势的人，比他们更有存在的理由。

他们说死于癌症，海水却知道，那不是病死，是耗尽。他把一生燃烧，烧得别人脸红，却又无可奈何。他死前看不到海，骨灰才被撒进去了海里。

海不会纪念谁。潮涨潮落时，每一滴都忘记了前一滴。可我们记得。他的骨灰，像一首被封锁的诗，无处落脚，永远漂浮在国家的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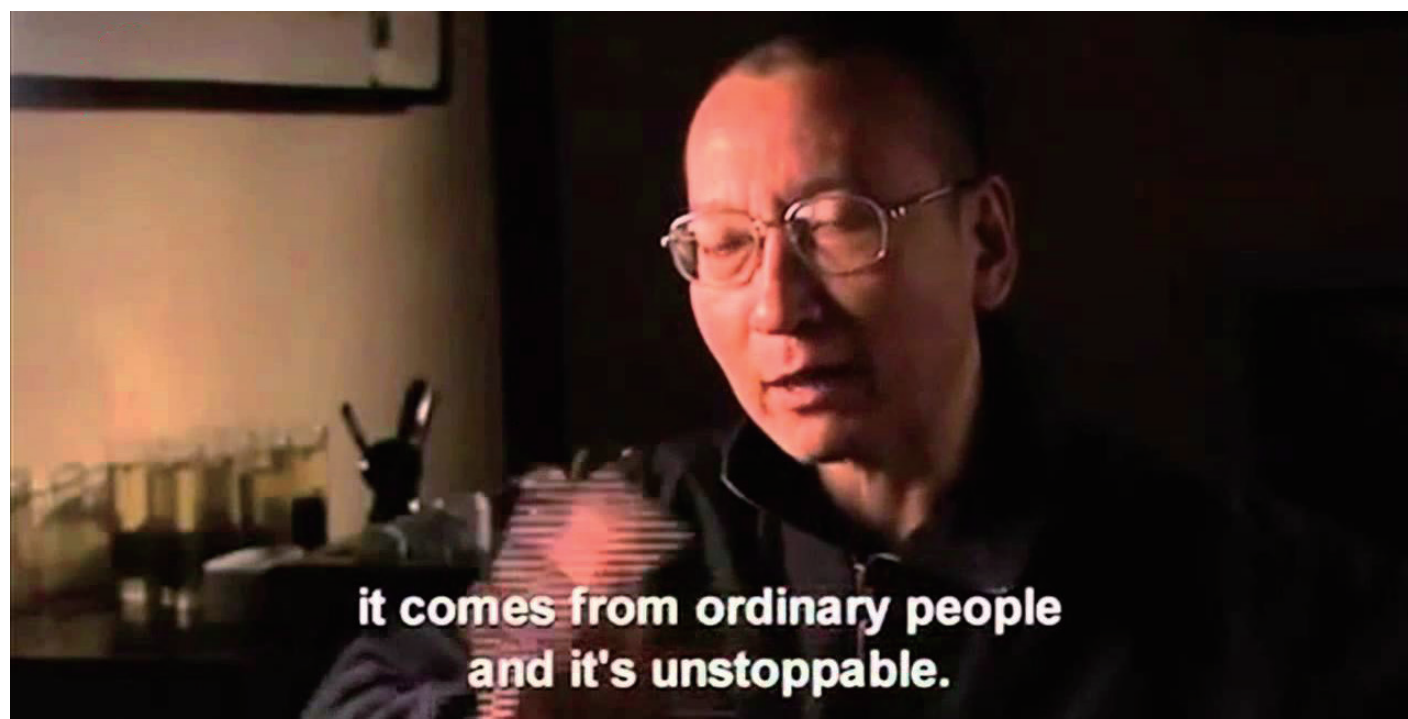
他死了，那些人松了口气。可他们忘了，一具被焚尽的骨头，比一口未说完的话更重。

2025 年 7 月 13 日
金米

In Memory of Liu Xiaobo, Eight Years On

Liu Xiaobo passed quietly, his life marked by restraint, dignity, and uncompromising integrity. The regime feared him not for power, but for his unyielding voice and purity of spirit. Though his ashes were cast into the sea, his memory endures—like a banned poem that refuses to vanish.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江油事件

——压抑体制的裂缝已现，中国乱世的预演

作者：陀先润 编辑：赵杰 责任编辑：鲁慧文

摘要：江油事件是一次小六四事件，它又一次在全中国全世界面前上演了政府镇压老百姓的真实画面。江油被镇压了，但是江油是一根火柴，它会燃起中国人更多对民主自由的渴望。

江油事件并非孤例，而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共体制下扭曲社会的真相。女孩在校园遭遇围殴羞辱，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整个体制暴力的浓缩呈现。

中国没有正义，只有维稳。

施暴者是谁的孩子并不重要——不论是不是“市领导直系”，他们都身处那个权贵近亲繁殖的小圈子中。资源封闭、仕途内耗、裙带腐败，构成了这些地方的日常生态。别指望他们为公义发声，他们只会彼此保护，用舆论封锁、强力维稳、网络删帖来掩盖真相。

江油不是特例。新疆建设兵团、凉山州、贵州偏远地区都存在类似现象。他们形成的地方派系早已脱离了现代治理的轨道，反而变成独立王国，谁也不服，谁也不动，只顾自己利益最大化。

正因为如此，未来的中国，不是“大一统的盛世”，而是“碎片化的暴政”。当中央失控，当北京的调度无法触达地方，这些小集团就会成独立军阀。他们早已习惯压制百姓，维护既得利益。他们不会建设民主，只会复制北京那套最烂的、最冷酷的极权手段。

江油人这次能聚集起来，是因为有切肤之痛，是因为视频曝光击穿了沉默的底线。但即便如此，也无法转化为真正的民主抗争。喊“打倒习近平”的人，不过是愤怒之下的呐喊，并非组织、愿景与路线的开始。

这才是最让人心碎的现实：人民虽愤怒，却没有出路。

制度性暴力、教育洗脑、媒体封锁、执法腐化，构成了新极权的四个支柱。而江油事件，不过是这些支柱之间的一条裂缝，让我们看见了它迟早要崩塌。

这次，当局的镇压没有犹豫——清场、删帖、抓人、封锁，手段极其迅速。原因也很简单：他们害怕示范效应。他们知道，一旦有人成功抗争，其他地方的人也会效仿。

但这恰恰说明了体制的末日已不远。

今日江油，明日中国。每一次镇压都是一次试探，也是一次倒计时的跳动。中共不是不怕乱，而是太怕了。他们明白，那些被压抑的愤怒，只差一根火柴。

江油事件不是终点，是序幕。未来的乱世里，最温和的愿望将成为最激烈的抗争——不为革命，只为做人。

所以我们必须记录、发声、组织。

我们不只是声援江油女孩，更是在对这个体制造成的一切不义说“不”。不只是为了这个女孩，而是为了无数沉默的女孩、男孩、家庭和未来。

一个不保护孩子的政权，必然失去未来。一个把公义视为敌人的体制，注定要被正义本身终结。



Jiangyou: A Crack in the Wall, A Match for Tomorrow's Fire

The Jiangyou Incident is not an isolated tragedy but a fissure in China's repressive order. A schoolgirl's suffering, silenced by force, became a mirror reflecting systemic violence and decay. Though swiftly suppressed, Jiangyou is a match—the spark of anger and longing that reveals how fragile the wall of fear has become. Each crackdown is not closure, but a countdown toward the collapse of tyrann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老侠—纪念刘晓波先生逝世八周年

Lao Xia—In Memory of Mr. Liu Xiaobo on the Eighth Anniversary of His

作者：何愚 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我们对大海的向往，
就是对你的思念；
我们对浪潮的追逐，
藏着对你的不舍。

*Our longing for the ocean
Is a yearning for you;
Our pursuit of the waves
Hides the ache of letting go.*

你像远行的船，
乍现于天光和海雾之间，
留给我们，
一条不灭的海岸线。

*You are like a ship Sailing afar,
Appearing briefly Between the sky's gleam and the sea's mist,
Leaving us
An undying shoreline.*

你是划破长夜的惊澜，
你是扶摇直上的鲲鹏；
你不曾离去，
你迈向了更辽阔的天苍。

*You are the surging wave that breaks the night,
You are the roc soaring into the heavens;
You have not departed—
You have stepped into a vaster, endless sky.*

江水不竭，
你的背影仍在此地呼唤；
潮声不歇，
你的话语仍在风中回旋。

*The river flows on—
Your silhouette still calls from this shore;
The tide roars on—
Your words still echo in the wind.*

你已远行，
卷起千堆雪；
我们胸中的波澜，
便是你未竟的誓言。

*You have journeyed far,
Stirring up a thousand ridges of snow;
And the surging tide in our hearts
Is the vow you left unfinished.*

何愚 2025 年 7 月 13 日

July 13, 2025 – He Yu



招募書——致為自由而戰之士

前人骨，後人書，自古英雄，埋名荒蕪。
今朝飛雪掩舊墓，他朝朝露濕新圖。
荊棘路，鐵血途，萬千志士，忍辱含誅。
譚嗣同笑赴菜市口，王全璋誓不背信書。
浩氣在，正義呼，風起雲涌，滄海揚鱸。
甘地鹽道行千裏，曼德拉鐵窗寫前驅。
星火燃，照江渚，黑夜無聲，信念如炬。
你我不負身上骨，中華終見共和初。

作者：楊辰 編輯：羅志飛 責任編輯：魯慧文 翻譯：魯慧文

如果还有来生

If There Is Another Life

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如果还有来生

我不要

不要在黑暗中紧闭双眼，

不要在高墙内学会说话，

不要在书本里学会遗忘，

不要在谎言里，

学会活得安分又卑微。

我不想再看到——

书本在火中化为灰烬，

思想在囚牢里被撕成碎片，

墙内的人戴着镣铐跳舞，

却永远听不见墙外的风声。

如果还有来生，

请让我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下，

让真话如疾风一般，

冲破每一道封锁的门窗，

我会选择那条难走的路——

不再装睡，不再屈服，

不再将废墟唱成颂歌。

如果还有来生，

愿泡沫不再遮掩血色的真相，

愿历史坦然地追忆每一道伤痕，

愿每个逝去的名字，

都有人轻声念起。

— 王成果

2025年7月20日 写于洛杉矶

If there is another life,

I don't want—

I don't want to keep my eyes shut in the dark,

Don't want to learn to speak within high walls,

Don't want to be taught to forget through books,

Don't want to learn to live

Obediently and humbly amid lies.

I don't want to see again—

Books turning to ashes in flames,

Thoughts torn to shreds behind bars,

People dancing in shackles inside the wall,

Yet never hearing the wind from beyond it.

If there is another life,

Let me bathe in the sunlight of freedom.

Let truth, like a rushing wind,

Shatter every sealed door and window.

I would choose the harder road—

To no longer feign sleep, no longer bow,

No longer sing hymns over ruins.

If there is another life,

Let no bubbles obscure the bloodstained tru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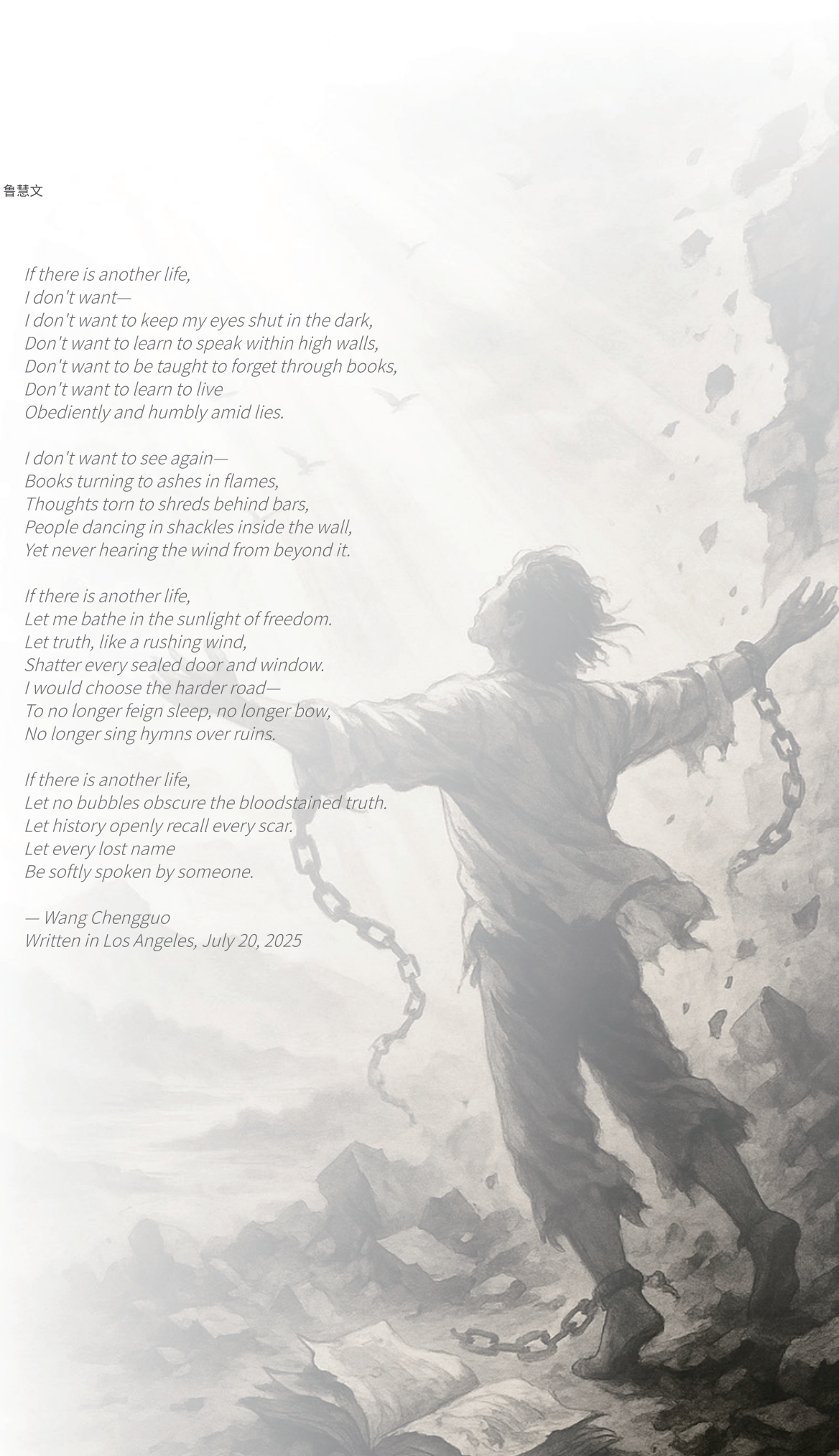
Let history openly recall every scar.

Let every lost name

Be softly spoken by someone.

— Wang Chengguo

Written in Los Angeles, July 20, 2025



守护台湾，守护未来！

—— 参加第 747 期茉莉花行动，支持台湾人民大罢免行动有感

作者：王成果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台湾虽疆域有限，却撑起了华人世界民主自由宪政的天空，成为民主的灯塔，更是整个华人社会的制度典范！

中共自夺取政权之初，便以暴力与恐吓威逼台湾人民。发展至今，其对台湾的渗透无孔不入，妄图污名乃至妖魔化台湾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意志。然而台湾不仅未曾退缩，反而在压力下愈加坚韧，展现出民主制度的强大生命力

我们支持台湾人民的大罢免行动，是以行动捍卫民主自由的制度！我们要告诉全世界：凡是有正义感、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都会与台湾并肩同行。台湾是文明与进步的象征，是自由世界的坚强堡垒，也绝不会沦为中共专制的附庸！

台湾人民不会屈服于中共的任何威胁与利诱！尝过自由果实的民族，怎会容许极权染指？！

守护台湾，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也是守护整个华人世界的的光荣与骄傲。台湾必将继续成为华人乃至全球文明世界的民主灯塔与制度典范。台湾属于一切热爱自由、追求宪政的人民。中共的伎俩终究只是水中月、镜中花，虚幻不实。终有一日，自由民主之花将盛开在神州大地，而台湾正是我们的榜样。愿台湾平安，自由永存！

2025 年 7 月 19 日写于洛杉矶！

Defend Taiwan, Defend Our Future!

Taiwan, though small in territory, has upheld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 freedom as a beacon for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The CCP's long-standing threats and infiltration have only strengthened Taiwan's resolve, proving the vitalit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Supporting the Taiwanese people's recall movement is an act of defending democracy itself, and a declaration that all who cherish freedom will stand with Taiwan. Taiwan is not only a fortress of liberty but also a symbol of 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 refusing to bow to authoritarian coercion. To safeguard Taiwan is to safeguard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honor of a free world. One day, the flower of democracy will bloom across China, and Taiwan will remain its shining model.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司法腐败的阴影

—— 一名法官的自述

作者：林小龙 编辑：赵杰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我是林小龙，曾任中国某地法院法官。怀揣着对法律的敬畏和对公平正义的执着，我走进了法庭，立志用法律捍卫社会公正。然而，现实的残酷远超想象，我目睹并经历了司法系统中令人痛心的腐败现象，这些腐败不仅蚕食着司法的独立性，也严重破坏了公众对法律的信任。

司法，本应是国家权力体系中最公正、独立的存在，是保护公民权利和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在实际工作中，我发现司法系统被权力和利益所左右。许多案件的判决并非依据法律条文和事实，而是取决于政治意愿和利益交换。法官的裁量权被严重限制，司法独立沦为一句空话。

回想起本人处理的一起拆迁案件，村民因非法强拆遭受巨大损失，依照法律应得到公正补偿和合法保护。然而，在上级的干预下，公正判决被扭曲，权力介入使案件结果偏离法律轨道。我因坚持依法裁判，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遭受领导的责难和警告，甚至被冠以“不服从组织”、“破坏稳定”的罪名。类似的经历不止一次，逐渐让我意识到，司法腐败已经深深扎根于体制内部。

不仅如此，法院内部还存在着诸多以权谋私的行为。法官被迫参与政治学习，使用被监控的手机强制接受党派教育，拒绝者面临扣发奖金、职业前途受阻等惩罚。公正的司法环境被扭曲成对政权的维护工具，法律的权威和公信力因此不断流失。

司法腐败的危害远不止案件本身，它削弱了社会对法律的信赖，破坏了公平正义的根基。普通民众看到法律变成了一种“权力工具”，他们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社会矛盾因此加剧，法治社会的梦想渐行渐远。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深感责任重大。面对司法腐败，我曾试图在体制内发声，倡导司法独立和公正，但现实的压力与阻碍让这条路异常艰难。最终，我不得不选择辞职，离开这片我深爱却又充满伤痛的土地，寻求一个能够实现法律理想的环境。

在流亡海外的日子里，我依然关注着中国的司法现状，期盼有一天司法能够真正摆脱腐败的阴霾，回归独立、公正的本质。我坚信，唯有法律的独立和权威得到维护，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和稳定，人民才能拥有应有的权利和尊严。

司法腐败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需要法律工作者、社会公众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与努力。只有坚持法治原则，推动司法体制改革，强化司法监督机制，才能根除腐败，重建公众对司法的信任。

我愿用自己曾经的经历，呼吁所有法律从业者坚守法律底线，守护司法独立；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司法公正，推动法治进步；呼吁每一个热爱自由与正义的人，携手努力，让法律真正成为社会

公平正义的守护者。

司法的未来，关乎每个人的命运。让我们共同守护这道公平的防线，不让腐败蒙蔽正义的光辉。

The Shadow of Judicial Corruption: A Judge's Testimony

Former Chinese judge Lin Xiaolong recounts his disillusionment with a judiciary deeply corrupted by political interference and vested interests. What should have been the last defense of fairness became a tool of the regime, where verdicts followed power rather than law, and judges were pressured to obey political dictates. Lin describes how insisting on just rulings led to punishment and marginalization, while systemic coercion forced judges into loyalty training and surveillance. He resigned and went into exile, yet continues to call for judicial independence, accountability, and reform. His testimony highlights how corruption erodes public trust, fuels social injustice, and undermines the rule of law. True justice, he insists, requires the courage of legal professionals, the vigilance of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support to restore the digni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court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我为什么如此关注香港

——写在元朗地铁事件六周年

作者：吕峰 编辑：赵杰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我认识香港，是从黑白电视里的周润发和赵雅芝开始的。后来，录像机和录音机带来了成龙、吴孟达、刘德华、张学友的身影和歌声。那时年幼的我并不明白，理论上大家都是中国人，但他们的生活状态却像是在另一个世界：街道整洁，秩序井然，娱乐多元，言论自由。

在中共的教育体制下，我也曾是一个热血的“爱国少年”，是学校里的共青团积极分子。1997年7月1日零点，全世界瞩目的香港回归仪式，我全程观看了电视直播。那一刻，心中油然而生的是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像这样重要的历史事件，时政考试必考，所以至今仍记得那个口号：“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百年不变。”其实，少年时代的我并不真正理解“一国两制”的意义，只知道“我们赢了”。甚至当时听说香港特首是民众投票选出来的，我的第一反应竟是：“董建华竟然不是国家指派的？他要不听话怎么办？”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我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信息，也听到了更多不同的声音。结合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我开始独立思考，也渐渐理解了民主与自由的真正含义。2014年，香港爆发了震惊世界、要求真普选的“占中”运动。那时，我已有家庭，有了孩子。闲暇时，我常与朋友们谈论：“中国共产党对待香港的态度，就是它对世界的态度。”

果不其然，这次抗议最终以强制清场告终。2019年，当香港各界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时，中国共产党竟然直接安排一群白衣人手持棍棒，追打乘客和记者，血染地板。这不是电影，而是现实中的恐怖场景。更令人心寒的是，施暴者还被称作“爱国人士”，而警方姗姗来迟，甚至与暴徒握手致意。

那一刻，我明白了：一国两制已死。中共对香港的承诺，中共对世界的承诺，又一次被撕得粉碎。

我为什么如此关注香港？

因为它曾承载我的童年幻想，是我对文明世界的最初认知；

因为它曾是中国人骄傲的象征，是我们曾经许下的诺言；

因为今天，那些诺言在棍棒和血腥中破碎，而勇敢的人仍在坚持。

纪念“7.21”，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耻辱，记住那些无辜被打、被捕的人，记住自由消逝的声音。法治不是口号，自由不是施舍。没有法治、没有自由的地方，再繁华的高楼，也不过是钢筋牢笼。

自由就如同麻雀。麻雀没有美丽的羽毛，也没有婉转的歌喉；自由不需要华丽的辞藻，更不需要漂亮的口号。但若想把它们关起来，它们都会以死抗争。

六年过去了，香港变了，但我们的追求没有变。

终有一天，当人们再谈起香港，不只是叹息和遗憾，而是怀抱希望与尊严。



Why I Care So Deeply About Hong Kong — Written on the Sixth Anniversary of the Yuen Long Attack

The author recalls how Hong Kong once embodied freedom and order in contrast to life under the CCP. The 1997 handover stirred pride, but later reflection revealed the true meaning of democracy and the fragility of promises.

The 2014 Occupy protests and especially the 2019 Yuen Long attack—where white-clad mobs assaulted civilians as police looked on—marked the death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exposed the regime’s betrayal.

Hong Kong matters, he argues, because it was once a dream of modern civilization, later a symbol of broken trust, and today a testament to courage. Remembering July 21 is not about hatred, but about honoring victims and defending freedom. Six years on, Hong Kong has changed, but the pursuit of dignity and liberty endures, with hope that one day it will again stand for freedom, not fear.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向中共开炮

Fire Upon the CCP

作者：王成果 编辑：Gloria wang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我不再沉默，
因为长安街上的枪声，仍在耳边回响
那一年，坦克碾过理想，
热血染红广场，
母亲在黑夜中，抱紧儿子的遗像。
子弹封口，历史装聋作哑。

我不再退让，
因为白纸，举起了千万张无声的怒吼
他们封城、焊门、掠命，
却封不住一颗颗觉醒的心。
有人从高楼跳下，
有人在地铁窒息，
有人在微信里，写下最后的遗言。

我不再屈服，
因为香港街头曾燃起星火
雨伞挡不住催泪瓦斯，
年轻的双眼，看穿谎言与枪口。
他们高唱《愿荣光归香港》，
却被控“煽动分裂”，
真相入狱，良知编号。

我不再冷漠，
因为瘟疫，不过是政权的工具
数字被篡改，死者无名，
活人成了统计学的牺牲品。
他们封控世界，却纵毒全球，
一边冷笑，一边掩盖，
谁为千万冤魂负责？

我不再装睡，
因为台湾人已觉醒。
大罢免不是权斗，
是对中共渗透的愤怒反击。
我们要的是自由的呼吸，
不是“和平统一”下的铁链与噤声。

所以我站起，
以笔为枪，以真相为光，以真理为纲，
向谎言开炮，
向压迫开炮，
向中共开炮！

不是为了仇恨，
而是为了记得
我们不是顺民，
我们，要做公民。

*I will be silent no more—
For the gunshots on Chang'an Avenue still echo in my ears.
That year, tanks crushed our dreams,
Hot blood stained the square red,
And in the dead of night, a mother clutched the portrait of her fallen son.
Bullets silenced the mouths, and history played deaf.*

*I will retreat no more—
For blank sheets have raised millions of voiceless screams.
They sealed cities, welded doors, took lives,
But they could not seal the hearts that had awakened.
Some leapt from high-rises,
Some suffocated in subways,
Some wrote their final words in WeChat messages never sent.*

*I will yield no more—
For sparks once flared on Hong Kong's streets.
Umbrellas could not stop tear gas,
But young eyes saw through lies and muzzles.
They sang, "May Glory Return to Hong Kong,"
And were charged with "inciting secession."
Truth was jailed. Conscience numbered.*

*I will stay indifferent no more—
For the plague was but a tool of the regime.
Data was tampered with, the dead left unnamed,
The living turned to sacrifices on statistics charts.
They locked down the world and unleashed the virus—
Laughing coldly while covering it up.
Who will answer for the millions wronged?*

*I will pretend to sleep no more—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awakened.
The mass recall is not a political game,
But a furious rebuttal to CCP infiltration.
What we demand is the breath of freedom—
Not shackles and silence in the name of "peaceful unification."*

*So I rise,
With pen as my weapon, truth as my light, and justice as my compass.
I fire upon lies,
I fire upon oppression,
I fire up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ot out of hatred,
But so we may remember:
We are not submissive subjects—
We are citizens.*

新的家园

A New Homeland

作者：倪世成 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新的家园
对于旧的家园
一切美好的

*A New Homeland
As for the old homeland—
all that was beautiful:*

童年 回忆 爱情
和所爱的人啊
他（她）们全部留在旧地

*childhood, memories, love,
and those we cherished—
they all remain in the old land.*

新的世界啊
不是你打碎了故园
而是那妖魔

*This new world—
it was not you who shattered our home,
but a demon.*

他生出爪牙
生出病毒
并蔓延

*A demon that grew claws,
spawned viruses,
and spread.*

妖魔摧毁了一切

The demon destroyed everything.

毁灭
真相被掩盖
被封锁

*Destruction.
Truth was buried,
censored,*

建立新家园
逃离
建立了新家园
不再逃离

*We fled,
built a new homeland.
We built again,
to flee no more.*



疫之殇

作者：熊 辩 编辑：赵杰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摘要：我，熊辩，一名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身处“风暴眼”，身上固然有疫情的印记，但回想起切身经历，它留给我的更是无法愈合的伤疤，是刻骨铭心的殇痛。

对于数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你的记忆是什么？封城、口罩、“大白”穿梭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的花圈、火葬场的滚滚浓烟、不绝于耳的哀嚎恸哭？的确，彼时的武汉像被死神张开的黑翼笼罩着，熟悉的街巷空荡如荒原，医院成了最拥挤、最令人绝望的地方：走廊里堆满病床与氧气瓶，呻吟声与呼吸机的嘶哑混合交织。有人晕倒在挂号窗前，有人在病房门口痛哭，求一张床位，却换来“已满”的冰冷回应。更令人心碎的是，120急救电话一直未能接通，“市长热线”始终占线，许多病人等不到确诊，等不到救治，在家中孤独倒下，人命成了数字，真相成了禁忌。恐惧之外，还有愤怒与压抑：一位疫情的“吹哨人”试图说出真相，却被训诫警告；一群穿着防护服的“白大褂”满大街抓捕突破疫情封控外出的市民；一本反映武汉真实疫情的“方方日记”被中共封杀；组唱唱好不唱衰的新闻报道试图粉饰太平，蒙蔽一双双探求真相的眼睛。封城、封路、封楼，“封”嘴，人们被隔绝的不只是空间，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情。

我，熊辩，一名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身处“风暴眼”，以上固然是疫情的印记，但回想起切身经历，它留给我的更是无法愈合的伤疤，是刻骨铭心的殇痛……

2022年10月下旬的一天，已有6个多月身孕的妻子突感腹痛难忍，彼时正值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局部爆发，武汉实行部分小区封锁，普通市民的出行受到中共严格封控，被迫囚禁于家中。我随即与小区值班保安、民警沟通外出事宜，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但沟通无效，医院急救电话一直占线，妻子的情况紧急容不得半点迟疑，看到她痛苦的表情我再也无法忍受，不得已强行拆除戒严板以便尽快将妻子送往医院，也因此举与值班保安、民警发生了激烈口角冲突，随即被两名警察带上警车，上车后被带上手铐前往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后湖派出所审讯室。在审讯室，警察说我犯了寻衅滋事罪，我据理力争，两名警察将我带至一没有监控的小房间，对我进行轮番讯问，扇了我几耳光并朝我的腹部踹了几脚，强行让我签字画押承认所犯罪行，我仍不肯签字，几小时后，警察便把我带入一地段偏远的看守所。看守所阴暗潮湿，每天仅提供极少量、伴有一股馊味的两餐餐食，对我反映的因餐食变质导致严重腹泻症状，看守所警察毫不理会。他们对我的伤害远不止于此。进看守所第一天，警察再次让我承认所犯的“寻衅滋事罪”，我矢口否认，两名警察二话不说使用枕头垫在我的胸口处，用警棍击打我的胸口。在经历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并交纳了1000元的罚金后，11月12日，我收到可以离开看守所的通告，并被告知：1年内不得离开武汉市，随时接听警察电话并配合做好警察一切需求性工作，否则将随时再次拘捕我。自10月26日被带入审讯室至11月12日恢复自由身的17天里，我遭受了辖区派出所警察的盘问、辱骂、殴打等非人道的精神和肉体的伤害，是我有生之年最黑暗、最无助的17天，是我为人的尊严被碾压得粉碎的17天。

而11月12日回到家后得到的消息更让我崩溃：因医院刻板

遵守患者需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结果入院要求，且并未给予孕妇这一特殊群体特别照顾及便利，妻子未得到及时治疗，在等待做核酸的过程中出现大出血症状，6个多月的胎儿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妻子伴有严重失眠，时常喃喃自语，出现明显的抑郁症状。而我后期的上访维权之路也是异常坎坷：先后打“市长热线”电话，去武汉市信访局反映遭遇，均不了了之。更令人不可理喻的是，正当上访维权不承想被警察盯上，在我从信访局回来后不到一周时间被再次带入后湖派出所审讯室。从一大早八点不到一直呆至凌晨两三点钟，近20个小时里我滴水未进，被多名警察轮番盘问上访原因、目的，严词对我进行威胁、辱骂，辱骂之词不堪入耳，直至被强行签订了不再上访的相关协议才回家。

如今再次回望此次疫情，悲恸、愤懑的情绪在心头翻涌：普通民众因中共封控收入中断、生活不便，甚至失去生命，此绝非天灾，而是人祸，是中共对信息的封锁，对百姓生命的漠视，对真相的敌视酿成了无数家庭的悲剧和社会创伤。我的经历是一面镜子，折射中共的统治从来不是为民，而是为权。它以维稳之名压制自由，将党性凌驾于人性之上。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共冷血体制本质的一次深刻彰显，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灾难不是病毒，而是人民被剥夺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生存的尊严。

历史不会原谅冷漠，人民不该永远被奴役。希望同胞们能真正觉醒，拒绝沉默、拒绝屈服，抚平伤疤同心前行，让民主、人权之光照耀大洋彼岸的家国，唯此，灾难深重的国家和人民才有可期待的光明未来！

疫之殇，不会忘！不能忘！！

The Scars of the Pandemic

Wuhan native Xiong Bian recalls how strict lockdowns and censorship turned a public health crisis into a human-made tragedy. When his pregnant wife required urgent treatment, rigid hospital rules and delays led to the loss of their unborn child. In desperation he tried to break through barricades to reach help, but was arrested, beaten, and held in detention for 17 days, forced to sign confessions and later threatened not to leave Wuhan or speak out. His efforts to petition for justice were met with more interrogations and intimidation, leaving him physically harmed and emotionally devastated. He describes a city where overwhelmed hospitals, unanswered emergency calls, and silenced whistleblowers revealed the regime's cruelty, while ordinary citizens bore the cost. For him, the true disaster was not the virus itself but the system's indifference to life, its suppression of truth, and its crushing of basic rights. His testimony stands as a mirror of countless untold tragedies and a reminder that the scars of the pandemic must not be forgotten, and that silence in the face of injustice only deepens the traged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在黑云之下

Beneath the Black Clouds

作者：王梦梦 编辑：罗志飞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我们离开了，
不是因为风，
不是因为海，
而是因为那座黑塔——
在晨昏之间张开眼睛，
在黑云之下张牙舞爪。

利爪，
撕碎童年与花朵，
撒下冷雨与毒雾，
压住每一寸回忆的呼吸，
封锁每一个真相的出口。

旧日家园在梦中远去，
童年的果树，
氤氲的黄昏，
誓言未竟的爱情，
还有我们深爱的面孔——
皆困于时间的墙后。

我们背负沉重的黑，
在废墟之外寻找光。
不是世界赐予了花园，
是我们，
在废墟上种下了希望。

新的家园在异乡结果，
言语尚未开花，梦语带着沙砾。
但那看不见的根——
正悄悄在自由的土壤中扎深。

那黑塔仍在远方矗立，
但我们挺直身躯，
不再逃离。

*We left—
not because of the wind,
not because of the sea,
but because of that black tower—
its eyes opened between dusk and dawn,
its claws bared beneath the black clou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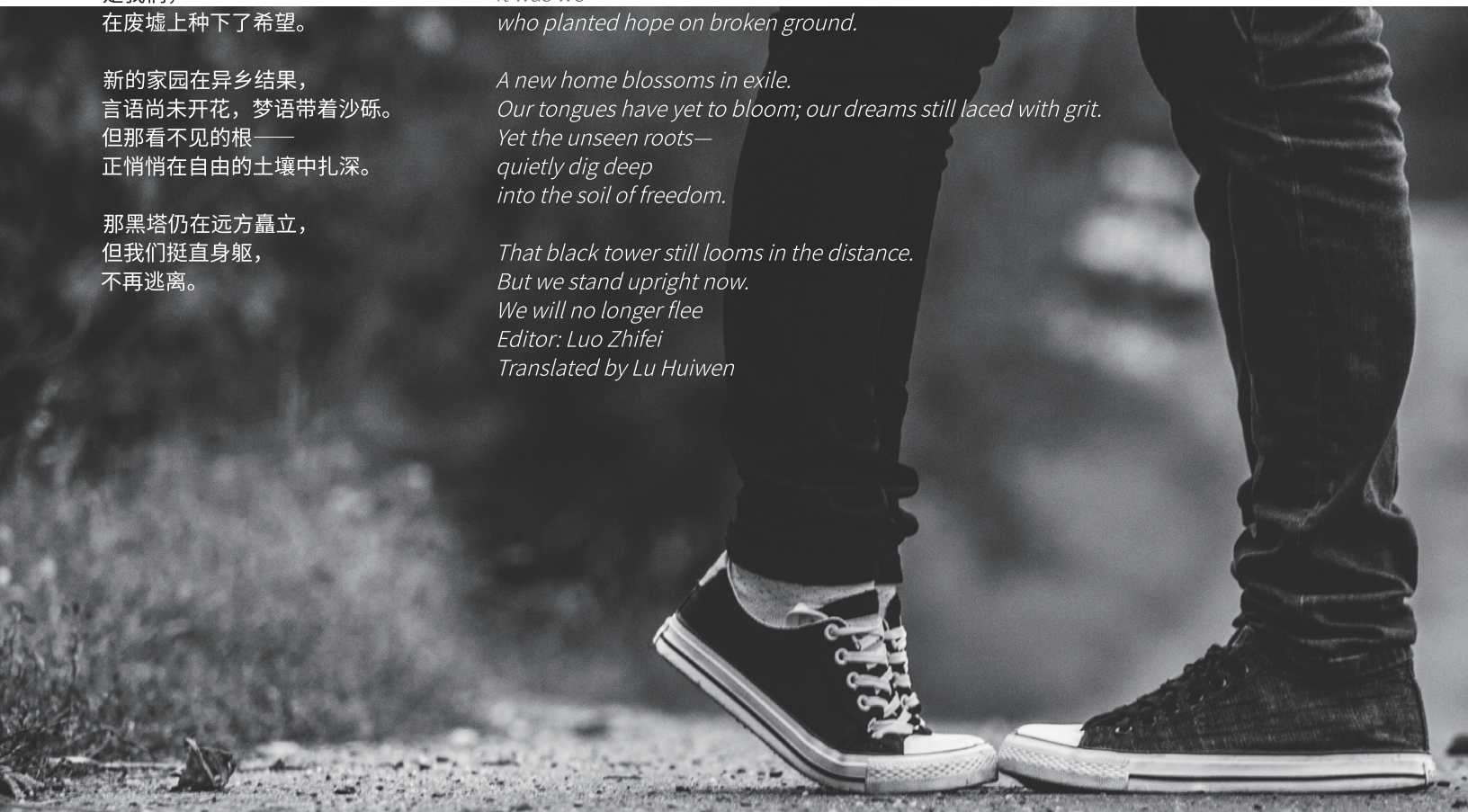
*Talons,
tearing childhood and blossoms apart,
casting down cold rain and poisoned mist,
suffocating the breath of every memory,
sealing every exit where truth might escape.*

*The homeland of old fades in dreams—
the fruit trees of our youth,
the misty twilight,
the love whose vow was never fulfilled,
and the faces we cherished—
all trapped behind the walls of time.*

*We carry the weight of darkness,
seeking light beyond the ruins.
It was not the world that gifted us a garden—
it was we
who planted hope on broken ground.*

*A new home blossoms in exile.
Our tongues have yet to bloom; our dreams still laced with grit.
Yet the unseen roots—
quietly dig deep
into the soil of freedom.*

*That black tower still looms in the distance.
But we stand upright now.
We will no longer flee
Editor: Luo Zhifei
Translated by Lu Huiwen*



凝固有声与无声的呐喊 反共之声：民运人物图集



我是郑敏，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的党员。我长期关注中国妇女与人权问题。这张照片是2024年1月，我身穿粉色衣服、颈缠铁链，站在好莱坞中国戏院前，用自己的身体重现“铁链女”形象，代表中国女性在极权体制下遭受的制度性伤害和沉默的抗争。以此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女性，我想让全世界都看到，一个国家对待女性的方式，正在反映它的文明底线。



我是中国民主党党员罗志飞。2025年4月6日我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门口呐喊抗议，抗议中共对河南政治犯的残酷镇压。这张照片记录了我在抗议活动演讲中的情绪高潮时刻，我高举拳头，直面领事馆摄像头，激昂呼喊口号，表达对中共体制压迫的强烈反感。

当天，我也通过了中国民主党的考核，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民主党这个大家庭。4个月后的如今，我也在这个集体中快速成长，目前担任中国民主党党刊《在野党》的编辑部部长和责任编辑，并担任中国民主党的新媒体部部长。我将继续拿起我的话筒、我的笔，去揭露中共精致包装的伪善工程，去痛击中共最害怕曝光的地方。

“我是刘洋洋，2024年7月25日，中共发布《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宣称推出“网络身份证”以保护公民隐私。然而，这不过是“以保护隐私之名，行监控隐私之实”的幌子，其真实目的是通过更高效的手段管控言论、剥夺公民权利，巩固其党国统治。

2024年8月2日，那时我还在中国境内，我在司法部网站的《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中实名逐条反对该管理办法，并且号召多人参与实名反对。尽管如此，正如我所料，中共的“征求意见稿”从来都是走形式，“网络身份证”终于在2025年7月15日施行了。面对中共如此霸道、践踏人权的行为，来到海外的我不会退缩。

2025年7月27日，我来到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前，高举标牌，呼吁取消网络身份证，即使我背后的领事馆摄像头冷冷的注视着我，我毫不畏惧，我要让中共知道，他们不得人心的政策，永远有人敢于反抗！”



我是中国民主党党员钟然，今天与同为中国民主党党员的妻子胡丽莉，一同在金门大桥参加“全民反抗运动宣言”旧金山站全球发布仪式。

与全球热爱自由、追求民主的人们并肩，我们怀着坚定的信念与无畏的勇气，誓要终结中共专制，迎来自由民主的新纪元！”



我是李聪玲，中国民主党人。我坚定反对中共独裁统治，致力于推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中共一党专政七十余年，靠谎言与暴力维持统治，不仅剥夺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自由和人权，也将整个民族拖入专制的深渊。言论被封锁、思想被禁锢、反对者被迫害，这一切都证明，中共政权是当代最大的暴政机器。面对当前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我更加坚定地认为，守护台湾的自由民主，是每一个热爱自由中国人的责任。台湾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灯塔。我愿以笔为剑、以行动为声，揭露中共罪行，唤醒民众良知，为中国的自由、为人民的尊严而奋斗不息。



我是中国民主党吕峰，今日站在中国大使馆门前，为那位在江油遭受长达数小时残酷霸凌的女孩呐喊。

这起惨案的热度，已在中共的封锁与镇压下迅速降温。

与此同时，电影《南京照相馆》在全国热映——这再次印证了中共的一贯手法：

他们高喊“不能忘记历史”，却竭力掩盖当下的现实；

他们在银幕上宣称要“记录真相”，却在现场封锁一切消息；

他们用艺术包装仇恨的叙事，却用暴力镇压抗议的人民。



我是中国民主党吕聪，热爱自由，崇尚民主，为此愿意投入自己的一腔热血，看不惯的一党专政，也恨醒不来的中国人民。

从被动顺从到今日觉醒，我坚信今日不做出头鸟，来日就是笼中鸡，你以为的事不关己，明哲保身，最终就是陷入被控制的境地，你不站出来，就等着别人替你决定命运。

所以，我踏上行程，义无反顾，前往旧金山，抗议习近平，我加入民主党，与自由同行。我去中领馆，反对中共暴政；我去星光大道，讲述中国人权现状；我去雕塑公园，纪念被遗忘的历史；我去六四纪念馆，了解那段沉痛的过去。

我一直在努力，不曾忘记心中的信念，哪怕这段路很艰难，哪怕这段路很恐惧，我也会一直坚持走下去。



我叫彭硕，是中国民主党党员，我的政治主张是：言论自由、台湾独立、公开官员财产。我在洛杉矶的中国领事馆前公开抗议，表达我对中共独裁专制的不满，我的立场清晰而坚定：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相；不承认台湾主权，就是对民主的践踏；官员不公开财产，不接受人民的监督，腐败就永远无法根除。

我坚信：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是扼杀思想的牢笼；一个没有民主选票的政权，是披着合法外衣的暴政；一个既拒绝透明，又妄图吞并台湾、扼杀民主的体制，注定会腐烂到底，终将被历史清算！

自由不是恩赐，是必须争取来的，让我们一起终结中共暴政，把权力还给人民！



我是鲁慧文，是一名坚定的中国民主党党员，也是《在野党》杂志社副总编辑暨副社长。公开反共、追求民主自由是我多年来的夙愿。是的，我醒来快三十年了！

初中时，我就质疑课本上的谎言，常与同学激烈辩论，坚持认为共产主义不存在。我是那个对政治和历史课本满心怀疑，却不得不在扭曲的思想灌输中忍耐前行，年年拿第一，最终考到文科状元的“怪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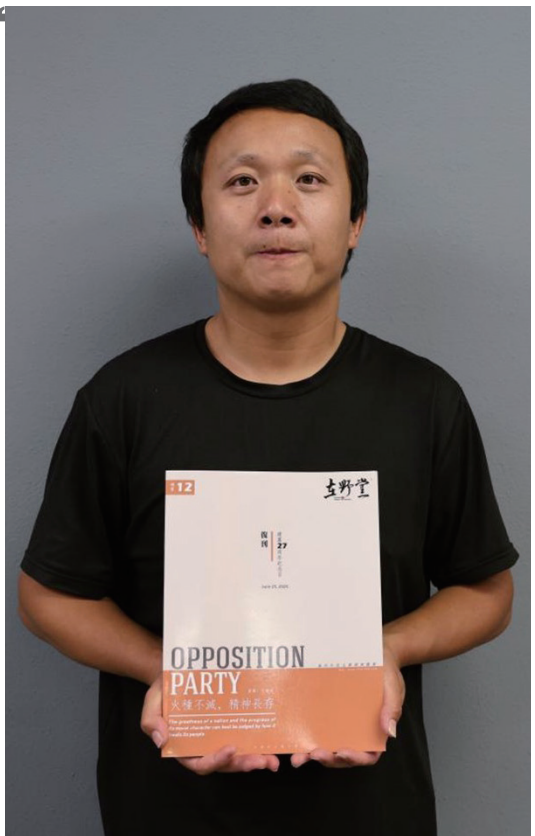
我醒得太早，在国内找不到同类，身边人视我为另类，久而久之甚至怀疑自己有病。“翻墙”后才知这是“政治抑郁”，原来我并不孤独，我没有疯！

如今，我终于站在自由民主的土地上，找到了并肩追求中国民主自由的战友。我将永远在这条路上前行，义无反顾地奔向民主与自由！

我是中国民主党党员杨长兵。2025年6月22日，我在星光大道公开支持台湾大罢免，抗议中共专制对台渗透与威胁。一国一制，大陆当归！我用行动表明：如果有一天中共和台湾开战，我会拿起武器，守护台湾，守护华人世界最后的民主，自由与平等。



我是中国民主党党员王连江，2025年5月31日，自由雕塑公园，六四守夜，呼吁有良知的国人，不当共产党的螺丝钉，退出共产党，退出解放军，退出公务员，退出警察，退出城管！



我是中国民主党党员赵杰。2025年7月29号中国民主党党刊《在野党》第十二期纸质版样书已经印刷出来了，在中国民主党罗兰岗党部我们《在野党》所有工作人员召开第一次全体线下讨论会。很荣幸能见证这一重要的历史的时刻，更荣幸能作为《在野党》期刊的编辑、财务，以及加入刚刚成立的外联部部长，这一切都是内心对于渴望追求自由、正义、真理的见证，执笔为武器，加速中共的倒台，建立属于中国人的民主国家，这是我的责任。

《中日和平运动始末》

第一章 青年首相（二）

作者：程铭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摘要：本节通过梳理 1936 至 1937 年间日本政界、学界与军界内部围绕“中国是否已经统一”的激烈论战，揭示了中日关系演变背后的认知分歧与战略博弈。文章重点描绘了“再认识中国”的思想潮流如何兴起，以及石原莞尔少将如何在背后推动这一讨论，以影响日本的对华政策走向。文章还详细分析了石原对苏俄威胁的深切忧虑及其主导下“战略守势”“日德结盟”“对华缓和”等政策构想，反映出在全面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内部存在的复杂拉锯与未竟努力。整章逻辑清晰、史料扎实，呈现出一幅战争爆发前夕的思想图景与战略转折。

远在 1936 年 10 月 3 日，参谋本部中国课的冈田西次少佐就在《东洋经济新报》上发表了《支那的统一倾向与对支那之重新认识》一文，揭开了“中国再认识论”的序幕。作为军内不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冈田西次主要从法币的成功发行出发，认为中国正渐渐统一，“分治合作”已沦为一种过时的东西。他说，“蒋政权的确立和统一支那过程的突飞猛进”，不是什么表面而偶然的现象，中国人愿意把自己的银元和银两换为纸币，是中国统一的最好试金石。他认为，“僵化的‘分治合作’观点，让许多人无法认识到满洲事变以来，支那领导阶级和知识阶层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构成了蒋政权的强大后盾”。

然而，这篇文章仅昙花一现。冈田后来谈道：“本来预定连载，因文章内容不符合当局的意向……仅发表了绪言部分就作罢了。”对此，日本学者波多野澄雄却认为：“当时允许部分发表冈田的文章，这表明了，在不得不承认币制改革成功的背景下，陆军内部要求重新研究中国政策的呼声十分强烈。”

而在冈田西次之后，1937 年 2 月，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著名的基督徒和人道主义者矢内原忠雄发表的《支那问题之所在》一文，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这篇文章发表在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上。矢内原忠雄认为，无论法币的发行还是西安事变的种种变奏，都表明中国已经统一了。“只有采取认识、承认、援助的政策，才能有助于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和平”。对这个观点，满铁调查部的大上末广等人嗤之以鼻。他们谈道，蒋介石之所以能在军阀混战中胜出，是因为他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国民党的经济建设只能促使中国进一步沦为英美列强的殖民地”。在这两种泾渭分明的立场出现后，包括岩渊辰雄、绪方竹虎等著名报人和中西功、尾崎庄太郎这样的日本共产党人也加入了论战，并使这场论战为学界所瞩目。

岩渊辰雄既不赞同“统一论”，也不附和“殖民地说”。他反问道，如果中国并未统一、蒋介石只是英美的傀儡，那么，过去几个月中国生机勃勃的景象从何而来？如果中国已经统一，那么，阎锡山、李宗仁等人会不会允许蒋介石过问他们的内部事务？他由此得出结论，这是一种脆弱的、由共同敌人而促成的表面统一，“一旦失这篇文章刊登在日本最有影响的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上。去目标，随时可能像沙滩建筑那样轰然倒塌”。而对这个看法，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人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观点，“推进中国统一的力量基本不是国民政府，而是争取独立民主、走向团结的民族运动”。也就是说，无论国民党会不

会再次分裂，中国的统一都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形形色色的见解中，当时最为人接受的，是《朝日新闻》记者、左翼人士尾崎秀实的分析。尾崎秀实谈到，中国的统一，源于蒋介石与四万万民众的一致选择“但国民党政权自身绝没有领导、控制这场民族运动的能力”；在二者合拍时，这个古老民族将焕发出巨大的力量，“（但）稍有不慎，国民党政权就有可能被民族运动潮流冲垮”。这个说法既和岩渊辰雄有相似之处，又接近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人的观点，一时被视为这场论战的最大收获。

又何止是民间、舆论界？1937 年 1 月，著名外交家佐藤安之助在一份报告里写道：“支那几乎已非昔日之支那，已经成为完全不同的新进国家……他们巧妙地将日本的压迫用于他们的内政，令人惊异的同仇敌忾心和国家思想已经开始抬头。”次月，具备七年驻华经验的“中国通”楠木实隆，在《对支政策意见》一文中不仅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还有意区分了“支那”和“中国”两个概念。他说：“看中国的现状，虽然反中央各派尚存，但都无法根本颠覆现存之中央政府……分治合作之构想，是只：‘清、日俄战争时代之支那，而不知中国之现状。’换言之，这种认为中国已经新生、‘分治合作’不再合乎时宜的观点，在日本政界、军界和知识界都有了为数不少的赞同者。”

而这场持续近半年的论战，涵盖多种观点和立场，几乎没有一篇文章受到新闻检查部门的干涉，更没有一个作者受到宪兵、秘密警察的传讯或盘问。因为，那些消息灵通的检查官和特高课人员都早已知道，这场大讨论的幕后人物，是当时权倾朝野、有着惊人实力、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

石原莞尔，1889 年生，日。“换言之。作为‘满’、‘变’、‘作俑者，过去几年，他的形象已渐渐被日本公众、各国舆论所熟知：他粗野、狂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贩子。十余年前，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当美国驻德使馆武官建议他考察美国时，他无比傲慢地回答：‘不，我去美国只能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司令官。’一时被柏林社交界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物。他又才华横溢、目光远大，并且对众多事物都有着惊人的直觉。他的《战争史大观》、《最终战争论》等几篇文章，无不充斥着一种迷人、邪恶、近乎胡思乱想的天才光芒，因此被誉为‘昭和新人’的代表、昭和时代第一战略家。在过去的日子里，在此后的几十年，这样毁誉不一、异常极端的评价，始终伴随着他。”

但很少有人知道，至迟从 1935 年开始，他就预感到了日本的战败命运。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 1940 年前后爆发，而日本不仅将卷入这场战争，它还很可能在几年后不可避免地战败、沦亡。作为日本佛教“日莲宗”的狂热信徒，此后一年多，他开始像六百余年前面临蒙古入侵的日莲一样，进行着不知疲倦的鼓与呼、四处奔走游说。

威胁来自苏俄。1933 年 1 月，在遥远的莫斯科，斯大林宣布“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大约 1500 个大型企业投产，在机床、化学、飞机、汽车与拖拉机等工业领域，苏联均已跃居世界的前列；紧接着，他又颁布了雄心勃勃的“二五计划”，按照这个计划，1937 年苏联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凡此种种，都让接受着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深刻认识着工业实力和现代战争关系的石原莞尔如坐针毡。

几十年来，日本始终以苏俄为头号大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石原等人的吞并满洲、觊觎内蒙，为的也是获得一个广袤的纵深处，以扭转对苏战略的不利局面。但伴随着苏俄的崛起，征服满洲的勋业顿时显得黯淡无光了。1934年，苏俄开始向远东大举增兵，当年兵力就达到13个师，大约23万人。与此相对比，日本陆军的总兵力也不过23万人，其中在满洲的关东军不过3个师团、1个旅团，兵力不超过5万。次年，这个差距扩大到17个师对3个师团、两个旅团。更要命的是，从这一年起，两国驻军的对抗事件骤然升级了，“仅昭和十年（1935）一年内即达176件之多……超过以往三年只发生的152件，特点是包括有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及至1936年，远东苏军已成为一股足以毁灭满洲、颠覆东亚的战略力量了。它共有19个师，大约30万人，并装备了1200余辆战车、1200余架飞机以及30艘潜水艇。它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日本陆军，“尤其是它的近代装备，和旧式装备的日本陆军相比，大大地领先了”。更不必说，倘若日苏开战的话，部署在中亚、欧洲的百余万苏军可以沿着西伯利亚铁路迅速前来增援，“估计苏军对日作战的兵力能达到50个狙击师”。日本战史后来记载“苏联于昭和三年（1928）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着重加强红军的装备……昭和十一年（1936），红军约为160万，到翌年7月华北事变爆发时达到185万的阵势”。“从远东红军同日本陆军在朝鲜、满洲兵力的增强变化看……出现了无法相比的最坏、最危险的状态，尤其是空军兵力相差更为悬殊”（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为避免日本的灭顶之灾，1935年8月，石原莞尔回到本土，决心以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的身份改变日本尤其是空军兵力相差更为悬殊”（他抵达东京当天，一名叫相泽三郎的陆军中佐闯进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的办公室，用军刀斩杀了他）。石原与永田相交多年、知己知彼，两人并肩拥有“天才”的声誉。永田之死让石原悲痛不已，却意外地让石原成为“统制派”少壮军官的新领袖。

永田遇刺之后，是“二二六兵变”的爆发、日本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

1936年2月26日凌晨，大雪之夜，千余名“皇道派”叛军分九路袭击了众多元老重臣的官邸，并占据了东京永田町、霞关一带的政治中心。自内大臣斋藤实以下，众多大臣已被叛军杀戮，首相冈田启生生死不明，日本已处于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当天下午，石原就以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的身份调集了3个联队、3个步兵大队入京，并包围了叛军。

惊慌失措的天皇得知石原的行动后，又惊又喜又疑惑，他知道石原，却不清楚“石原是个什么样的人”。似乎是要回答天皇的惊疑，2月28日拂晓，在天皇下达24小时最后通牒令后，石原以戒严军参谋长的身份前往叛军的指挥中心山王饭店，勒令叛军缴械投降。当叛军首领之一栗原安秀中尉掏出手枪威胁他时，他也毫不示弱地掏出手枪，与栗原进入了对峙状态。

及至2月29日凌晨，通牒令到达最后时刻，两名“皇道派”首脑真崎甚三郎和荒木贞夫来到戒严指挥部，恳求石原给叛军最后一个机会。“石原毫不客气地把这两个大将赶了出去”（马克·皮蒂，《石原莞尔》）。

几天后，石原就以大佐军衔、课长身份，被任命为平定叛乱后负责整肃陆军的核心人物之一。外挟满洲势力、内靠众多“统制派”少壮军官的拥戴，在长达几个月的“肃军”过程中一举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1936年6月，参谋本部进行了一次重大改组，设立了战争指导课。“根据石原大佐的提议，在目前形势下应设置新的有关指导战争的主管课，专门研讨国防国策，这一提议被采纳了。6月上旬……在第一部内设置了主管指导战争和判断形势的‘第二课，石原大佐任课长’。而按照新拟定的条例，这个课几乎具有宽泛无边、足以影响日本政治的权力。它可以确定国防战略，‘制定指导战争

计划的大纲’；它可以干涉政治，‘为准备战争策划必要的有关国内改革的具体方案’；它还将上达天听，‘拟定向天皇启奏的大纲和执行天皇亲裁的军事布局等事项’。（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

又何止于此？日本宪法规定，宣战、媾和的大权属于天皇，但在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下，天皇一般不会轻易驳斥主管部门的意见。这么一来，作为襄赞战和大事的唯一机关，石原就拥有了决定战和的最大发言权。而在此之外，次年3月，他又以少将军衔升任分管战争指导课、作战课和国土防卫课的第一部（作战部）部长，从而成为参谋本部一言九鼎的人物，将参谋本部九成以上的权限集中在自己手里。

然后，是日本战略的重新确定、各种国策的改弦易辙。

这一系列战略与国策，皆以应对苏俄为核心目标。也是1936年6月，在石原的建议下，“日德防共协定”谈判开始了。尽管众多大臣对刚刚武装起来的德国究竟有多少实力心存疑虑，尽管“最后一名元老”、时年87岁的西园寺公望明确反对这个协定，当年11月25日，这个协定还是达成了。日本战史后来谈道，此举是为了争取时间，“寄望德国的复兴，将苏联牵制在欧洲”。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几乎是当时日本作出的最明智、最有意义的一个决策。此后九年，尽管日本陷入了中日战争的泥潭，尽管希特勒决定先对西欧动手，但在纳粹德国赫赫武功的威慑下，苏俄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直到德国战败、美国也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才对日宣战。

这个战略守势，不仅对苏俄，更针对英美。6月10日，与设立战争指导课、开始“日德防共协定”谈判几乎同时，石原起草了一份《国防国策大纲》。明确规定，在对苏战争尚无把握之前，日本将以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精神对苏俄退避三舍。“即使军备已充实，而且战争准备已接近完善，也应为使苏联放弃在远东采取攻势的政策，而开始积极的工作”。与此同时，日本将尽全力改善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在作长期战争准备还存在极大缺点的今天，如果不去保持和英美，最低限度和美国的友好关系，就难以进行对苏战争”。

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日本将只有苏俄一个敌人，并且绝不主动挑起战争，以便将这股祸水引向西方。而在日德结盟、战略守势之外，则是为期五年的重整军备计划。11月26日，石原制定了《军备充实计划大纲》，决心用五年时间使陆军拥有50个师团，大约150万人的动员能力，并将空军从54个中队扩编为142个中队。“根据这一设想，在大陆的兵力保持80%，是为了对付苏联的”。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1937年起，日本的军费预算必须从原本的7亿日元猛增到14亿元以上。为确保这个预算的通过，石原还考虑撤换掉“二二六兵变”后上台的广田弘毅首相，换上一个更听话的、最好是陆军出身的傀儡；不久后，以众议院议员浅原健三为中间人，他的两个代表与退役陆军大将林銑十郎开始了组阁秘密谈判……

就在如此千头万绪、百废待举的局势中，1936年渐渐走到尽头了。石原认为，依靠日德结盟、战略守势和重整军备，依靠自己的手握战和大权并交好英美，日本或许能避免过早地与苏俄决战，并避免未来的灭顶之灾。但，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并预感到中日之间很可能爆发一场全面战争。他决心避免这场战争，避免自己的前功尽弃，并避免日本的最终灭亡。

日本战史后来记载：“参谋本部第二课长石原大佐于昭和十一年（1936）年底视察了华北，看到中国反对内战、要求国内统一的趋势越来越高……根据所见，对过去的对华政策再次进行了研究。”（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在“西安事变”之前，改变对华政策并没有进入石原的视野。1936年1月13日，也就是土肥原贤二领衔的“华北自治”渐入高潮时，日本政府制定了《处理华北纲要》。这份文件明确了分离华北的先后步骤：首先是实现冀东22县、察哈尔3县的傀儡

化，“坚持冀东自治政府的独立性”；紧接着，“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而在做完这一切之后，“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合流”。对此，时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的石原莞尔并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他只是告诫说，“在这一时期，对外要慎重从事，不招惹是非至为重要”。

而在确定战略守势并交好英美后，1936年8月11日，日本政府又决定一方面拉拢中国加入反苏同盟，另一方面加快华北五省的分离工作，为此抛出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但石原同样没有觉察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他仅仅建议，为避免让中国感到更大的威胁，“对于其他地方政权，不特别采取措施帮助或阻止中国的统一和分裂”。

直到当年9月15日，当参谋本部制定《对华时局的对策》，提出在华中、华南采取克制态度，而在华北不惜使用武力时，石原也只是再三强调，“对华全面作战就会持久的消耗战，应该绝对避免。就准备对苏作战而言，即使对华局部地区作战，都应该极力回避”（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但“西安事变”爆发后，一切都不一样了。石原认识到，无论华中、华南还是华北，对中国任何一个区域的作战，都意味着全面战争。日本将面对的，不仅是当地军阀，还有那个已经统一的中国，无比广袤的江山和多达四万万民众。为此，1937年1月6日，几乎刚刚结束了对华北的视察，他就提出要修改对华政策。他不仅决心停止分离华北，他还放弃了将中国视为经济殖民地的企图。他的主张体现在修改后的《对中国实施的策略》以及《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里。《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写道：“这两个文件强调用‘文化和经济的手段以实现两国的’共存共荣，并需要‘同情地看待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努力。会议决定不再谋求华北自治或促进分裂工作，地方政权不再受到支持来鼓励分裂，相反，日本将试图在全中国造成一种互相信任的气氛……这是一个惊人的政策转变，也是对军方肆无忌惮的扩张战术失败的一次坦率的承认。”

又何止于此？此后几个月，石原还发出一个个信号、派出一个个使团，以避免中日关系的恶化。2月2日，在他的操纵下，林銮十郎内阁成立了。当天林銮十郎就在众议院发表演说：“日华关系除政府之外，还将扩大民间接触，配合两国国民的感情，使邦交明朗化，以共同实现东亚安定。”3月9日，佐藤尚武接任外相，他在贵族院公开谈道：“将从两国平等的立场出发，重新进行日华交涉……（将）正确认识正在加强统一的国民政府的力量，并尊重其统一。”而在内阁之外，3月12日，以日本国家银行总裁、日华贸易协会会长儿玉谦次为团长，一个高规格的日本经济使节团来到上海，“会见了蒋介石和中国要人以及经济界人士，至26日为止进行了几次会谈”。与此同时，石原也发起了那场“中国再认识”的讨论，试图让更多的日本人改变对华观感。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他还考虑取消“冀东自治政府”，以表达对日华和平的诚意。

然而，一切已为时已晚。这一年7月7日，在北平西南郊的宛平城边，“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Japanese Peace Movement"

Chapter One: The Young Prime Minister (Part Two)

In the mid-1930s, debates in Japan revealed shifting perceptions of China's unification and the direction of Japanese policy. Beginning with Okada Yuji's 1936 essay on China's successful currency reform and growi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tellectuals such as Yanaibara Tadao argued that China was unified and required recognition and cooperation rather than division. Others, however, dismissed Chiang Kai-shek's government as a Western puppet. The controversy drew in journalists, communists, and policymakers, with Ozaki Hotsumi's balanced view—that China's unity stemmed from both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a wider nationalist movement—receiving broad attention.

Meanwhile, diplomat reports and military analysts like Nanuki Sanetaka acknowledged China's rising nationalism and urged reassessment of Japanese strategy. Behind these debates stood General Ishiwara Kanji, a controversial strategist who foresaw Japan's eventual defeat if it pursued reckless expansion, especially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After the February 26 Incident of 1936, Ishiwara consolidated power within the Army General Staff, directing policy toward defensive preparations, alliance with Germany, and avoiding premature war with the USSR.

The Xi'an Incident of December 1936 altered Ishiwara's outlook: he came to see any conflict with China as inevitably leading to a protracted total war against a unified nation of 400 million. In early 1937 he advocated halting efforts to fragment North China, abandoning colonial ambitions, and pursuing a policy of coexistence and mutual trust with Nanjing. For a brief moment, Japanese officials and envoys explored reconciliation, signaling goodwill toward Chiang Kai-shek's government. Yet these efforts proved too late. On July 7, 1937,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broke out, marking the start of full-scale war.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论中国民主的未来之《五民宪法》详解第四篇

——《宪法》第二条：民治与自由的基石

作者：何清风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引言：公民共建的民主愿景

《五民宪法》以民治、民主、民权、民生、民族为核心，构建了中国民主未来的宪政框架。第一条明确“先有人类后有国家，是公民治理国家”，奠定了公民作为国家主体的宪政原则。而第二条进一步阐明国家的本质与目的：“中华民族联邦共和国是生活在中华民族联邦共和国领土上的所有公民，为了自由、民主、平等及和谐的生活而共同组建的国家，国家政权建立的根本目的是保障所有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对于公民的私权，法无禁止皆可为。”这一条款以公民为本，强调自由与权利的至上性，为公权组织提供了价值指引。本文将深入解读第二条，剖析其在五民主义框架下的深层含义，揭示其对中国民主未来的启示，激发读者对宪政理想的共鸣与期待。

第二条的核心理念：公民共建的国家

第二条开篇即定义“中华民族联邦共和国”是“所有公民”为了“自由、民主、平等及和谐的生活”而“共同组建”的国家。这一表述延续了第一条“先有人类后有国家”的逻辑，强调国家并非抽象的实体，而是公民基于共同目标自愿缔结的共同体。关键词“共同组建”凸显了民治的精髓：国家不是外加于公民的强制结构，而是公民主动构建的治理平台。这种设计彻底颠覆了传统国家观念，公民不再是被动的服从者，而是国家的创造者、拥有者与主权者。“自由、民主、平等、和谐”作为建国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的价值取向。自由保障了个人自主，民主确保了民意主导，平等消除了特权与歧视的制度基础，和谐促进了社会团结。这四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五民主义的核心体现：民治通过公民的共同参与实现，民主通过选举与监督落实，民权保障自由与平等，民生促进和谐的社会环境，民族则在“中华民族联邦共和国”的框架下维护国家认同与文化多样性。

国家政权的根本目的：保障公民权利

第二条的核心在于明确国家政权的根本目的：“保障所有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这与第一条列明的五项基本权利（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反抗压迫权、选举与被选举权）一脉相承，强调政府等公权机构存在的合法性在于保护公民的权利，而非凌驾于公民之上。公权机构不仅是公民权利的守护者，还必须通过制度设计确保公民权利免受任何形式的非法侵害，无论是来自国家、组织还是个人。这一原则对政府等公权组织提出了明确要求：公权组织的权力必须严格限定在宪法框架内，任何超越保护公民权利的行为都是非法的。换言之，政府等公权机构的功能不是统治或控制，而是服务与赋能。这种理念为后续章节的设计提供了方向：公权机构必须以公民权利为中心，通过分权制衡、透明治理和公民参与，确保权利保障的彻底性。

私权至上：法无禁止皆可为

第二条同时明确其对私权的保护：“对于公民的私权，法无禁止皆可为。”这一原则是对自由权的极致表达，意味着公民在法律未明确禁止的领域享有完全的自主权。这种设计不仅是对个人自由的保障，也是对公权机构公权力的根本约束。传统宪政设计往往通过列举权利来保护公民，而《五民宪法》第二条则以开放性原则，将自由的边界推至最大：只要不违法，公民即可以自由追求个人目标、表达意见、创造财富、组织社群等。“法无禁止皆可为”还体现了五民主义中民治与民权的融合。民治要求公民自我管理，自主决定生活方式；民权则通过法律保障这种自主性不受侵犯。这种设计不仅赋予公民无限的可能性，也对公权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立法必须审慎，法律的制定不得随意限制公民自由，且必须经由民主程序反映民意。这一原则为公权组织设定了底线：任何限制私权的法律，必须证明其必要性与合法性，否则即为违宪。

对公权机构的启示

第二条为后续章节的设计提供了明确的宪政框架。首先，公权机构必须是民主的，通过公民选举产生，确保行政、立法等机构反映民意。民主不仅是选举制度，更是公民参与治理的机制，例如通过公民倡议、公投或监督，确保公权行权行为符合“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其次，公权力必须是有限的，其权力严格限定在保护公民权利的范围内，任何扩张权力的行为都将受到宪法约束。此外，公权机构还需体现平等与和谐，通过公平的政策与资源分配，促进社会团结，消除阶层与族群间的对立。同时，公民参与贯穿始终，例如通过全民公投或公民自治委员会，参与重大决策。这种设计确保公权机构不仅是公民的工具，更是民治理念的实践平台。

对中国民主未来的意义

第二条以其对公民主体地位的肯定和对私权的极致保护，为中国民主的未来提供了深远启示。首先，它回应了传统政治中“国家至上”的局限，将公民置于国家之上，赋予公民构建与治理国家的主动权。这种设计避免了威权体制对自由的压制，同时通过强调平等与和谐，防范了西方民主中因过度个体主义导致的社会分裂。其次，“法无禁止皆可为”在当今技术与全球化背景下尤为重要。人工智能、数据隐私等新兴挑战对公民自由构成威胁，而第二条为公权机构设定了明确的红线：除非法律明确禁止，公民在数字空间、经济活动等领域享有充分自由这一自由的行使需建立在不侵犯他人权利及社会秩序之上。这种开放性不仅激发创新，也为中国民主融入全球文明提供了空间。最后，第二条赋予公权机构的使命——保障公民权利而非统治奴役人民——为中国民主提供了一条“第三条

道路”。它既不同于西方代议制的低效与民粹风险，也避免了集权体制的压迫性。通过公民共建、权利至上的原则，《五民宪法》为中国民主勾勒出一个自由而有序的未来。

结语：自由与民治的宪政灯塔

《五民宪法》第二条以“公民共建国家”与“法无禁止皆可为”为核心，确立了公权组织的民治原则与自由基石。它不仅为公权机构设计提供了方向，也为中国民主的未来奠定了基本原则。。在这一条款的指引下，政府等公权机构成为公民意志的延伸，权利成为宪政的底线，自由成为社会的灵魂。

“五民主义”奠基人、《五民宪法》撰写人何清风。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何清风。

The Five-Power Constitution Explained (IV) — Article II: The Foundation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Article II of the Five-Power Constitution defines the Republic as a state jointly established by all citizens for the purpose of freedom, democracy, equality, and harmony. It emphasizes that the essence of state power lies not in ruling but in safeguarding citizens' rights. The principle "whatever is not forbidden by law is permitted" places private rights above public power, granting individuals the broadest possible freedom while restraining the scope of government. This design redef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citizen: the state is created by the people, exists for the people, and must remain accountable to the people.

By establishing government as a protector of rights, mandating limited authority, and ensuring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Article II provides a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a citizen-centered order. It prevents authoritarian overreach, while balancing freedom with equality and social harmon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llenges, its open-ended principle safeguards innovation and personal autonomy. Ultimately, this article offers China a "third path": neither Western inefficiency nor authoritarian oppression, but a system rooted in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supremacy of rights. It envisions a future where democracy is orderly, freedom is protected, and the state serves as an instrument of the people's collective will.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民主党主办《在野党》

荣誉主编

毛庆祥（1950年5月24日）——浙江杭州人，自由撰稿人、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1976年“四五运动”参与者，被关押三个月；1978年起投身杭州民主墙运动，担任《四五》《华东》等民刊编辑，1981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三年。1998年积极筹建中国民主党，主编党刊《在野党》。1999年6月被捕，11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直至2007年9月14日刑满获释。狱中坚持理念，拒绝减刑，出狱后多次遭监控与骚扰。他认为推动民主制衡机制能根本抑制腐败。作为浙江民主运动的先行者，他以笔为剑，长年奋斗，被视为中国民主与人权事业的顽强象征。



Mao Qingxiang (born May 24, 1950) is a human rights activist and founding member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He joined the 1976 April 5th Movement and was later imprisoned for his role in the Democracy Wall Movement. In 1998, he helped found the party and edited its journal The Opposition Party. Arrested in 1999, he served eight years in prison for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Known for his integrity and resistance to compromise, Mao remains a symbol of courage and dedication in China's pro-democracy movement.



Xie Changfa (b. 1951) is a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from Hunan. A participant in the 1989 Tiananmen protests, he was later jailed for founding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s Hunan branch. In 2009, he received a 13-year sentence for "subversion" after criticizing government corruption. Xie is seen as a symbol of unyielding resistance to authoritarian rule.

谢长发（1951年10月7日）——湖南望城县坪塘镇人，民主异议人士。1989年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任“工自联”领袖，六四后坚持公开谴责当局暴行，被判劳动教养两年。1998年与潘明栋等筹建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屡遭遣留；自2002年起坚持定期聚会，联系各地民运人士并资助经济困难者。2005年撰写《中国民主党宣言》《昭告海外同胞书》等文，并筹划召开全国代表大会。2008年因批评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再度被捕，2009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成为近年来大陆获刑最重的政治犯之一，堪称中国民主与人权事业中不屈的象征。拒绝减刑，出狱后多次遭监控与骚扰。他认为推动民主制衡机制能根本抑制腐败。作为浙江民主运动的先行者，他以笔为剑，长年奋斗，被视为中国民主与人权事业的顽强象征。



Chen Shuqing (b. 1965) is a Zhejiang-based writer and CDP organizer. He joined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the 1980s and was jailed multiple times for his activism. In 2016, he was sentenced to 10.5 years for "subversion." Known for refusing to compromise, he symbolizes courage in China's fight for freedom.

陈树庆（1965年9月26日）——浙江富阳人，自由撰稿人、人权活动家，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及全国筹委会负责人之一。他1980年代曾参与“86浙江学运”和“89天安门民主运动”，1998年加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1999年因组织活动被捕，2007年因发表异议文章获刑4年。2014年9月再度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2016年6月17日被杭州市中级法院重判10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4年，服刑至2025年3月10日刑满获释。在狱中坚持信念，不屈服，不悔改，成为中国民主与人权事业中一位坚贞的象征人物。



Chen Xi (b. 1954), a leading democracy activist and Charter 08 signatory, has served 23 years in prison across three sentences for his pro-democracy work. Despite torture, surveillance, and declining health, he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unyielding figures in China's rights movement.

陈西（1954年2月29日）——贵州贵阳人（祖籍广西玉林），原名陈友才。著名民运人士、《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也是“贵州人权研讨会”联合创始人。三次入狱，累积服刑23年：1989年因组建“贵州爱国民主联合会”声援六四获刑3年；1995年因筹组“中国民主贵州分部”并呼吁为六四平反，被判10年；2011年因发表36篇异议文章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再次获刑10年，服刑至2021年11月28日获释。2011年10月曾软禁并独立参选地方人大，引发关注。狱中遭严格限制、酷刑折磨，且健康受损。出狱后长期被当局严密监控，家庭生活受限。2020年曾获“刘晓波写作勇气奖”。陈西以笔为剑，不屈坚持，成为当代中国民主与人权运动中最坚韧的象征之一。



Hu Mingjun (b. 1963), a Sichuan-based writer and founding member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s Sichuan branch, was sentenced to 11 years for supporting labor protests and promoting democratic ideals. Despite imprisonment, illness, and constant harassment, he remained steadfast in his opposition to authoritarian rule.

胡明君（1963年6月28日）——四川乐山人，独立作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创始成员之一。他不仅设计制作了“中国民主党党旗”和“策略方针”手稿，还积极参与工运支持行动。2000年12月四川民主党公开支持达州钢铁工人示威，次年5月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拘、判刑。2002年5月被判11年有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4年，他拒绝认罪，狱中多次因高血压、心脏病及脑溢血住监狱医院治疗。2012年5月出狱后，仍受严密监控与骚扰。2019年被迫失踪半月，引发社会关注。他以笔为剑，始终坚持“铲除政治独裁”，成为中国民主与人权运动中极具象征意义的顽强人物。



Hu Shigen (b. 1954), a former university lecturer and democracy activist, was imprisoned three times totaling over 20 years for organizing opposition groups and promoting religious freedom. A steadfast advocate for democracy and faith, he endured long sentences, torture, and declining health, yet never wavered in his beliefs.

胡石根（1954年11月14日）——江西南昌人，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北京语言大学讲师。他是中国自由民主党早期发起人与独立中文笔会成员，自1991年起积极组织民主活动。1994年以“组织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20年，服刑16年后于2008年8月获释。获释后继续参与民间维权与宗教自由活动，是家庭教会“雅和博圣约教会”长老。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中被捕，2016年8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半、剥夺政治权利5年，期间遭酷刑和健康衰退，多次申请保外就医未果。2023年3月23日刑满出狱，安全返家。胡石根始终坚持信仰与民主理念，三度入狱，累计服刑逾二十多年，是中国民主与宗教自由运动中的坚韧象征。



Huang Yanming (b. 1960) is a pro-democracy activist from Guizhou. He was jailed for five years in 1995 after calling for political reform in Tiananmen Square. Despite torture and continued surveillance after release, he remained active in local rights advocacy. Huang is known for his quiet but firm resistance within China's human rights movement.

黄燕明（1960年5月14日）——出生于贵州贵阳，是中国民运人士和贵州人权捍卫者。1986年起，他参与成立“贵阳沙龙联谊会”，并于1994年与陈西、廖双元等人组建了“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1995年6月4日在天安门公开呼吁政治改革，随后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等被判5年徒刑，实际服刑期间长期遭酷刑。2000年出狱后，他主办贵州人权讲坛，并积极参与“贵州人权研讨会”。2017年世界人权日期间，他被贵阳警方“旅游式”软禁、失去人身自由超过10天。2019年“五一”前后，他再次被带离并遭长时间监控。作为贵州地区人权与民主运动的核心人物，黄燕明以坚定的声音和信仰，持续为法律、自由与法治发声，是当代中国民运领域不可或缺坚持者。



Lu Gengsong (b. 1956), a former police college lecturer from Hangzhou, is a co-founder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s Zhejiang branch. He was jailed twice for his activism, serving 4 years and later 11 years. Despite harsh conditions and declining health, Lu became a symbol of resilience in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吕耿松（1956年1月7日）——浙江杭州人，原浙江高等公安专科学校教师，后成为维权撰稿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发起人之一。2007年8月因参与民运活动被捕，2008年2月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4年。2011年8月出狱，并获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奖”2014年8月再度被捕，2016年6月17日被杭州中级法院判处11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浙江高院于同年11月维持原判。狱中健康状况堪忧，患多种疾病并曾遭虐待。吕耿松长期坚持国内抗争，在文运与民主运动领域内具有显著象征意义。



Liu Xianbin (b. 1968) is a Sichuan-based writer and democracy activist. As a Charter 08 signer and China Democracy Party organizer, he was imprisoned three times, serving over 22 years. Despite long sentences and repression, he remains a firm symbol of peaceful resistance and the fight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刘贤斌（1968年10月2日）——别名刘陈。笔名万贤明，四川遂宁人，独立作家、人权活动家，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也是中国民主党西南筹委会主要组织者。1987年入读北京大学后积极参与1989年学运，1991年4月被捕，1992年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2年6个月，1993年出狱。1998年他组织中国民主党西南筹委会，1999年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13年，2008年11月出狱出狱后签署《零八宪章》，公开撰文揭露“豆腐渣工程”、声援谭作人、黄琦，并发起“黄丝带行动”营救陈云飞。2010年因发表言论再次被捕，2011年被四川遂宁中院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10年，直至2020年6月27日刑满释放。三次入狱、累积服刑逾22年，他以笔为剑，执着抵抗暴政，是中国民主与人权运动的顽强象征。



Xu Wanping (b. 1961) is a pro-democracy activist from Chongqing. Imprisoned three times and spending over 20 years behind bars, he has been a steadfast voice in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since the 1980s. Despite severe repression and declining health, Xu remains unyielding, inspiring others with his lifelong commitment to freedom and justice.

许万平（1961年4月11日）——重庆人，是中国异议人士和民运活动家，自1980年代起投身推动中国民主运动，曾三度被判刑与劳教，累计服刑23年，在重庆监狱度过约20年。1989年六四后，他筹建“中国行动党”，被判8年有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8年10月，他因被控“扰乱社会秩序罪”行政拘留15天，随后劳教3年。2005年12月，他与多位异议人士联名致函联合国，随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2014年4月29日，他刑满出狱并返回重庆。出狱后，他健康状况堪忧，曾遭严密监控，仍坚持政治立场不改，强调“无悔无怨”。作为中国民主运动中最坚定的象征之一，许万平以其长期抗争与执着信仰，激励着世代民运人士继续为民主而奋斗。



Zha Jianguo (b. 1951) is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He was jailed for 9 years in 1999 for helping form the Beijing-Tianjin branch. After release in 2008, he stayed in China, promoting reform and writing political commentary. Despite health issues, he remains a determined figure in China's pro-democracy movement.

查建国（1951年8月18日）——江苏宜兴人，生于北京，曾任《中国电视戏曲》杂志社办公室主任，是中国民主党的缔造者之一，也是联合总部首任执行主席暨京津党部副主席。1998年7月，他因协助组建“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被控颠覆国家政权，1999年被判刑9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两年，至2008年6月28日刑满出狱出狱后，他依然留在国内，坚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积极撰写时政评论，并对海外民主运动持“失望与希望并存”的立场。长期服刑使其健康受损，但他依然坚定不移，成为中国民主派的“硬汉”代表人物。

《在野党》杂志是中国民主党官方杂志，在中国由毛庆祥创办并由筹委会成员轮流编撰先后共出刊九期。其后，由于绝大多数成员遭逮捕，刊物由聂敏之、陈树庆、王荣清接力编辑，继续出版两期。第十一期问世不久，聂敏之等人亦遭抓捕，《在野党》被迫停刊。

今日，海内外中国民主党人携手复刊此刊。火种不灭，精神长存。这既是队伍的正宗传承，更是事业的发扬壮大。值此全球反共浪潮空前高涨、专制独裁惶惶不可终日之际，值此中华民族千年不遇的历史变局之时，躬逢其盛的年轻人，正当大展身手、建功立业。

我们虚左以待。

— 《在野党》杂志社总编辑 朱虞夫

The China Opposition Party magazine is the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First launched in China by Mao Qingxiang, it was continued by fellow members until arrests forced its suspension after the 11th issue.

Today, party members at home and abroad join hands to relaunch it—reviving its spirit and passing the torch. In this historic moment of rising global resistance to tyranny, we call on the new generation to step forward and shape the future.

— Zhu Yufu
General Editor-in-Chief, The Opposition Party

沧海横流方显志士本色，身处山野亦怀九州之心；
今日蓄势静待东风破浪，明朝凯歌必展自由民主之志，美利坚之光共耀中华！

《在野党》杂志社 社长 郑存柱

Amid turbulent seas, a true hero's spirit shines; though standing in opposition, we still hold all of China close to our hearts.

Today we gather strength and await the east wind to ride the waves; tomorrow our victory will unveil the will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as America's light shines together with China.

— Zheng Cunzhu
President, The Opposition Party

中国民主党主办

Sponsored by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在野党》杂志社

总编辑：朱虞夫

社长：郑存柱

出品人：景辉辰

荣誉主编：毛庆祥（发起人）谢长发（倡导师）胡石根 陈西 吕耿松 查建国 陈树庆 许万平 刘贤斌 胡明君 黄燕明

副总编辑暨副社长：鲁慧文

日本分社社长：漠北独侠 / 漠北孤侠

副主编：张致君 罗志飞 陆乾坤

责任编辑部：鲁慧文（部长）罗志飞 田永德 唐凯

编辑部：罗志飞（部长）李聪玲（副部长）胡莉莉（副部长）王梦梦

何清风 袁岷 冯仍 程铭 周志刚 Gloria Wang 赵杰

校稿部：冯仍（部长）张荣鑫 彭小梅

美编部：胡海宁（部长）

信息技术部：卢新虎（部长）张荣鑫 何愚 冯仍

美术指导：刘敖

翻译部：程铭（部长）吕峰 鲁慧文 郭斌 何兴强

国际联络与合作部：张致君

宣发部：Gloria Wang（部长）彭硕（副部长）蔡晓丽 吕峰 王成果 郑敏 李光芒 黄吉州 罗志飞 柴松 鲁慧文 马群 牟宗强

新闻发言中心：张致君

外联部：赵杰（部长）罗志飞 杨晓 陆乾坤

收稿部：马群（部长）罗志飞

财务部：朱晓娜（部长）高晗（副部长）朱小砚 赵杰

法务部：陈闯创 郑存柱

档案部：袁岷

营销部：李延龙（部长）朱晓娜 吕聪 黄小敏

行政部：吕聪（部长）鲁慧文 陀先润

投稿与联络方式

URL: www.ZYD1998.com

Email: zaiyedang1998@gmail.com

Tweet: @zaiyedang1998

Address: 228 N Garfield Ave #202,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Telephone: +1-626-889-0419 (张致君)

《在野党》承载着我们对真相和

自由的追求。愿它成为更多人心中

的火种，让我们在黑暗中彼此

看见，坚持到黎明到来。

—朱晓娜



七月在野，蟋蟀鸣秋。

未居庙堂，常忧其民。

在野之声，众望所归。

—王梦梦



中共独裁专制下的中国并无真正的在野民主党派，八个所谓“民主党派”不过是中共豢养的“拍手党”。它们掩盖腐败，粉饰谎言，为独裁背书，却无法遮蔽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在野党》存在的意义，就是揭穿伪装、点燃希望。黑夜再长，终将破晓。

—彭硕



加入中国民主党，是我人生中最自豪的事件之一。我会坚持到底，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出一份力！希望我们《在野党》杂志被更多渴望民主自由的人说激励！

—李延龙



利用现代媒体来宣传教育和封锁信息来控制中国

人民思想和行动是中国共产党最恐怖最有效和最重要

的方式之一，《在野党》就是解除这个魔咒的宝剑，

为中国人的思想打造一把金钥匙。

—何愚



愿《在野党》始终坚守真理

与良知，让沉默的人们有声音，

让黑暗之处见光明。

—杨长兵



在野党》要坚持的就是“不为权贵所歌，

而为人民讲话。”无论执政党是谁，《在野党》

发出的永远是“批评”和“反对”的声音。

—吕峰



如果一个社会只允许发出一种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必定是魔鬼的声音。真正自由，民主的社会，必须是新闻媒体独立，人民言论自由，作为一名被迫流亡海外的中国人，能够参与重建【在野党】这个被中共封停 27 年的刊物，我为此感到自豪。

未来，我们一定会突破中共的封锁，把《在野党》重新送回中国，传递给更多渴望真相、渴望自由的人们。它将成为一股力量，去鼓舞和点燃那颗早已埋藏在无数中国人心中、渴望民主与自由的火苗。愿这团火，终将汇成燎原之势，驱散邪恶中共体制，照亮中华民族走向民主与自由的道路

—赵杰



中国民主党党刊《在野党》全球征稿启事

曾经，她是风雨飘摇中的一束火光；

如今，她将从沉寂中再次燃起希望。

《在野党》——前身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党刊，创刊于1998年，由筹委会主要负责人毛庆祥先生主导创办，出版九期。毛庆祥被捕后，由聂敏之、陈树庆、王荣清、单称峰等接力出版第十和第十一期。在中共暴政铁蹄的血腥镇压下，《在野党》被迫停刊，成为那个黑暗年代中自由声音的见证者与殉道者。

今天，二十七年后，在中国民主党创党元老谢长发先生的倡导下，在中国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朱虞夫的号召与推动下，国内外民主党员再度携手，已于2025年6月25日正式在美国洛杉矶复刊第十二期！这一期刊的发行，不仅是延续信念的号角，更是对历史的回应、对未来的承诺。

《在野党》将同步推出网络版与纸质版，继续为中国民主、人权与自由事业鼓与呼！复刊的实现，离不开海内外民主志士的热心捐助与倾力支持。他们用信念与资源浇灌这颗自由的种子，让希望之灯在海外再度点亮。

我们相信：

自由与民主之风将自东而西，穿越浩瀚的太平洋，终有一日吹遍中华神州大地。

我们相信：

沉默不会是永远，真理终将彰显！

目前，编辑与出版任务艰巨，诚邀志同道合之士加盟我们的编辑组、美编组、新闻采访组、活动策划组、宣传与发行组，也欢迎各界踊跃投稿，涵盖但不限于以下方向：

- 参政议政与学术研究
- 时政评论与思想专论
- 全球各地民运动态与抗议行动
- 中共体制与人权迫害实录
- 民主党人亲身经历与心声
- 海外华人组织合作信息
- 历史档案与人物访谈
- 其他与民主、人权、法治相关的原创作品

我们诚邀所有关注中国前途与自由进步的人士共同参与！《在野党》纸质版为双月刊，欢迎各位有志于中国民主事业的人士踊跃投稿与赞助，赞助者将列名于期刊扉页，以示感谢！

投稿邮箱：zaiyedang1998@gmail.com
官方网站：www.ZYD1998.com
推特：@zaiyedang1998

抗共救国，我们是认真的！
为了中国民主自由，我们更加坚定！
请关注《在野党》第十四期，传递中国民主的声音！
我们未曾离开，我们正在归来！

《在野党》杂志社
2025年8月25日

募捐信

亲爱的读者与战友们：

《在野党》是我们共同的火种，承载着无数中国民主志士二十七年来前仆后继的牺牲与期盼。这份刊物从 1998 年的呐喊中诞生，在铁蹄与暴力下中断，却从未泯灭我们追求自由与正义的信念。今天，我们《在野党》重新出发，这不仅是一次杂志的复刊，更是为中国民主、人权与法治而战斗的庄严誓言！

一路走来，我们深知前方依然布满荆棘。但我们也更加明白，只要有您的支持，这盏希望之灯就能持续燃烧。您的每一份捐款，都将帮助我们支付杂志制作、印刷与发行费用，帮助我们搭建更加广阔的传播平台，也为我们调查迫害案例、组织采访交流提供有力保障，让《在野党》成为海内外民主力量集结的号角，让真相与呐喊直达世界各个角落。

历史的洪流正在前行，我们呼吁您与我们一起，不再沉默，不再退让！请扫描本页二维码，以 Zelle 捐款支持我们，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共同守望一份对自由的承诺、一份对正义的坚持、一份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您的善意将铭刻在《在野党》的史册中，您的力量也将成为中国民主进步最真实、最珍贵的见证！

如有国际合作与联系意向，也欢迎通过 zaiyedang1998@gmail.com 与我们联系！请关注我们的官方推特：[@zaiyedang1998](#)，与我们保持密切互动，共同见证并参与这场改变中国未来的努力！

抗共救国，我们是认真的！为了中国民主自由，我们更加坚定！

《在野党》杂志社 敬上



Zelle

可直接转账到 Zelle 账号 zaiyedang20250625@gmail.com
收款名称为：Opposition Party INC

募捐墙

复刊初期至 2025 年 6 月 26 日，《在野党》接收的款项信息公示如下：

姓名	捐款金额 (USD)
来金彪	\$ 1000.00
郑存柱	\$ 1500.00
李裕仁	\$ 300.00
无名氏	\$ 100.00
赵 杰	\$ 100.00
陆乾坤	\$ 6.25
罗志飞	\$ 200.00
朱小砚	\$ 100.00
张荣鑫	\$ 100.00
刘洋洋	\$ 100.00
石皓伟	\$ 100.00
杨长兵	\$ 200.00
何 愚	\$ 200.00
李聪玲	\$ 100.00
李建勋	\$ 100.00
郑 伟	\$ 89.64
郑 敏	\$ 89.64
劳少海	\$ 50.00
肖琳丽	\$ 50.00
肖玲燕	\$ 50.00
黄思博	\$ 50.00
郑 刚	\$ 50.00
吴字儒	\$ 20.00
韦洁筱	\$ 50.00
孟飞舟	\$ 50.00
陈锦波	\$ 100.00
黎富德	\$ 50.00
史庆梅	\$ 200.00

《在野党》财务组
2025 年 6 月 26 日 1:00PM

OPPOSITION PARTY

中國民主黨人受迫害部分信息

中國民主黨自1998年6月25日成立至今一直被中國公安部列為"敵對組織"，遭受駭人聽聞的政治迫害。



作者 / 編輯：胡麗莉 責任編輯：羅志飛